古洛东 著

聖教入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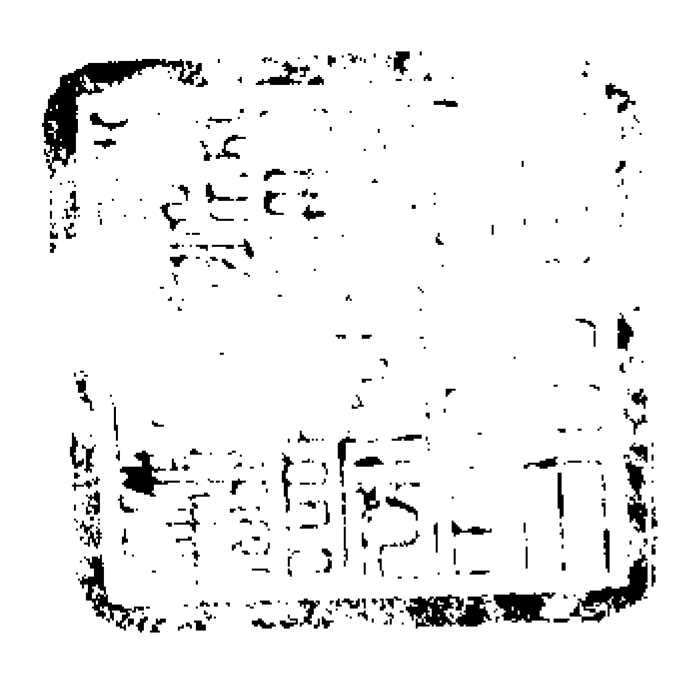
四川历史资料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

K248.1/4

圣教入川记

附 五马先生纪年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18379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818379

封面设计：汪晓灵

圣教入川记　　古洛东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插页1字数87千
1981年4月第一版　198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00册

书号：11118·63　定价：0.43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收入研究明末清初时期四川历史的史料《圣教入川记》和《五马先生纪年》两种。

《圣教入川记》，铅印本，不分卷，初版于一九一八年，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印行。作者古洛东(Gourdon)，法国人，约生于一八四〇年。一八六六年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派来中国，在重庆从事教会活动。一九三〇年左右卒于重庆，葬在重庆南岸观音山。①

古洛东在重庆时，先后举办了川东教区大、中、小修院，自任大修院长；创办并负责公义书院（后改称圣家书局），印刷拉丁文《文范》和中文圣书；一九〇四年又与法国人雷龙山（Lonis）共同创办川东教区机关报《崇实报》。在此期间，古洛东用中文撰写了《圣教入川记》一书，于一九一八年经川东教区主教舒伏隆（Chowvellon，一译舒若瑟）批准，由圣家书局排印出版。

圣家书局出版《圣教入川记》时，印数不多，约二千余

① 关于古洛东的生平，目前尚未见到可稽的中文资料。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九级学生周勇同志接受委托，为此于一九八〇年暑期在重庆作了调查，访问了天主教爱国会的干部、神父和原圣家书局的工人，并根据他们的回忆，提供了有关的调查材料。本文有关古洛东和圣家书局的叙述皆根据周勇同志的调查材料。

册。当时主要供应川东教区的教徒，只有少数为其他地区的教会所购买。由于印数少，又是教会内发行，现在已很难见到。这次标点整理所据的本子，系四川省图书馆的藏本，原书版框高十八·七、宽十二·三公分。

关于《圣教入川记》的撰写过程，尚不知其详。作者在《序》中说："迨十余年前，余下上海时，耶稣会神父慨然出一抄本以示余，内载利类思及安文思二公在四川开教情形，颇为详细。余甚为欣慰，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复向各方征求其余事实。即本书所记载者是也。"可见，该书的许多内容来自上海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书中有关利类思、安文思情况的记载，大抵是抄本原有，而古洛东只加以注释。

作为一本教会出版的书，它主要是记叙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动，其中包括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四川的最初情形，清初四川地区教徒的概况，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天主教同道教的矛盾，四川人民反洋教的斗争，等等。《圣教入川记》为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提供了较丰富的四川地区的资料。

《圣教入川记》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叙述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与张献忠起义军的关系，围绕这个问题，反映了张献忠起义军和明末清初四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于它书不能见到的一些资料，因而它是一本研究张献忠起义与明末清初四川地方历史的重要史籍。

利类思(1606—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意大利人，耶稣会士。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来华，在江南

传教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约于崇祯十五年入川传教。安文思(？—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 Magallaens，葡萄牙人。一六四〇年(崇祯十三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传教，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利、安二人于城陷前逃到山中，不久即为张献忠起义军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牺牲后，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顺治五年(1648年)到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遇，允许他们传教。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①、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②先后卒于北京。

利类思曾撰写大量的有关天主教的著作。安文思著书较少，他在北京时曾著有《张献忠记》(Relaca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hang-herien Chungo Famoso China, em e anno, 1651)③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起义军中的经历和见闻。

利类思、安文思自崇祯十五年入川，到顺治四年出川，在四川住了五年左右，且在张献忠起义军中呆了两年多，又与张献忠接触频繁，安文思的《张献忠记》当是比较原始的

① 安文思卒年及地点，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及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肖一山：《清朝通史》作康熙十年(1671年)卒于上海。

② 利类思卒年，据肖一山：《清朝通史》及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

③ 转引自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记叙，这对于研究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的活动、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争和社会状况，都是可贵的历史资料。可惜此书的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古洛东所说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了《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因此，《圣教入川记》对于研究明末清初四川地方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圣教入川记》在记述四川天主教徒的概况时，记录了他们的籍贯，许多人是明末清初时由外省迁川的。因而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增减、迁徙等方面的社会经济状况。

近年来，史学界不少同志纷纷来川蒐求或复印此书以供研究，但此书已极为罕见（我们在四川只见到两部）。为了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和让这部重要史料得以流传，我们特将此书整理出版。整理时，我们只作了标点和简单的校改，原书的体例与文字一律仍旧。书中方括号中的文字是原作者的注释，圆括号中的文字是整理者的校改。

《五马先生纪年》，抄本，分上、下卷。作者傅迪吉，字石公，生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川简州(今简阳县)人。因住家简阳五马桥，名其书曰《五马先生纪年》。

此书原稿早已散佚，现存两种抄本，一是道光二年(1822年)简州傅锦涛据原稿的抄本，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据《(民国)简阳县志》载，傅锦涛是傅迪吉的四世

孙。抄本的字里行间有朱笔和墨笔的圈点、校改和批注，也有眉批，均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且有数处加盖木刻楷书图章，其文为“付承□印”。封面有朱书“胡氏藏”三字和篆刻图章“等明”。等明，是胡忠阀的字，简阳人，是民国时期《简阳县志》和《续志》的主要修纂者之一。可能这个抄本原在傅氏子孙傅承□之手，后来为胡等明收藏，并在修县志时参考。这个抄本已不完全，因原稿本鼠坏，傅迪吉所记十岁以前的纪事已不能识读，故抄者只从十一岁抄起，前缺十四页。另一抄本是光绪三年（1877年）傅春霖据道光二年本的抄本，封面亦有“胡氏藏”及篆刻图章“等明”等字。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此书于《（民国）简阳县志》及《续志》均有著录，此后未见传世。

傅迪吉生活于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再次攻入四川时，傅迪吉年十八岁，他亲眼见到起义军在简州一带的活动。顺治二年（1645年），十九岁的傅迪吉于冬月初三由五马桥到简州城去，准备在起义军营地贸易蜀绸，为起义军逮捕。在关押期中，他投附了起义军军官张洪宇，被收为“义子”。冬月底，傅迪吉在行军途中逃跑，展转于简州各地，于顺治四年回到家乡五马桥。以后，曾迁居蒲江、眉山等地，又到过成都。顺治十年回到简州。屡试不中，遂先后在家乡教书，并去荥经贸易，晚年设馆训蒙。《五马先生纪年》是傅迪吉的自传，他用编年的体裁，简要地记录了一生七十年的经历和见闻。

《五马先生纪年》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记载了作者关

于张献忠起义军、清军和南明军队的目睹耳闻，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他投附起义军前后的亲身经历，对当时四川的社会状况也有较多的反映。虽不是如象作者或批语所说“讲书至真”，“年年不错，字字皆真”，但不失为原始的资料。它可以稍补它书的缺略，提供了一些有关张献忠起义军和明末清初社会状况的新资料。

本书标点整理时，主要根据道光二年抄本，按原抄本的批改加以校订，并参以光绪三年抄本，以供读者研究参考。书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原书的批校，圆括号内的文字是整理者的校改。

圣教入川记序

考究四川圣教来历，向为余之素志。因此，凡关于开教之事力为搜集，已有年矣。惟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教难突起，所有蓄积之书本遗失无余，诚为恨事！嗣后欲再继续前工，又苦无从着手。数年之间，几至绝望。

迨十余年前余下上海时，耶稣会神父慨然出一抄本以示余，内载有利类思及安文思二公在四川开教情形，颇为详细。余甚为欣慰，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复向各方征求其余事实。即本书所纪载者是也。

利、安二公之纪事，诚而且奇，因述及张献忠之全段遗事故也。书内有欠解之处，特附有注释以剖解之。余个人所得之纪述，不惟简略，恐亦有不确实者。愿教内诸君如别有闻知，幸勿吝教可也。中华民国六年十二月岁次丁巳川东传教司铎古洛东识。

圣教入川记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户籍繁多。惜乎川民皆坐于黑暗死影中，未知救灵大道，不识真光。幸天主仁慈无限，光照斯民。大明崇祯之纪，即耶稣降生后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扬福音。

【注释一】 按利类思，本名布格略〔Buglio〕，西细里亚人，在中国传教颇久。其友嘉庇厄尔玛加尔纳，华名安文思〔Gabriel Magallaens〕，大吕宋国人，亦在华传教甚久。

利类思到川省之先，有四川在京大员刘阁老，系汤若望及京中耶稣会众司铎之友，善待圣教，时加护佑。并为利类思致函川督及各当道，游扬利君之贤。并另函致其家人，饬在成都省垣本府第内，另备馆舍招待利君，不拘时日之久长，任其居住；须款如至亲好友，不可待慢云云。利类思抵成都，果寓刘阁老之府第。

【注释二】 阁老，是台阁宰相之尊称。殿阁正官如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以上阁员均称为阁老。崇祯十年秋八月，上谕刘宇亮、傅冠、薛国观为东阁大学士，故称刘宇亮为刘阁老。

【注释三】 刘阁老虽云善待圣教，时加护佑，并劝利类思到四川传教，开化同乡人等，然其奉教与否，殊不可考。

【注释四】 汤若望〔Adam Schall〕，明末在北京治理历法。清顺治元年，奉上谕："钦天监印信，着汤若望管掌。所属官员，嗣后一切占候事宜，悉听举行。钦此。"三年，加汤若望太常寺少卿衔。八年，顺治亲政。八月，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十年，上汤若望通微教师名号。十四年十月，特授汤若望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汤君在京一切事实，华人皆知，不必悉举。

【注释五】 刘閤（阁）老，名宇亮，按《四川通志》、《明史》本传，系四川绵竹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座主钱土（士）升为之援。又力排同乡王应熊，张已（己）声誉，竟获大用。明年六月，贞运罢归，遂代为首辅。其冬，都城戒严，

命阅视三大营及勇卫营军士，两日而毕。又阅视内城九门，外城七门，皆苟且卒事。时清兵深入，帝忧甚。宇亮自请督察军情，帝喜，即革总督卢象升，任命宇亮往代。宇亮请督察，而帝忽改为总督，大惧。与国观及杨嗣昌谋，且具疏自言，乃留象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镇勤王兵皆属焉。甫抵保定，闻象升战殁。过平，侦者报清兵将至，相顾无人色，急趋晋州避之。知州陈宏绪闭门不纳，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怒，传令箭亟纳师，否则军法从事。宏绪亦传语曰："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闻命。"宇亮乃驰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宏绪得镌级调用。帝自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扰民矣。明年正月，至天津，愤诸将退避，疏论之，因及总兵刘光祚逗遛（留）状。国观方冀为首辅，与士（嗣）昌谋，倾宇亮。遽拟旨："军前斩光祚。"此旨下，光祚适有武清之捷，宇亮乃系光祚于狱，而具疏乞宥。继上武清捷音，国观乃拟严旨，责以前后矛盾，下九卿科道议。佥谓宇亮玩弄国宪，大不敬。宇亮疏辨，部议落职闲住。给事中陈启新、沈迅重劾之，改拟削籍。帝令戴罪图功，事平再议。宇亮竟以此去位，而国观代为首辅矣。已而定失事者五。案宇亮终免议，久之卒于家。

刘阁老府善待利君，川督及在省官僚见之，愈加敬重利

君。利君在阁老府第小住八月，常同官宦及士绅往来。交游愈多，相知愈广，其德其才，人皆器重。而刘阁老之府第极广阔，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铎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

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利司铎在新奉教中先选三十人，为之付圣洗。另外教训伊等圣教道理，使其信根坚定，道理洪通，将来为他方之传教先生，作四川圣会之栋梁，匡助传教。领洗中有一名伯多禄者，系皇室后裔，学问出众。领洗后，热心异常，恭敬天主，并常传扬天主圣教，欲引众人认主，先回头本家人等进入圣教。

【注释六】 未知伯多禄为何许人。佥谓其出身皇家，为蜀王之后。是时蜀王后裔尚管理成都。盖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即一千三百八十六年（应为一三八五年），封第十一子椿为蜀献王，驻守成都，藩制四川。其历代子孙，皆为蜀王。至一千六百四十四年，为张献忠所灭。按献王后嗣繁盛，分派各处，共十六城，均称为王，属蜀王管辖。如川中上级官吏，由北京政府简任，不属蜀王。故川中文武大吏，权限分明，隶属不紊。蜀中诸王之墓，至今尚存，《四川通志》一一详载。欲知伯多禄为何人，属何王之子，详查《四川通志》可也。

皇室中亦有某夫人奉教事主，系伯多禄之同宗。按此夫人被魔缠扰，无法可制，愈求神拜佛，愈受魔害。一日夫人向伯多禄谈及鬼祸，殊觉惨痛，并求妙法，祓除鬼灾。伯多禄即将天主圣教道理，为之宣传一番。并讲明天主之全能克胜地狱群魔。欲除此魔，免全家受害，非奉教不可。言毕，即将所佩之十字一枚取下，送与夫人，曰："此苦像系西国利神父所赠，今转送夫人。"夫人接之，供在家中，虔诚朝拜。夫人自供十字之后，不觉魔害，其家亦清吉平安。夫人遂求入教，率领全家学习道理，未几即领圣洗。后多行善功，并立善表，热切至终不断。

【注释七】 按此夫人生平事迹殊难考查，其名为何亦不易知，正如前之伯多禄一班。因夫人奉教后，不数年即遭张献忠之乱，川中被扰，已达极点。川民遇害者十中八九，成都百姓被杀，无一幸免。想伯多禄与夫人皆死于难无疑。若辈事实，故不可考。

前领洗之三十人，为圣会栋梁，均属热心爱主。效法伯多禄者亦不少，皆尽心竭力，传扬圣教。不独在省城讲道劝人，亦且往各城乡宣传救世真主、天主降福若辈之工，于是奉教者颇不乏人，正如《圣经》所谓稼穑多而工人少。利司铎一人实难遍顾，大有鞭长莫及之势。幸上年安文思司铎〔Gabriel Magallaens〕由浙江杭州府到川，襄助传教事宜。利、安二位司铎同心同德，敷传圣教。不惟在成都宣讲福音，并且往保宁、顺庆等处虔救人灵。弃邪归正者甚多，领圣洗者亦复不少。于是，在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为教友

领圣事、诵经之处。

【注释八】 安文思，见前注释一。云上年者，即一千六百四十一年也。

【注释九】 顺庆，当改为重庆。因西文字迹模糊，似重庆二字故也。

【注释十】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成都、保宁、重庆三处城内仅有，即三城所属之州县亦有，盖当时各处城厢已设有经堂故也。

当时二位司铎驻成都日多，故成都教务较各州县尤为兴旺。此时，魔鬼见教务日兴，人民多识正道，恭敬天主，于是大生嫉妒，将动风波，陷害传教之士。是时，新奉教中有武官员名阎督者，洗名多默，年已七十，曾入道党。弃邪归正后，竭力传扬天堂永福满人心愿者，并谓信主之人，死后方能获此永生。其下属兵士、仆从进教者，殊不乏人。

【注释十一】 阎督二字，系由西文 Yen Tou 译出。其官居何品，皆不得而知，盖遍寻《四川通志》亦未见有是名。此老所任武职甚高，其属下兵丁亦多。一日，阎督保护神父，率领众兵禁止毁谤圣教之事，不顾官僚之烦言，如极有权势者。其职任不特保卫城中治安，亦护卫蜀王宫府。观其以下所为之事，系禁卫军之首领或统兵官也。

【注释十二】 道党即道教也。因此时成都道教盛行，从其教者，官绅亦多。

阎督率领子侄及其全家领洗后，在本己府第内建筑圣母

堂一所，欲与省垣之经堂有区别焉。阎督常率家中老小及新教友在此诵经祈祷，听弥撒圣祭，领各圣事。如司铎在救世主堂行圣事，阎督则请别位司铎到圣母堂行祭，讲论教中各端道理。后此堂遇风波。

【注释十三】 此风波系在一千六百四十三年。

当时新奉教人中，效阎督领洗者甚伙，其中官绅亦多。然礼、刑各署之官多未能得领洗之恩，因若辈娶有姬妾，不愿离弃故也。官员中未得领洗者，以此事引为己辱。于是将领洗之热忱，变为仇恨神父之毒心。遂商议赶逐二位神父出省，一面架词陷害，一面运动长官，定以充流之罪。筹议甚久，有谓："吾侪已受朝廷爵禄，今作控案之原告，有碍宦场体面。既为原告，当同被告听审，是自降级自作贱也。且也被告系西国之名士，德才兼优，为刘阁老所推重，又为百姓所佩服，种种德表，昭昭在人耳目，成都人士莫不称羡。若西士一旦被诬，上司查出虚情，反坐之罪，实属自取。为今之计，不若借刀杀人为妙。一则以雪我侪胸中之积恨，一则以保我等宦场之体面。"众人闻之，莫不赞成。于是召各道士计议，将陷害西人之一切隐衷，咸向道士言之。直将杀人之事，负在道士身上。

此时，成都之道士较他省尤多。若辈闻害西人之事，莫不欢忻鼓舞。加之官绅有命，并许暗中助钱，无论如何陷害，及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众道士遂召集同党及他党中人共计四千，大开会议，明目张胆与利、安二司铎作对。公同议决，欲将二司铎送官，要求置之死地。有某道士向众宣言

曰："西人妖言惑众，劝人捨弃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劝人供奉中国历来未闻之天主，背弃菩萨。害及国家，殄灭我教，莫此为甚。且我道教自创立以来，福国利民，屈指难计，故国泰民安，实赖我教。今以洋教煽惑人心，离弃列祖列宗昭事之典，断绝布施，蔑视我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不共戴天。该西人罪不容诛，我侪须共图之，勿使蔓延。如其判官坦（袒）护，不置死地，我等当以保国为重，激动全城百姓，共同护国。因该西人到川，为贼间谍，探我虚实，以便引张献忠入我成都，毁我宗社，绝我川民。我等亟宜图之，勿遭奸人之害。"以上种种妄言，激成众怒，闻者均恨西人。于是决计一面运动，不惜巨金买活干证，以坚官信。并在大街通衢广张谤帖，诋毁西人，以激人心。并劝学中人士著书立说，攻击洋教。一面贿赂蜀王之太监，使其暗中运动，俾蜀王亦仇西人。并言此事未行之先，务须秘密，不可声张，以免泄漏消息。因该西人精明干练，智足多谋，具有势力，多人爱戴，恐事未成，而反遭害，殊为不美云云。

【注释十四】 明末时，乱贼蜂起，张献忠率党类将复入川，故道士借题说法，诬害好人，以激众怒。按张献忠，陕西延安人。崇祯三年，四方大乱，献忠招集党类，称延绥王。被巡抚洪承畴击败，逃往商洛。后同高迎祥、李自成等陷陈州，破汜水，陷颖州。崇祯十二年春二月，自楚入蜀，由保宁攻广源（元）县，围五昼夜，城上发炮击之，贼受伤。复由夔门顺

流出峡，转而寇楚，大掠归州、巴东等县。径趋河南，令罗汝才攻郧阳，自率轻骑陷襄阳，攻樊城，败当阳，下沁阳诸州县。左良玉发大兵击之，降贼万人。十五年，献忠逃往亳州，攻舒城、庐州、含山、无为、六安〔俱属安徽〕等县，南京大震。十六年，献贼由安徽入楚，破武昌，大杀居民。后由湖南入川，陷夔府，秦良玉驰援败归。遂上驶至涪州，将到重庆，巡抚陈士琦（奇）宿重兵以守。献忠是年六月八日由铜罗峡登山，疾驰一百五十里，破江津县，掠船顺流而下。不三日，而夺浮图关。重庆震惊，闭门不纳。贼等发墓。十二日，重庆遂陷，杀瑞王常浩。复率党羽进攻成都，沿途州县势若破竹。成都被围，巡抚刘之渤、总兵刘佳允出战，大败。蜀王澍率宫眷出城，俱死于难。至是，蜀中郡县皆没。献忠纵贼劫掠，大肆焚杀，几无遗类〔以上事实，散见《通鉴纲目》及《四川通志》〕。

众道士集议后，即将恶谋刷印成篇。其中诬言妄语诋毁西人者，全属杜撰。印竣后，即满城布散。并在蜀王府及成都府二处捏词妄控，均被批驳。后竟往刑部具控〔西文原本有刑部二字〕，亦未蒙邀允，反受驳斥。众道士心仍不死，大集省城内外各寺观僧道约六千人，齐赴刑部衙署。藉众迫胁，鼓噪大作，逼刑司准案，请将二西人按法治罪，以保道德而卫民社。

此时，礼、刑二署之官未得领洗者，先已相约在刑署等

候。即见僧道各党纠众要求，即在刑司前冷语恨词，迫其允准此案。并谓百姓遭冤，到署上控，理应准词究办，以昭申雪。否则激成众怒，别生祸端，为害非浅。不若暂为批准，以顺舆情，将该西人正法，或充流省外，以慰众心而保公安，均无不可，总祈迅速施行。刑司因各官之请求，又见众僧道之鼓噪，心无主张。又恐激成变乱，难以卸责，即时允准，将禀呈接收。一面发差往提利、安二司铎到案，一面详细调查实情。按中国定律，凡上控案，先由下级官审讯，或刑或释，申详上司。

再说多默阎督此时正在神父处，左右有亲兵跟随。闻官差到来，即请神父速具书辩护，并谓神父无辜上堂听审，此事大不公道。且问官被人怂恿，恨及神父，于神父大为不利，亦不合理。为今之计，须当设法解决此事。言毕，饬官差退去。旋令兵士多名看守圣堂，保护神父。二位神父得兵士保护，心神稍慰，随在堂内预备上书辩明僧道所告各节。

阎督老将如此举动，刑官亦不过问，并不催差提案，似将此事搁置。其搁置之由，系因当时有官名吴继善者，由北京到成都管理县篆，带有汤若望致利类思之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司铎。畅谈间，殊为相得。及闻僧道交恶之事，不禁错愕者久之。后吴县令拜谒省垣各官，道及西人来华之意以劝人行善为宗旨，其人品之高尚，学问之渊博，为华人所难及。且将京中西士等如何辅助国家，如何受朝廷之待遇，京中人士如何羡慕利、安二君之为人，即将在京所见所闻一切尊重西人之事，详叙一番。成都官绅闻之，不独惊奇，且

为领教。于是仇恨西人之心略为稍懈。

【注释十五】 吴继善奉命到川管理成都县篆务。成都省城有二县，即华阳与成都县，吴继善乃管成都县。继善乃当时之干员，正直无私，有勇有为，惜乎蜀王不听其计。此时天下大乱，国势阽危，各省乱极，四川尤甚。后被十三家草寇所据，张献忠为十三家中之巨擘，据蜀时久。继善见之，殊为痛惜。当献忠未入蜀时，继善上书蜀王，请整顿兵马，阨阻险要，勤修内政，则可转危为安，转祸为福云云。书上后，未见实行。遂复具一书，不惜苦口直谏，劝王勤政爱民，练兵守隘，以御乱贼。是书不独呈于蜀王，并缮数分送与蜀中诸王，究竟亦未生效。后成都被陷，蜀王与诸王皆遇害，而继善避迹者久之。后闻北京失守，又见献忠称王成都，拟整旧日秩序，欲借献忠之力恢复明室，遂入献忠之党，被升为礼部首领。后见献忠残暴不仁，虐民日甚，欲纯其性，遂在献忠前称羡利、安二司铎之贤不置。献忠闻之，即遣人往迎。后来继善遭献忠所杀，此事见后。继善虽与二司铎相得，深知圣教道理，然未见其奉教，亦云恨事。

成都官绅闻吴继善之言后，似无害神父之意。然蜀王府中之太监平素倚势凌人，直如负嵎之虎。受僧道贿赂，每日沿街布散谤帖，毁谤圣教，攻击司铎，并仇吴令。屡往各署，逼官办之。僧道等见太监出头与西人作对，愈觉得势。于是扰害教友人家，拆毁圣像、圣物与及教内书籍等，任意毁

坏，故作践踏。神父闻之，大觉伤感，身虽未受苦刑，而在人前已受极大之侮辱矣。一日夜下，二位神父见有火警，圣堂四周被人暗置引火之物。幸某教友觉查，即将引火各物移去，未致焚如。并请教友数人，每夜照守，以防不测。

僧道辈欲害神父及教堂，一连半月之久，无法不设。幸赖天主上智安排，感动阎督，将圣教道理辨明，刷印成篇，沿街张贴，并竭力保护神父及教会。又以僧道迷于异端，难以理喻，须用武力对待，遂乘骏马，率领马兵六百名，各持器械，沿街梭巡。凡遇毁教谤帖伪书等，即时拆毁，另贴自作之简明文告，保卫圣教。僧道等见阎督如此作为，大为灰心，不敢欺凌教友。而故作反对之官绅辈，亦不敢擅作威福，仇视西人。

利、安二司铎作辩护书后，并将徐阁老、杨翰林先年辨诬之书四卷，散给众人阅之。成都人士阅此书后，莫不称美圣教。当时奸人之一切诬言妄语，如烟失散。外教异端，似亦推倒。惟天主之真实无妄，永存于世。故当时有名士某君曾著文一篇，赞美天主教之真正，喻以最坚之高塔，虽经四面狂风，仍屹立不动。其根基之稳固，概可想而知也。他教如竹如柳，一遇风雨便低头随之，是无真道故也。

【注释十六】 徐阁老，名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徐家汇人，生于一千五百六十二年。明万历时由科甲出身。熹宗朝，任礼部右侍郎兼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崇祯元年八月，任经筵讲官。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五月，奉特旨简用，以礼部尚书兼东

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又充纂修《熹宗实录》总裁官兼《玉牒》提调。六年，加太子太保，又兼文渊阁大学士，后终于位。赠少保，谥文定公。万历三十年，即一千六百〇三年(应为一六〇二年)，徐阁老闻利玛窦神父讲论圣教真理，首先崇奉圣教，用其不世之才，撰论说，译经书，陈奏朝廷，阐明圣教，并助教士在内地宣传圣教。功德种种，遗留后世。其墓现存徐汇。此处耶稣会士等建有圣堂、修院、医院、育婴堂与及实业工厂等，种种美举，悉数难终。

【注释十七】 杨翰林，号廷筠，圣名弥厄尔，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崇奉圣教，热心事主。辅助传教事业，劳绩亦多。

【注释十八】 一千六百十六年，南京突起风波，攻击天主圣教。此次风波之由，系因南京礼部侍郎沈潅——号铭缜，浙江乌程县人——仇恨圣教，上疏诋毁西士。谓在京师有庞迪我、熊三拔等，在南京有王丰肃〔即高一志，意大理国人〕、阳玛诺等，即他省会各郡所在多有，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乞敕下立限驱逐云云。徐阁老上疏分辨，力辟邪说，并申明天主教之真正。

道党种种暴行，攻击圣教。后刑司暨官府查实，分别首从，将为首滋事三人严办；余皆薄责，充留省外；其余附和之辈，亦受应得之罚。因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足其显报也。

自官府将道党治罪后，圣教在川略享太平。惜乎维时未久。因明末清初，各省大乱，四川尤甚。因献忠在川，残害生灵，毫无人理，圣教亦大受影响。崇祯皇帝崩驾，北京失守，各省乱极。于是明新皇正位南方，国号永历。此时满兵入关，定鼎北京，未能即时遣兵南下，攻击永历皇帝。因各处草寇，团聚为害，未能荡平，兵力分散。加之陕西、四川被张献忠占据，蹂躏不堪，教务亦遭颠覆，须当派兵前往平乱故也。

【注释十九】 一千六百四十三年，张献忠扰害四川。李自成率同党类窜往东方，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攻入京师。自成闻崇祯皇在万寿山自缢，遂称王。此时满兵犯境，总兵官吴三桂奉命往辽东救援。及闻京师被陷，遂同满兵构和，联为合好，共同讨贼。及至北京，自成逃往陕西。满兵在京，反宾为主，即为大清。明室后裔称帝南京，国号洪(弘)光，未几被清军逐散。清军各省平乱，获城甚多。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莫撄其锋。浙江有称明朝皇帝者，亦被清军追逐，逃往舟山。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清军欲图南省，被明太监庞天寿〔亚基楼〕、秦将军〔路加〕及广西巡抚瞿多默等战败。庞太监等遂拥新皇即位，国号永历，是为明朝最后之皇，定鼎肇庆——即广东肇庆府，因明时广东以肇庆为省垣，两广总督驻此——庞太监邀请耶稣会神父郭福来〔P. Koffler S. J〕入朝，为明皇太后及皇太子行付圣洗礼。皇太后圣名烈纳，即黑肋纳〔Helena〕，

皇太子圣名公斯当定〔Constantinus〕。宫中妇女领洗者甚多。永历皇帝虽明认天主，而未领洗，因其不愿去妃之故。永历四年，皇太后烈纳致国书于教皇。是年，庞太监亦上书教皇。一千六百五十三年，庞太监去世，国事不整。后清军攻桂林，瞿多默死节。永历皇帝因兵马不足，屡获败战，竟逃往南掌。后整顿人马，欲回故国，一千六百六十一年至中国境界，欲恢复明室，竟被奸人卖负，皇室人众悉被获去，永历皇帝被吴三桂所弑。此时吴三桂亦称帝云南。

附录：明永历太后上教皇书〔此书现存罗玛教皇御藏书楼中〕。国书原文如左。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于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真）主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沙微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请入教领圣洗，三年于兹矣。虽知沥血披诚，未获涓涘答报。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聆圣诲，虑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如斯诸事，俱惟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

818379

宜。今有耶稣会士卜弥格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我之差，圣父前彼能详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真主圣父肃笺。

〔注意：永历四年十月等字，盖有“宁圣慈肃皇太后宝”篆文八字之玺〕

附录：明永历帝司礼监太监庞天寿上教皇书。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饷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膝伏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真主圣父座前。切（窃）念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昧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士开导愚懵，劝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少怠。获蒙天主庇佑，报答无由。每思恭诣圣座，瞻礼圣容，讵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来代告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禄、圣保禄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祐国家立际升平。俾我圣天子乃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钦崇天主耶稣，则我中华全福也。当今宁圣慈肃皇太后圣名烈纳、昭圣皇太后圣名玛利亚、中宫皇后圣名亚纳、皇

太子圣名当定，虔心信奉圣教，并有谕言致圣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恳祈圣父念我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多令耶稣会士来我中国，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圣教，不致虚度尘劫。仰徼大造，实无穷矣。肃此少布愚悃，伏惟慈鉴不宣。永历四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

四川人民闻京师被陷，皇上驾崩，正惊惶不已。又闻张献忠率领党类无算，沿途杀戮，残虐已极，不日即抵成都，愈加惊惶。此时蜀王不筹御敌之计，反连日集议，互相扰乱，争执不休。以致献贼杀人屠城，如入无人之境，直逼成都。

【注释二十】 “互相扰乱”一语，记者不知因何扰乱。恐系蜀王因崇祯皇崩，而诸王遇难，无人继先王之位，乃连日召集各官商议正位之事。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故有此扰乱争执之事也。

成都百姓无日不闻献贼残虐，惨杀无辜，愈为恐怖，人心惶惶，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城中百姓见大难将临，各皆逃走，教友亦多奔避山中。利、安二司铎见事不佳，亦作暂避之计，即将圣堂托安当看守。按安当先生，系广东澳门人，前同二位神父来川者，为人忠厚，深洽二位神父之心故也。二位神父妥备一切，即往绵竹县，寓刘阁老府第。此时刘阁老已死矣。

【注释二十一】 刘阁老之事见前注释五。此时刘阁老已死，其府第尚在绵竹，因绵竹是其梓里故也。阁老虽死，其家中人等均与二位神父交善，接待神父

亦厚，故二位神父亦乐居焉。

利、安二神父在绵竹亦受危险，盖是时土匪作乱，互相报仇，数千土匪拥入绵竹，搂杀兼施，全城大乱。阁老之家人二名，恐二位神父落入乱民之手，将遭不测，乃于更深夜静，用索将二位神父同安当先生由城墙上吊下，逃往他方。安当先生因成都王府中人肇事，致将神父住所毁损，乃逃往神父处，故此时亦在绵竹。

【注释二十二】 王府，即蜀王之府。王府中人，即蜀王之太监，前日同僧道辈击神父者。又，土匪窜入绵竹，此时四川全省皆乱，土匪蜂起，劫掠烧杀，无所不为，诚大患也。

利、安二神父黑夜奔驰，大受艰辛。次日，即欲买舟由大江出省到南京。不幸张献忠在各河道及各要隘均已派人防守，不准人民往来，二位神父不得已逃奔山中，遇一城而居焉。

【注释二十三】 不知此城名谁？有指为天全州者，此说可信。因成都大乱，教友多奔避山中，至今相传为天全州地也。故二神父亦逃往此城，与教友同住一处也。按Mgr de st Martin——四川郭主教之通文——谓此时四川教友多在山中，买地不少，已有圣名之称谓。有名若瑟湾者，有名圣母坝者，皆昔时教友之地也。

一千六百四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张献忠大排队伍，进入成都，随即称王。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

【注释二十四】 献贼未至成都时，巡抚龙文光预遣人决都江之水，贯注锦江，以盈城壕，而作御贼之计。乃水未至而城已破。于是，文光同武官多员，力战阵亡。贼据城劫抢三日，蜀王死难，百姓死者无算。蜀王后同宫女出城，为水所阻，不能渡河，于是投井自尽。

【注释二十五】 张献忠占据成都，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义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皆为将军，赐姓张氏。分往各府州县，悉陷之。然此时尚有军官多人，不愿从贼，一心恢复明室。数年间，取回州县不少，如重庆、夔府、叙府以及大江一带州县，均为克服。献忠见川人心恋故主，愤闷已极，于是虎威大作，势若癫疯，即下命令剿灭川人。见《四川通志》。

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不知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如草芥。故当时之人因受虐不过，均称之为人面兽心。后利、安二位司铎见献忠残虐如此，殊觉不安，屡被召见，皆先预备，如赴杀场。

【注释二十六】 献忠嗜杀，诡称开科取士，集士人

于青羊宫尽杀之。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州县，名为草杀。献忠蓄犬数十，名之曰獒，伪官朝会拜伏，呼獒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为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行赏。见《四川通志》、《明史》。

利、安二位司铎得见献忠，系由县令吴继善推举〔见前注释十九〕。先是，继善被简为礼部长官，乃上书献忠，极赞二位司铎才德兼优，现驻附近山中，若迎二人出山匡助国事，必有可观。献忠已知西士利玛窦前在北京，为万历皇帝所隆重，为国出力，人所共闻。及闻吴尚书称美利、安二司铎系泰西学士，遂发命令，遣礼部之官往迎之。

一日，二位司铎见官长到来，述明献忠聘请之意，又见献忠命令催促，不敢有违，遂同来使不分星夜趋赴成都。至日，天色已晚，遂宿禄署，款以御宴。次日，由礼部长官引见献忠。行礼后，献忠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从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此后，虽受献忠优待，由库给俸，如待上官；而所用一切，无非从俭去华，自甘淡泊，毫不滥用。

【注释二十七】 禄署，即光禄寺署。寺内之官，职司御宴。二位司铎住(驻)节于此。

二位司铎回署后，献忠命某大员携点心各色、绸缎数匹、白银百六十两、袍套各二件，送至司铎处。二位司铎除未收袍套外，余皆照华礼拜受。次日，入朝谢恩，诉明未领袍套之意，谓远人职司传教，已弃世荣，未便朝衣朝冠，有碍初志，婉词谢之。献忠云"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尔等勿得推却"云云。二位司铎见献忠说得有理，又想献忠如此尊敬西士，将来百姓见之，亦尊重圣教，异日传教，劝人认主，决无如前时之难也。于是谢恩，领受袍套。献忠即赐徽号，称二位司铎为"天学国师"。文武官员，各皆道贺。二位司铎答礼毕，即在献忠前谢辞徽号，然终未获允。又恐拂献忠之意，只得谢恩而出。以后每人每月由国库给银十两。二位司铎见此厚礼，入内谢恩，并向献忠曰："我等远人，深蒙不弃，屡承厚赐，已惭愧无地矣。我等幼时矢志绝财，奉事天主，今在贵国传教救灵，每月得其银十中之一，已足养此残生，每月无须厚赐多金，则蒙惠多矣。"献忠曰："尔等不必固辞，以显吾之吝财。吾已为王，不能招待二位西方大贤，区区之惠，何足挂齿，须当收纳，不必固却。吾固知尔等无需银两，此不过聊表吾敬贤之心，非有以示富沽名而已。尔等当受之无

却。”献忠虽如此说，未知是否出自真诚。

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冬至节，大宴官僚。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数计，二位司铎亦奉命在座中。宴设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此即皇城，乃前清贡院〕。献忠入席，请二位司铎同坐。二位司铎自谦，欲就末座。献忠见之请云〔如《新经》所云〕，吾友请升上座。献忠首位，次阁老，次二位司铎，再次献忠之岳丈，余则百官各按等级列坐。筵间，献忠询问二司铎教内事件，并询西学，问算学之事甚多。献忠闻之，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二司铎亦暗暗称奇。献忠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

【注释二十八】 历史家多称张献忠之能为，然其残暴性成，吾所不取。他无具论，只以武昌、成都二处之事论之，足见其无能为。昔献忠之破武昌府，将城中居民悉令投置大江中。其占据成都，杀人如麻。若非孙可望极力阻止，成都人民恐已悉上断头台矣。其立国之初，假开科之名，召士人三万二千三百余人，其中一人未至，小视其令，即虎威大作，将众士人尽行屠戮。前时蜀王之太监三千，留为己用。一日，某太监犯法，献忠饬令全行诛戮，只留二十名事奉伪后。又某营之军人，一卒违犯军律，令将全营之军围而杀之。又某僧人违背清规，饬将成都众僧杀绝，并令属下各营将官，在各州县一律仿效办之。又有多数历史家均

以玛尔定之著述为准，盖玛尔定已亲得自利、安二司铎之口述也。呜呼，川人何罪，遭此冤杀，何可胜计！以此残杀无辜，足证献贼之不能治国也。

席散之后，献忠面许二司铎云："尔等现居署中，将来吾当为尔等建筑教堂，奉祀天地大主。"后六阅月，二司铎上书提议修堂之事，献忠置若罔闻，将书留中搁置。且此时献忠欲离四川往陕西，以正帝号。先遣大兵往驻汉中府，以守川陕咽喉要地。

【注释二十九】 献忠早已遣刘清（进）忠率领大兵驻守汉中，以防满兵，并备归路。献忠闻南京大兵将至，又恐暗遭川人算计，逐之出川，因其虐杀川民之故，已失民心。后来满兵抵汉中，刘清（进）忠献城投降，献忠闻之大怒，于是大杀川民。

献忠令二位司铎造天、地球二个，用红铜为之，另造日晷配合。所需工匠人等，悉遵二司铎之调度。二司铎经营此事，颇费心机。八阅月后，始行完工。陈之献忠，请其赏阅。献忠见之，鼓掌称善，乐极快慰，惊奇不已。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宫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与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宫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实为当时特

出之物。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凡官吏赞助天地球之工作稍有劳绩者，皆蒙升官加级。

献忠深赞二位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爱厚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赐赏。司铎因献忠厚赐，推却不获，仅收银二十两、缎袍二件外，余皆辞谢。然司铎等不恋世财，将所赐银物施给教友及外教贫民。

献忠虽属残暴，虐待下属，而对于司铎殊为宽大，此乃上主特恩护佑所致。

二位司铎在成都屡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人莫能当。无论宫人、大小官吏，稍有不顺，怒即随之，或令绞死，或定斩决，或命凌迟碎剐以绥毙命，种种虐刑，令人寒心。又亲见献忠将吴继善——即前保护神父、反对僧道者，已任礼部尚书，因奉命散给马匹于各兵人，继善请开兵人之名，以此细故，触怒献忠，即受虐刑毙命。又某教友前在山东省尼各老龙各巴尔第神父手中领洗，已任军官之职，为献忠所宠幸，因冬至节祀天，令读祭文，未遵献忠之意，因而冒犯，剥去衣服，受极重鞭打，血肉横飞，痛极而亡。又某官得闻圣教道理，大有爱人之心，见献忠残杀无辜，心中不忍，遂上前善言谏阻，献忠不听，反将此官令受重刑而死。二位司铎屡见献忠残害生灵，劝谏不听，大为焦灼。处此惊惧危险中，命如悬丝，一遇细故，即能断决。

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注释三十】 吴继善事，见前注释十五。

献忠待人无恒，时而爱之，时而恶之，百姓官吏，多死非命。前日敬爱司铎之心，复又转爱为疑，或冤诬司铎外顺诚而内叵测；或疑司铎别有贪图，于国不利，于己有害。于是怒形于色，以待时机。

二位司铎温恭谦让，婉辞开导，而献忠野心难化，喜怒无常。幸日间常思造天、地球之故，未害司铎。一日，有管书太监某在献忠前冤诬司铎私存算学各书，并言有三大员可证。适二司铎入内谢恩，献忠见之，咆哮如虎，怒骂之声，远近皆闻，欲置二司铎于死地。二司铎骇极，以为死期至矣。幸献忠见朝堂上有天、地二球系司铎所造，顿念前功，不忍加害，怒容稍息。随迁怒太监，将告司铎之太监及太监所言之干证三大官，命推出斩之。二位司铎在献忠前代为邀恩，太监及年老之官一员蒙赦，其馀二官因他罪难逃，令就死刑。

此后，献忠疑二司铎藏有天文诸书不肯献出，不时大发雷霆之怒，欲置司铎于死地。二位司铎遭此委曲，不知已受许多谩骂，所幸者被诬时献忠准其诉冤。

维时某官得有西文书一本，呈之献忠〔此是超性学书，俗名公义书。下卷论人事篇，系艾马禄尔（P.Emmanuelis）司铎所著者。前时，利、安二司铎遭僧党之害，书籍各物均被抢劫，此书乃落入若辈手中故也〕。献忠以为此书即是天文书，随即请二司铎入内，笑谓之曰："吾已获天文书矣，请二位讲与我知书中之意。"二司铎一见此书，即知是超性学书。遂向献忠曰："大王以此为天文书耶？此非天文书，乃超性

学书，其中并未言及天文学与日月蚀说。全书皆论管理人良心之事，教人知道当避罪恶，虽在罪恶危险之中，当独向正道，方得永福。”司铎承献忠之命，遂念书中一段，后译成华文，献忠闻之，大为奇异天主教诫律之圣，且赞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详，管理人良心，诚为不二法门。故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法律为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此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不服圣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灭此种僧党及世上恶人。凡仇尔等者，吾亦仇之”云云。

此时，成都城中僧人最多，已达二千之数，因献忠惨杀，无一漏网者。其余住川中各州县人民，多遭杀戮，因献忠疑若辈所为为谋乱之尤，故下令剿洗。

【注释三十一】献忠惨杀僧人，见前注释二十八。

献忠深恶川人，以为汉中及各处之败皆由川人使之，故大加杀戮，已杀去川人十四万之多，似(拟)将川省变为旷野，无人居住。后即率同党类离川，欲由汉中而出，占据他省。

【注释三十二】前言南京之兵，即明帝之兵，此时已占据长江一带。一千六百四十五年秋间入川，已取叙府，欲攻嘉定、邛州、绵州等县。献忠闻之，焦灼万分。及闻刘清(进)忠在汉中兵败，属下之兵皆系川人，于是狂怒大发，虐杀川人，以雪其恨。此次杀伐，不知死人若干？各州县城边皆有大坟名万人坟者，其中所葬尸首不知凡几。后献忠命将尸骨堆集，作为百骨坟。其近江河之城，命将尸首抛入水中，亦不知凡几。而逃避他省者亦不乏人。献忠杀人太多，不能安居成

都，复将省垣人民尽杀〔此事见后〕，房屋焚毁后，率同党类往北方进发，在顺庆扎营数月。

献贼如此残杀，致招众怒，各处川民，皆举义兵，为父母妻儿亲戚邻朋报仇雪恨。献忠见之，疯病忽作，故发剿洗成都之令。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冬十一月二十二号，献忠欲剿洗全城居民，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到，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之计。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之故，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日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往迎敌军。

次日，二位司铎见军队纷纷出城，聚于平原，不知作何举动，并不知昨日会议何事。后闻献忠吩咐各官各保己家，否则妻氏儿女不保，俱遭屠戮。二位司铎始知献忠恶谋，于是急奔往寓所，欲救安当先生及佣人等。此时众佣人势难保存，因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凡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时利司铎在南门上，安司铎在东门上，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急向刑官求赦，均属枉然。二司铎各在一方，惶极恐极，惨闷欲绝。继闻献忠领马队将由南门往东门，二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为百姓求赦，未蒙允准。

后献忠因利司铎之请，免杀司铎寓内人等。随命左右传命

统兵元帅，饬令军兵勿伤司铎寓内之人，如寓内之人已被获者，从速释放。利司铎得此赦令，以救佣之故，救了许多教友。

安司铎在东门，不知利司铎已蒙邀允之事，终日在城楼上见无数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获就刑，惨不忍睹，不时高声痛惜云：“此等无辜之人，未必无一人救之耶！”不时见有教友被拘，押往杀场，尤为伤心，恨不能救，悲痛不已。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哀求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蹄（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乎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

【注释三十三】献忠暗遣人捏词诳报，殊不尽然，因此时南京之兵已抵邛州矣。按邛州离成都两天路程之遥。

【注释三十四】“剿后即当过河”一语，先是献忠备船只无算，均满载金银贵重之物，是皆百姓之物，由劫掠而来者。数月前曾将金银诸物令载船中沉于河，

以免落入敌军之手。凡经理沉金银之人等悉被献贼所杀，以灭若辈之口，免知其金银沉于何处。

【注释三十五】“二位司铎始知献忠恶谋”云云，此处原文不甚明白。或者二位司铎见军队出城，即往宫内见献忠，因而得知献忠吩咐各官之事云云。以下文意，亦不甚明。谓军人大队出城，系分布各处把守要路，以免百姓逃走，其馀城内之兵遍搜各家铺户，驱逐百姓出城，由东、南二门而出，齐集沙坝桥边。如此方合《四川通志》。

献忠之义子孙可望此时领兵将回，离成都二百里。途中闻知成都剿洗之信，大为悲伤，叹惜不已。有闻其愤闷而言曰：“哀哉无辜小民，杀戮尔等者，已绝我等之望矣。吾侪数年辛苦，是为百姓受之，今付东流，可不惜哉！父王为此，实不思已甚。父王为百姓之首，如一身之肢体然。今手足已去，其头安能独存哉？有王无民，何以为国？实不啻空有王名而已。”言讫，痛哭不已。按孙可望乃幼年英俊，知识出众，颇有能为，亦得民心。献忠死后，率兵丁逃往湖广。

【注释三十六】按孙可望是献忠四义子中之一，干练老成，颇知兵法，屡获胜战，大为献忠所器。献忠死后，率兵至汉中。复领兵回川，与南京明兵大战，得胜后遂占据多城，其中最著者为叙府、遵义等。后往湖广。

安司铎见献忠大杀之后，不禁凄凉，乃慢步而回。是时日落西山，正直黄昏之候，见道旁死尸狼籍，其中尚有小孩

呻吟者，遂为之付圣洗，统计已付洗小孩十二名，救若辈灵魂入天国矣。及抵寓所，得见家人同教友等均获安全，心中稍慰。因是日利司铎付洗八人，于是大众感谢天主救命之恩。

献忠剿洗成都后，旋即传令晓谕各乡场镇村庄之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此时献忠将一切政事交某阁老摄理，自己率领军队出外迎敌。然在外颇久，竟未遇见敌兵。某阁老亦残暴不仁，与献忠无异，自摄理政事以来，勤行献忠之命，探知人民避迹山洞岩穴者，皆擒而杀之。二位司铎有佣人二名，因阁老凶残，先已托于二官家内藏匿，其中一名同官全家被诛；其一名被利司铎要求，得免于死。此时，礼部尚书某甲亦残忍之人，与阁老朋比为奸，千方百计欲害司铎。二司铎若非天主格外保护，几乎丧命。

【注释三十七】献忠一面出示劝众乡民来城居住，一面暗令阁老杀之，实残虐已甚。按玛尔定历史家言，谓献忠分兵四出，名为迎敌，实行严剿主义。献忠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幼与及牲畜等类，悉行诛灭，几无遗类。凡城镇村庄房屋无人居者，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亦遭毁灭。四乡已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惟北方独存，盖将由此地而出川也。

礼部尚书特具说帖陈之献忠，谓二司铎心怀叵测，暗集多数人民藏于堂中，请从严办云云。此时，二位司铎只有仆役六名，余六名系打扫圣堂者，外有学生三人，及老弱孤贫

教友十人而已。礼部尚书上此书后，众皆以为二司铎将受剥肤之刑，因献忠先有此项命令，凡城内居民私藏人民者，皆受此刑云。然天主格外保佑，献忠并未大怒。随即下令饬刑官只留仆人二名事司铎外，馀皆杀无赦。于是，刑官奉命提堂内人等到案，二司铎率领众人跪于刑官之前，苦苦为众人邀恩。谓堂内养此残废老弱十余人，无非是行爱德工夫，怜其老弱，非为别故，总祈哀怜此等无辜之人云云。二司铎为众人求赦，说尽理由，无情不陈，以致声泪俱下。无如刑官不听，急饬动刑。利司铎再为哀求，谓安当是已义子，教养多年，将为圣教效力，且伊原籍澳门，非四川人，请祈赦之。安当竟得获免。

先是安司铎已将阎督之孙方济各——十七岁——亦取名姓安，以免受刑之故。并谓其余佣人在堂各有职务，干祈宽宥云云。刑官心硬如铁，不肯准情。后因二司铎再再苦求，只留服役五人，馀皆斩决。此等无辜之人到案前，早已料及到案必死，各已预备灵魂大事，虔领临终秘迹，以待无罪受刑。二司铎见众佣人及老弱教友辈被杀，大为心痛，所幸尚有安当、方济各与及小学生三人在堂内。

【注释三十八】阎督圣名多默，即前日保教之武将也。其事迹见前。其全家事实西文未载。其如何遇害，已不可考。方济各乃阎督之孙，后亦被献贼所杀。

方济各同三小学生在堂，未到案。后刑官亦饬到案。安司铎向官曰："十七岁幼童不能为恶反对国家，何当到案？且吾已抱为义子，教以奉事天地主宰之真道法律，如将伊杀

害，请将我一并杀却，使父同己爱子而死，亦理之正大。”刑官闻此，乃准方济各留于堂内，惟三小学生当杀。二司铎复行哀恳，谓三小孩其一十四岁、次十岁、次八岁，如此年幼，何必杀此无辜以损大德。哭求苦哀，亦不见允。狼狠毒虐官饬令斩决；司铎见势难挽，欲同受死。无奈恶官心如顽石，亦不准情，吼令将三小学生斩之，二司铎痛惜不已。

野蛮残杀之后，成都省垣复为之一空。除少数官员及文士辈外，别无居民。荒凉惨象，不堪寓目。

献忠率领人马奏凯而归，谓外患已除，当安享太平。是年西历一千六百四十六年二月，适值阴历正月，献忠办此新年，大张声威，用皇帝礼，饬令文武百官朝贺。改国号为大顺，欲平定天下。正帝位于西方，使国祚绵长，子孙繁衍，号为太西朝。僭位之初即妖言惑众，谓亲见天上，见有弓、箭、刀、矛等物。并谓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献忠称帝后，即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贡、南洋、斐利滨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将四路将军之名写于签上，求上天鉴定，以为非由人意，乃出自天意。种种邪说妄行，难以枚举。

【注释三十九】长子孙可望为平东将军，镇守东方各地。次子刘文秀为服南将军，镇守中国南方诸省。三子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率兵镇守北方。四子李定国为安西将军，镇守西方。

献忠称帝后，每行一事，必谓奉天之命，以证其实为天子。并妖言煽惑，使百官不信而信。又暗编辑一书，名曰《天书》，满载邪说狂妄之言，暗昧隐语，拉杂成篇。谓此书系某军人得自密处。并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且称此书为预言，预示其国未来诸事。

献忠每仰视天上，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照之。此时，此镜罕有，百官皆视为至宝。种种妄诞不经之说，文武百官称奇不已，以为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二位司铎闻之，暗笑不已。

一日献忠问司铎曰："何以天圆地方？"司铎详明地体浑圆之理，并引证多据以明之，故前造有地球，非方形也。献忠又曰："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此理尤通。因地球具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云云。

献忠复以己意作成谚语，请司铎志之，寄到欧洲各国，以扬其聪慧之意。其谚语云："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又曰："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又云："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种种呓语，难

以枚举。献忠请司铎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并许两载后，平定中国内乱，后当送二位司铎回欧洲，不复烦驾再至。又谓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

献忠喜怒无常，时而花言巧语安慰司铎，时而雷怒大作，辱骂随之。或骂为番蛮，或诬为奸细，谓其藉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种种冤诬，难以悉数。而司铎有时婉言剖白实无其事，有时谦忍顺受任其毁诬，不答一语，免增其怒。献忠虽慢待司铎，然天主仁慈，屡慰司铎之心，引多异民弃邪归正。计二位司铎被虏时，已有一百五十人进教事主，其中最著者乃献忠之岳丈，率领全家进教。按献忠之岳丈系一老儒，文理通达，住南京，因其女为献忠之妻，故随之入川。

【注释四十】献忠之岳丈生平事实，中文未载，无由考知。此老后亦被其婿所杀。

献忠之岳丈屡见二位司铎出入宫中，大德不凡，因思此二西人何意而到中国。大凡为官在朝皆为名为利，乃二司铎抱不世之才航泛重洋，来此异地，与百官往还，总不求荣，亦不求利，终日谈道诲人，不遗余力。若辈心思，似在名利之外，非有德而何。于是欲与司铎为友，俾藉友谊以探若辈之心

思焉。

一日，二位司铎因事入朝，献忠之岳丈偕其子遇于宫中，拱手请安，叙寒暄后，遂问司铎来华之意。二司铎即将到华传教救灵，引人恭敬造物大主之事略为讲明。岳丈父子闻之，喜形于色，大有羡慕之意。司铎回寓所后，即遣仆人送道理书一册与该岳丈，此书名《畸人十篇》，系利玛窦所著。书中内容讲明人之生死及人魂之永存，与及天堂地狱之果报。岳丈阅此书后，欣喜莫名，随遣家人到司铎处再索他书，司铎又将《天学实义》一书与之。

【注释四十一】按西文原稿《畸人十篇》为《义人十篇》，此系西文之误。因当时之文人皆称利玛窦神父为畸人，即奇异超凡之谓。按字义，畸人者，畸于人侔于天也。十篇者，即问答之词十章。其十篇题目如下：第一章，人寿既过误为有；第二章，人于今世惟侨寓耳；第三章，常念死候利行为祥；第四章，常念死候备死后审；第五章，君子希言而欲无言；第六章，斋素正旨非由戒杀；第七章，自省自责无为为尤；第八章，善恶之报在身之后；第九章，妄询未来自速身凶；第十章，富而贪吝苦于贫窭。

【注释四十二】《天学实义》一书，今名《天主实义》，此书亦利玛窦所著。其中大旨，首论天地有主宰，此主宰即是天主，又引用各理以证之。次论世人之昏迷，误认受造物为主宰。再次论人魂与禽兽魂之区别。末论鬼神之异同。所讲各理，黜邪崇正，颇为透

澈。

献忠之岳丈阅此二书后，即亲到寓所拜访司铎，再求教内书籍。其心中信仰天主并不明言，而所藏一番热诚，为天主恩光所照，已显于外形矣。司铎复将道理书与之，此老得书欣然而去。越数日，复来寓所。言谈间，不能再隐心中信主之忱，及被圣神感动之德，一一吐露无遗。二位司铎闻之，亦欣喜莫名。老岳丈复闻司铎付洗救灵之道，心中尤喜，如渴鹿就泉，极欲领洗。即时回家，率领其子到司铎处，俱双膝跪下，虔求领洗入教。二位司铎将伊父子扶起，见伊等为主恩感动，为之讲明信德大道。数日后，深知各端信德道理，始获领洗大恩。老岳丈圣名伯多禄，其子圣名保禄，父子二人得蒙领洗之恩，乐不可言，喜泪交流，不能自禁，延时甚久。此足征其信主之诚也。

父子二人领洗后，较前大不相同。遵守教规，善尽职守，不特为善教友，亦且立好表样。百官见之，大为称奇，谓其前日之暴虐与婿无异，今何一旦革面洗心有如此之速者云云。

未几，老岳丈之夫人暨其二子二女，全家老幼共三十二人悉奉圣教。老岳丈即在本已府中建一圣堂，家中人等诵早晚课玫瑰经与及念各圣书，俱在此处行之。后劝引某阁老之弟，乃文学有名之人，官至宗丞者进教事主。此官奉教不久去世。老岳丈又引已女即献忠之妻认识天主。此女虽明各端信德道理，并坚信不疑，切愿领洗。然因其不为献忠正妻之故，未得领洗之恩。彼虽未能得领圣洗，然早已弃绝一切菩萨异端，一心虔敬天主。

献忠出川之期已近，将往陕西。起程前，下令文武百官当往城外，并请二位司铎同各官前往。于是，来到河下祈神呵护。此处有老君庙，献忠率文武各官入庙进香，双膝跪老君像前，行三叩礼。各官皆跪，独二司铎与保禄立而不跪，并深痛若辈迷信之故，皆为之流泪。跪拜中一官向司铎云："尔等何故不效大王拜此天尊？"司铎答云："我等除拜惟一造物主外，不能朝拜何种受造之物。"如此对答，众人闻之皆以司铎当受死刑。幸天主奇妙安排，此官未将回答之言述之献忠。朝拜毕，献忠同百官出庙，至一大桥高处，使众官暨各将士皆能见之。献忠向众宣言拜庙理由，谓此次拜老君菩萨之庙，系由天子拜天父，次拜老君及河中神圣，一则求其保佑出川沿途清吉，一则为阵亡将士祈祷求福云云。献忠尚有他言，以显其悔过妄杀无辜之心。然于行事之间，仍残暴如前，未改分毫。次日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精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溺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

献忠回城后，即克期起行。二位司铎因献忠迫其同行，乃收拾一切，预备就道，索马二匹以载行李书籍等物。献忠一闻书籍，顿起疑心，以为司铎尚有天文、算学诸书匿而未献。遂令将各书悉数交出，以便检阅。献忠检阅各书，其中见有巨书一册，书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儿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样。此乃西国风气使然，凡学问之书多用图画，以醒眉目。献忠见之，即询其故。司铎答以此书所言各事均以图

画详明，使人易为理会云云。献忠闻之，狂吼云："真正野蛮！"言讫，又索天文书。此时阁老在旁，追司铎交出，二位司铎答云实无。无奈某太监亦诬司铎有之，谓在绵州时曾亲见此书。司铎云："天文之学非我等宗旨。我等来华非为天文，实为传教救人而来。藏匿此书，有何作用！"太监云："此书较教律书尤为紧要，珍藏自应秘密。可速交出，免触大王之怒"云云。司铎曰："尔若知教律书之贵重，遵行守之，尔实为有福之人。今以天文书贵于教律书，实不知其书中之美妙也。"

二位司铎与太监辩论时，献忠问曰："外国有无菩萨？"司铎反对之际，副阁老在献忠前大言不惭，亵渎天主及其法律。二位司铎据理婉辞伸辩，以杜其狂悖之言。副阁老见献忠不以亵渎天主之言为意，乃反口颂扬天主真神，并谓大王入川时曾有道党谋害司铎，欲灭其教，幸大王代除其害云云。献忠闻之，即扬言曰："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党，以救二位司铎，因司铎所传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华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献忠言至此，忽出狂言，向司铎云："我今亦在教，谨守圣律，若将尔等之长须让生我之颌下，必能成一善教友，与尔等无异。"时刑部大臣在旁闻之，即献媚曰："大王若有此美须，不独成一善教友，且能为天主。"〔此人如此亵渎，不久即受显罚〕献忠闻此奉承之言，未加可否，惟续前说云："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惟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洲享受敬礼，因彼处

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云云。献忠言讫，毫未提及给马载书籍行囊之事，随入内而去。

至于亵渎天主之人，未几已受重罚。三日后，太监与副阁老因事触怒献忠，皆受皮鞭虐刑而死。某阁老及刑部大臣亦受鞭刑，几乎毙命。而献忠几犯自杀〔因天主义怒未准，将假他人之手以罚之〕。一日，献忠出城巡阅军队，见人数之少大不如前，且随身官员不及登极初人数之众。又见城中空无人居，而川省遭其残暴，成为旷野。不觉愤火中烧，狂怒间抽刀自刎，被左右上前拦阻，未得毙命。随将虐待大臣及残杀百姓之罪，皆加诸副阁老之身，怨恨不已。

献忠虽痛恨前非，然终不改其暴行。无论军民人等，任意残杀。计其僭位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人，临死时仅有二十五人。皆因献忠残暴过甚，杀人众多，或命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二位司铎处此凶恶危险之中，日见杀毙多人，时时自危，预备待死。并闻献忠恶言，谓官员立功多者当以极刑处之，以报其功，虽杀之，实惠之也。

献忠由川往陕，离成都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嗣在城外见隆烟腾空，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

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实属可惜。欲恢复旧观，非数千万银两不可。

【注释四十三】献忠出川时，又行一种惨无人道之事。即深虑人马上路，行程较迟，因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进行。如献忠除正后四人外尚有妃嫔三百名，各文武大臣与及各营将官各有妇女多人，而兵弁尤多，皆由掳抢而来。献忠见妇女之多，深虑不能急行。于是，下令集文武各官暨各将校计议，表明意见，饬令次日各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本已除留后妃二十人为服役诸事外，馀二百八十人尽皆杀绝。至于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绕，献忠另选兵人一队为刀斧手，号令一声，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集如山，血流成河。献贼残暴，令人骇闻！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按玛尔定历史家记载，已有四十万人之多。此数似乎令人难信，然按玛尔定之为人诚信可嘉，所记各事皆言亲耳闻之利、安二位司铎，当西历一千六百五十年将所闻各事写于北京。且献忠残暴，极喜杀人，而各兵卒喜抢妇女，乃惯常之事。以此观之，玛尔定所言之数非过言也。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各官称贺，谓已脱离妇女之轭，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次日，即由成都城下拔队起行。

献忠率领大队人马沿途奸掳烧杀，所过村庄场镇，尽成

丘墟。远近居民闻虐王将至，均先期逃避他方。献忠率领人马往陕西进发，始初皆有向导引路，继因川道艰难，行程不易，每觉难处，疯威大作，杀向导官无算，竟至无敢引道者。献忠自行引路，向前直去，翻山越岭，不知路径，甚至歧途众多。每走至无路可行之处，人马困乏，备极辛苦，且恼且恨，逢人便杀，遇房即烧，以雪愤恨，计每日被杀者当有一二百人之数。大军所驻之处，献忠命名皇营或行宫，不许单称营字。此时利、安二位司铎蒙天主保祐，亦同出川。

【注释四十四】献忠由川往陕，非由直道而行，乃绕道而往。按《四川通志》载，献贼出川，畏明兵之故，绕道四川北境而去。又按玛尔定司铎记献忠事，谓其出川时逗遛（留）顺庆府颇久。

献忠因疑二位司铎逃走之故，乃命将二位司铎棚帐移近皇营，得以时常照料。于是，二司铎与献忠逼近，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大为烦闷。

未几，二位司铎筹商，谓日见其残暴，令人烦恼。与其常怀畏惧之心，不若上书陈情而去，且藉此亦可觇其待吾侪之心思焉。是计已定，亟欲上书。时献忠之岳丈伯多禄在近，于是二司铎请之到帐中，说明上表之意。伯多禄闻之，极力劝阻，请二位司铎不必作此思想，免触献忠之怒。二位司铎谓宁受刀锯而死，不愿郁闷而亡。伯多禄见二司铎决意上书，心实不忍，含泪劝曰："请二位神父细思本已性命之紧要，乃众教友生命之攸关。须别图良策，不必固作是想。若上书触怒，此事关系非轻。万一事不投机，不独我家中人等受

害，恐众教友亦遭波及。如此受害，实为不可。因非为信德而死；如为信德之故，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望二位神父善为思之。”二司铎不从，竟预备上书。

献忠阅书，疑为讽己，即将伯多禄处以死刑。二司铎代为苦求，亦属枉然。按二司铎所上之书，其中旨意，述明来华之意系为传教救灵魂，非为别故。今值四方扰攘之秋，传教未便，请乞恩准暂往澳门。迨中国内乱平靖后，再来华效命，多带天文算学诸书，并另请精通天文学士同来中华国，辅佐国政。如蒙俯允，实为万幸云云。献忠阅书后，似有允准之意，已饬给发路费银一千两，并命派兵多名护送，以免沿途危险。然二位司铎固辞，不欲与兵人同行，谓有天主保护已足，可能到澳门，亦能由澳来华，不须派兵相送。献忠闻此，遂不欲司铎他往，并谓此刻不准放行。到陕西后，平定该省，由陕到粤而至澳门，尤为便切云云。献忠口虽如此而言，不知其居心若何？似有一种毒谋包藏于内也。

二位司铎见献忠不允放行，退回帐中。俄顷，即有看管伊等之军官飞奔前来，谓奉大王之令，凡服役二位司铎之仆人等，火速当齐到大王前听令。二位司铎闻言，即知其中究竟，因献忠令人拘拿众仆人，是先杀仆役后灭其主之意。军人不由分说，随即如狼似虎的将众仆人获去，由兵围绕，不准司铎近前行赦罪礼。幸前一日是圣方济各沙勿略庆期，众仆人皆告解领主。二位司铎见众仆人被拿，善言安慰，令若辈坚心靠望天主，无辜而死亦是为主耶稣致命。

众仆人被获，皆不自知因何缘故。前日二司铎上书之事，

并未曾向若辈言及，亦未料及献忠将归罪仆人。献忠冤诬谓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伊等将在中途杀害主人，然后返回四川乐享自由幸福。此乃献忠狐疑所致。众仆人被押到献忠前，献忠问曰："尔等何故劝尔主人上书要求往澳门去？又何故欲在途中将杀尔主人？从实说来！"众仆人皆系善良教友，一闻此言，惶恐不已。随即应曰："小人等实在不知此事，亦不知何为上书，更不知出主意劝主人往澳门。至论谋杀主人之事，思想亦未至此。我等爱护主人至极，如赤子爱父母一般。因二位司铎引导我等弃绝异端，崇奉天主，得救灵魂，不啻生我等于天堂。此恩此德，图报不暇，杀从何来！且我等所奉之教律严禁杀人，我等当谨守不违，绝无杀人之心，祈大王量之。"献忠闻此一番辩护之言，亦不令释放，一心愤恨司铎。此种恶意，一时难伸，今杀其仆人以雪心中隐恨。随令将众仆人除安当外，一并押往法场，剥去头皮杀之。计被杀者姓名如下：依纳爵谢光、西满疗情、若望白文、保禄卢顺、多默赵先、方济各颜沱。前日在成都时，献忠欲杀颜沱，幸被安司铎认为义子，得以不杀。今亦被虐王杀害，实属可怜。

安当乃澳门人，此次虽云免死，然亦受重罚，被链囚入监内，与各犯官定为斩罪。后安司铎苦苦哀求，认为义子，审讯时受鞭刑一百下。安当先生为爱耶稣之故，忍耐受之，未出怨言。所受伤痕，被司铎用药医好。后来为主亦受许多苦楚。

【注释四十五】 以上各事，系在一千六百四十六

年十二月初间。但不知在何处？因是年西历三月初间，献忠由成都起程，迟迟而行，谅行未远。在顺庆驻扎颇久。冬间始由此处徐徐而行，西历十二月抵川陕交界处。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献忠同一小卒在汉中府地界被杀。至于被杀仆人等之生平事实，亦如献忠之岳丈未得传闻，皆付阙如。

献忠杀仆人后，心怀叵测，命利、安二位司铎到皇营，笑谓之曰："众仆已死，今后尔等自由，不受此川蛮之累。因若辈前曾怂恿尔等上书，请愿往澳门之故，闹乱尔等之心思，吾已为尔等除害矣。"二司铎闻此，即述冤云："大王明鉴。我等前日上书请愿，是出自我等之意，非关仆人之事。彼辈毫无知情，况出主意乎？若不应上书请愿，或书中言语有冒渎之处，种种愆尤，皆我等所为，非关仆人分厘丝毫也。伊等受死，实属无辜。"二位司铎话未说完，即有某官出而阻止〔此官前日若非司铎乞救，已被献忠所杀矣〕，谓二位司铎屡蒙大王厚恩，不思报答，反抗王命，欲谋他去，实为负恩之人云云。司铎正色言曰："我等深蒙大王厚恩，自不待言。然我等来华之宗旨，非为奉事帝王求荣慕禄。若求高位爵禄，在我欧洲本国亦能求之，何必去父母之邦，漂洋过海，受尽艰险，来此贵国，以求富贵哉？我等早弃世荣世乐，到中国传扬天主教律，指引升天之路，救人灵魂，得永远常生。今在此地不能满此心愿，与我侪宗旨不合，有违前愿，不若上书请求还乡。故前日上书请愿，实于此，非为别故。"献忠闻此，圆睁环眼，怒发冲冠，疯病忽发，如负魔一般，狂吼言曰："杀！杀这两

个奴才!”利司铎此时胆壮无惧，高声问曰：“你为何要杀我们？我们是修德之人，奉事惟一天主真神、全能全知、掌管天地之大主。我们未犯法律，你无故吩咐妄杀无辜，我们的天主不久亦将责罚你!”虐王一闻利司铎之言，如春雷贯耳，半晌不能言语。兵等将二位司铎送往杀场〔此地乃杀人剐人之处〕，兵等以为二司铎触怒大王，将受酷刑也。二位司铎也料将受剥肤死刑，互相勉励，为主为德，预备受死。然天主圣意不要二位司铎死于此时。于是兵等复将二位司铎送到虐王前，令其跪下。二位司铎处于威权之下，或受虐王辱骂，或被谗臣侮辱，种种恶言，二位司铎皆以忍耐了之。末后，虐王稍改怒容而言曰：“吾饶尔等之命，因尔等是外国人；若尔等是此地人，定受千刀万剐之刑。”言讫，饬令退下。

二位司铎遭此可痛可哭之惨剧，被兵官引到别营。此官时刻不离左右，因疑二人逃走，或如中国犯官自寻短见，于是将各小刀绳带与及能致人死之物收去无遗。二位司铎见之，即向兵官曰：“请宽心勿疑，我等绝不行此，亦无如是之思想。盖我等所奉之教与所守之法律，严禁人行自杀，教友欲救灵魂得常生者亦不行此大恶，况我等为司铎者乎。我等宁受千苦万难而死，不愿自杀己身，失落灵魂而下地狱。”兵官闻言，以为闻所未闻，大为奇异，称赞二位司铎忍耐之德，并叹服天主教律不已。于是，将收去各物件仍还原处。后兵官为满虐王之意，派兵照守司铎，因虐王常疑其逃走故也。

是夜〔即是日受刑之夜〕，二位司铎不能安寝，因哭众仆人无辜被杀，常怀忧惧于心也。并忆虐王之言，虽云饶命，

然屡见其淫威暴行，反复无定，常杀其已宽宥之人。忧心忡忡，思念如焚，不能假寐。二位司铎遂互相重行解罪礼，预备受死。后又行接吻礼，通夜祈祷天主，未知明日尚有何事故也。

次日晨早，兵等领二位司铎到虐王前跪下。献忠此时怒气勃勃，吼如雷鸣，毒言恶语随口而出。怒责二司铎不忠，辜恩负义，应受千刀万剐，剥皮而死。嗣向左右侍官而言糊言乱语，侮辱利玛窦，谓："利玛窦及其同党乃不忠不义之人，由此国到彼国，由此省到彼省，各处窜流，布其毒谋，煽惑百姓，以度余生。即如此二人〔指利、安二司铎而言〕，惯常妄行，施其伎俩。按此二人之罪，本当凌迟碎剐，然既已饶赦，以示宽仁。至若利玛窦，虽云不忠，然系博学之士，深通天文，精于数学，巧于绘画。所绘之女像，美丽无双〔所言女像即圣母童贞像也〕，仪容可敬，面貌活动，注视各方，栩栩如生，诚画师也。然此二奴才乃尔等所深知，所知何事？且大言不惭，自夸为有德之人，隐逸之士。若果系隐逸之士，陪伴寡人居此高山深谷之中，修德乐道，何等清静。除此佳境而外，何处更清静更妥善哉？若系有德之人，宜取法寡人之德。除寡人大圣外，何处修德，能寻比寡人更圣更贤哉？今此二人欲弃寡人而去，实不思之甚矣。"献忠凌辱二位司铎后，左右各官亦相继侮辱二位司铎，以取悦于献忠。所有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各官竭力辱骂之际，献忠复捏出妄词，惑哄众人曰："四百年前，西方有一番王欲谋中国之财宝，遂遣某大臣为钦差，

赍各贡礼来献中国。贡礼中有一巨烛，名为福烛，其中暗藏炸药，做工极精，使人不疑。待烧至炸药处，炸药忽然爆裂，能致皇宫坍塌，自兆焚毁，皇帝压毙。然此种奸计，未能欺哄中国贤王。贤王知计，未燃福烛之前，令破烛验之。果然在烛中寻出炸弹，未中番王之奸谋。贤王怒，遂将钦差杀毙。前利玛窦在北京时，亦欲效其番王所行，用铁铸一最大战炮，其中满贮火药，以火燃之，巨炮忽裂，炸成粉块，伤杀多人。而利玛窦亦在死中，被炮炸成数块，血肉横飞。万历皇帝饬令将其尸块弃于荒郊，以饱禽兽之腹。”二位司铎闻此，虽处于淫虐之下，跪于地上，然不畏死，即时辩白其妄。谓："利玛窦乃德才兼备之人，无辜被诬，实为不可。且利君并未造战炮，亦未被炮炸死，乃在北京积劳过甚，老病而终，死于禁城御赐堂内。万历皇帝一闻讣音，大为震悼，惋惜不已。并送金助葬。又赐阜城门外官地为利君葬地，亦赐与各西士永远管业。若利玛窦苟有妄行，何得蒙万历皇帝之隆重如此哉？”献忠闻此，大为惊奇，怒容稍霁。二位司铎见之，乃大胆而言，绝不畏死。是夜，献忠退回帐下，虽疯病未发，然因思虑他事，不能安卧。后有二侍卫官将此事报知司铎。此二官乃献忠近戚，已信奉圣教者。

【注释四十六】 按利玛窦，意国人，明神宗万历八年来华传教，先在广东、南京等处，蒙督抚官绅款接以礼。万历二十八年始往京师，进呈天主经像。帝将圣像供设御前，召玛窦于便殿，垂问教中大旨。赐宴三日。命礼部待以宾礼，给以要需，并赐地建造天主堂。

此时公卿大夫辈常到堂与利君谈道，其中因之亦有信奉圣教者。三十八年，利玛窦因病而终。礼部奏闻，上震悼。特赐葬地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在阜城门外滕公栅。令教士庞迪我等永远承受，为供奉天主之所。万历皇帝优待利玛窦，于此可见一斑矣。

是夜献忠未能安卧。次日请二位司铎到来，并显和颜悦色之状，温语婉言，抚慰一番，以示旧好。二位司铎虽见献忠如此待遇，似由主恩激动所致，然一心托赖主祐，总不信献忠悔过之真诚，常预备受死而已。献忠仍孤疑如前，常虑二位司铎逃去，虽派兵丁防守，然总虑兵丁疏忽，或司铎藉故暗逃。于是令二位司铎移居皇营内，谓前怨既释，须修旧好，住此皇营，以便顾问云云。二位司铎与虐王同处，无异与虎同居，不无忧惧。惟一心托靠天主，求其护祐。献忠复出奇想，劳役二位司铎，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

二位司铎奉此严命，即时兴工，日夜造作。虐王神催鬼逼，欲早日竣工，以致二位司铎及众工人日无暇晷，夜不安卧。二位司铎夜间只睡两小时，即被催促用工。虐王亦日夜不宁，亲来督工，晚间亦不安眠，似无瞌睡也者，日夜游于工人左右。众工人暗呼之为魔鬼借身，或名之曰负魔者。利司铎因勤劳过度，常作工于火炉之旁，又不能安睡，以致身染重病势不能治。献忠亦不准其息工调理。后因阁老一再代求，始允准其回居营内，以便调养，并派御医详为诊视，王方医

之，使病早愈。

利司铎卧病时，安司铎一人督工，大费周章。一日，虐王疑天球稍有微误，即大为震怒，欲置司铎于死地。谓："此天球乃其国祚攸关，如工人慢不警心，略有损坏，须以人命偿之。"安司铎代为哀求，虐王之怒始息。

此后虐王复与司铎为难。因二位司铎夜下余时在帐中念诵经课，被侦探瞥见，报之虐王，谓："二西人口操西音，未知商议何事。且营中早有禁令，不许夜下私相交谈，如有故犯，处以死刑。今二西人终夜长谈，有违禁令，请示定夺"云云。虐王闻之，令二司铎前来，禁止伊等夜下交谈，谓若不遵令，后当处以死刑。二位司铎回云："夜下我等念诵经课，所有经言是赞美天地主宰之词。此种经课我等有专责诵之，不能废弃。"虐王曰："此经不必再念。吾已有命，须当遵守。"二位司铎答曰："此经课乃天地主宰所命，超过皇王命令之上，我等尤当遵行。且念此经、诵此课，以赞万物大主，此乃至圣之事，亦天主诫律所独有。此圣事超过敬邪神诸教之上，亦在世间帝王法律范围之外"云云。二位司铎欲再申言，虐王乃顾左右而言他，绝不提及念诵经课之事。

此后二位司铎对于念诵经课一事，不无忧虑。所忧虑者非惧受苦，若为念诵经课而死，是为主致命，亦一美事。乃因伊等二人只有日课书一本，若被献忠迫去，不能易得他书故也。是故每一司铎诵经课时，他位司铎即往造天球，以得轮流念经也。

天球竣工后，二位司铎即陈之献忠。时有星士某〔专以气

运惑人，专言吉凶祸福者]在献忠之旁，一见此球，略为窥视，见各星宿部位及各轨道，未能明悉其中微奥，即信口雌簧（黄）。向司铎问曰："太阴之赤道何在?"言讫，暗笑不止。谓此天球有错，与天体不合，天之方向与星宿之部位被二司铎颠倒紊乱矣。正言间，复有工人亦术士者流，在献忠前胡言乱语，攻击司铎。谓此球大失本真，有违天理，凡稍识天文学者见之莫不责其悖谬，嗤之以鼻，叱其无知愚昧也。二位司铎声明此球未错，所有各星部位及其轨道，悉按泰西天文学士诸书而定，并遵最近之天文学士汤若望之法。此法精美，为大王所深知，其间无误云云。

献忠极喜汤若望之天学明言至理，可为透彻。因常被一般无知星士迷惑，且自已亦不知天学为何，虽同司铎三年之久，不能逃脱异端之外，竟疑天球有误，以为就此处治司铎已有理矣。加之各星士从旁自夸深通天学，并谮言西人之错，谓造天仪须当谨慎从事，不可忽略，盖大王之国有系于此。今西人已将天球做坏，害及国家，其罪非轻云云。此辈星士复将此说暗传各营。不一时，皇营内外皆议论纷纷，均以天球之误有害国家。献忠闻之，狂怒大作。且性情暴躁，又深疑司铎，以为伊等故意行此，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已身。于是决定将二司铎处以极刑，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虐王反覆思量，不知当用何刑处死二位司铎。

虐王计议严办二位司铎之际，天主公义之罚已至，为无

数无辜被杀之川人雪恨。时在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二位司铎到皇营欲见献忠，辩明星士之妄言，即被人阻止，未得入内。并闻行刑之令不时将下，幸被阁老于中调停，迟迟未下。二位司铎静候阁老之言时，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讨保，未能加罪。献忠未能深信满兵竟敢至此，殊知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矣。

献忠闻警不疑，以为谣传，于是提讯昨日某逃官之夫人。历半小时，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满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二位司铎见守自己之兵逃去，仓皇失措，不得已亦随之逃避。二位司铎已被虐王定案处死，尚未行刑，幸遇满兵到来，得以逃奔。有谓二位司铎已被捆缚，将行刑时即遇救援，此乃大吕宋国之文记载此事。

【注释四十七】 满兵离汉中府后，即遣先锋马队前往，侦探献忠虚实。刘清(进)忠已投满兵，此时亦

在侦探队内。献忠初次闻报，未即注意。二次闻警，亦淡漠置之。迨至三次，满兵不但侦探已至，而马兵大队亦到，均由山谷而来。于是震怒，自骑骏马，率兵卒数人出营探之。不幸正遇满兵侦探，而刘清(进)忠亦在其内，认明果是献忠，满兵即发箭射之，将其杀毙。以上见玛尔定书及《四川通志》。

【注释四十八】 安文思司铎亦将在四川所遇一切记之书上。此书系用本国方言著成〔大吕宋国文〕，闻此书亦有译成法文者，吾留心觅之，至今未获，殊为憾事。

献忠死后，各营大乱，所有兵将满山乱窜，各自逃命。二位司铎欲逃往山中，以避满兵之锋。殊知一至山脚，见有多数逃兵败将被满兵截杀，惨不忍睹。随即欲避他处，不幸已落入满兵之手。满兵见二位司铎虽著中国衣冠，然见其面目长髯，确系泰西之人，遂将二司铎之护发帽揭去〔明时华人皆蓄长发，结于顶上，用帽圈护之〕，欲引往营棚。正行间，突来满兵二人，抽刀欲杀司铎。幸后又来一满兵操满洲语阻之，惟不知所言〔后来此事传出，亦记之书上，谓彼满兵二人竟因汤若望之故未杀二位司铎。盖是时汤若望在北京治理历法，声名显著，阿妈王——译音——及各王公大臣均与若望相善，人皆器重之。故二满兵欲举刀杀司铎之际，突然一兵飞至吼阻，谓尔等何为，此二人系汤若望之友也。二兵闻言，即收刀入鞘〕。

【注释四十九】 按著书者之意，以二满兵未害二

位司铎系因汤若望神父之故。此事亦能可信，然不为真确实据。因二兵操满洲语，二司铎未习满文，故不知所言也。

欲害司铎之二兵甫去，又来别一满兵，身著破服，一见司铎，即上前夺取司铎之服以为己有。二位司铎被逼，遂用华语向之曰："我们不是中国人，是西国人，来此传教。未带军器，尔不必加害"云云。此满兵不通华语，以为司铎之言是辱骂之语，遂用箭刺利司铎之头，伤安司铎之臂，不幸箭刀之尖已断入膀膊内矣。安司铎疼痛异常，若非幸遇小钳，一时难以取出。二位司铎受伤后，幸被一兵引去见马队之军官。军官问系何人？司铎答曰："我二人是泰西人，来此传扬天主教者。"此官不通汉文，未能明司铎之语。又问能知西方技艺否？司铎云："知造日晷。"此官亦不知何为日晷，因无通士，不知汉语故也。遂将二司铎送到统兵元帅肃亲王前〔此王系顺治皇之长兄，特挂帅到川平乱〕。

亲王问二人所知何事，能否造机器？二位司铎所答之言亦同答前军官之语。幸有满文通士在旁，将司铎之言译成满语代述。亲王亦不知何为日晷，二位司铎乃用比喻，引用天文之理及京中汤若望所造之仪器数种详为言之。通士复将司铎之言代译陈明，遂谈及汤若望事。二位司铎闻汤若望神父尚在北京，忻喜莫名。亲王闻二位司铎是敬天主之人，又是由泰西来华传教者，一时未能记忆汤若望之嘱托〔因前出京时汤若望曾托该亲王保护教士〕，后知此二人是教士，遂另眼看待。然因军务倥偬，身任元戎，未能亲自照护，乃分命属下

军官一律优待二位司铎，给以要需，如待俘虏然。

【注释五十】 按肃亲王本为崇德长子〔崇德庙号太宗〕，应即帝位，后因睿亲王多尔衮之掌握大权，竟未能立。盖崇德暴殂后六日，诸王会集，首由礼亲王〔即崇德之长兄〕发言曰："虎口〔即肃亲王豪格〕为帝长子，当承大统。"虎口曰："福少德薄，不堪承任。"固辞而退。帝之手下将领辈佩剑前曰："吾等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同于天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从帝于地下。"礼亲王曰："吾虽为帝之兄，久不闻朝政，何可参入此议。"即起而去。各亲王默无一言。睿亲王多尔衮〔即崇德之九弟〕出应之曰："虎口之言是也。彼既无继位之意，则当立帝之第三子。"是为顺治帝，立时年六岁。多尔衮遂为摄政王。后张献忠据四川，肃亲王率兵入川平乱。

二位司铎见肃亲王宽仁厚德，另眼看待，一面感谢天主保存大恩，一面求该亲王俯准伊等往前驻营内寻觅外国书籍。亲王不独允准，且命阁老饬派卫军数名伴同二位司铎前往，以资保护。后二位司铎寓某书记官处，迨至后来兵队开往各处时始离此寓。

【注释五十一】 二位司铎在书记官处颇久，亦常与书记官接洽。Notarius Castrensis 曰书记，曰文案。

二位司铎蒙亲王之允准，遂同书记暨卫军数人前往先驻之营棚寻各书籍。只见圣教道理各书系用华文著者，及贾未克司铎之仪器〔Sphaera P.Clavic〕尚存，而天文镜与各西书

均已不见，恐为满兵入营已携去矣。

二位司铎见各书籍失去，并不愁闷。惟所忧者，系日课经书也，因前被获引见马队营官时已未见此书矣。自从无弥撒酒后，未能献祭，心中忧苦异常，已满两年于兹矣。今又失日课经书，恐不能念诵此经，心中愈为忧愁。遂赴亲王前陈明苦衷，请其下令，准在满军各营寻之，因无此书不能尽其奉事天主之责。亲王闻之，恩准。随即下令饬令各营军士，如有获得二司铎之经课书者，须即交出云云。此令颁后，亦未能寻出。然安司铎之日课书，后过汉中府时得已收回，而利司铎之日课书毫无踪影。按安司铎之日课书，不知因何落入一回教人之手。该回教人见此书是西国文字，又见书中有各圣像，料是西人敬主之书。此时此人已认识钦崇天主。后闻二司铎至，即将此书献出，并向司铎曰："此书中字我虽不能认识，然确知是司铎们之书。"言毕，即将书交出。二司铎得书后，如获至宝。因自失去书后，除背诵外，未能全诵经课。今得此书，欢慰无似。

二位司铎共驻在肃亲王之书记处颇久，因该亲王之吩咐，皆受优等之款待。然自二位司铎各在一方后，受各小王经理，其待遇大不如初，所有际遇亦各不相同。盖自营盘移动后，各小王领本部军队随大营而行，追逐张献忠之义子等。此时，若辈率部下残兵败将各逃一方，满兵闻风追之。管理司铎之小王因追逐敌人，复将司铎委之管事料理。于是，利司铎在一贤惠人处，生活要需绰绰有余，日同军人共食马肉，不致缺乏。而安司铎遇一刻薄之人，不但不给饮食，且时加侮辱，

以致司铎忍饥受饿，肉消骨见，几乎饿毙。

彼时各小王追赶敌人均属徒劳，因敌人等被追，已逃窜他省，虽屡被满兵截杀，而满兵死伤亦众。于是各王收兵回到预定地点，此处驻有辎重队。此时经理安司铎之人见司铎枯瘦如柴，徒具人形，已无血色，不类生人，若小王回来见司铎如此模样，必责吾轻忽付托之罪，其罚立至。此人如此设想，或系天主化其硬心，忽然变为慈心之人。遂尊司铎为老师傅，并求其宽恕前日轻忽待慢之罪〔此事系一川人深知司铎者向之言明故也〕，以后遂厚待司铎，每日给马肉一餐。

【注释五十一(二)】 众小王各率骑兵追逐张献忠之义子等，因此时若辈为统领官带有兵马故也，但不知若辈逃往何方。惟知孙可望已历四川全省，竟往川南而去，攻击南京之兵，后据叙府、遵义等处。谓营盘移动者，系各王之营移入川省内地，以便行军也。

【注释五十二(三)】 二位司铎此时随辎重队之行营。

肃亲王同各小王率师回营，人马困乏，须当休养，各归营棚。此时安司铎往见书记官，而书记官即留之，仍驻己营，日供饮食，同受优待。利司铎亦在前日受托之小王处，颇受厚待，食物俱丰。迨小王闻知管事刻薄司铎之事，即大加申斥，责其不应酷待外国人如此无礼。且彼曾奉元帅付托之命，应当格外留心款待，今反辱之，几乎饿毙，按罪应受死刑。若非利司铎代为苦求，该管事定已受罚矣。

未几，薄待司铎之事为肃亲王所闻，即请利司铎至前询

问一切〔此时利司铎在亲王之翻译官处寓居〕，王即震怒，责小王与管事如此薄待司铎，实属故违命令。利司铎见亲王大怒，即为缓颊，所言各理，似难遮盖若辈之罪。亲王乃赞司铎之忍耐克苦诸德，叹服不置。然总以刻薄之事，终歉于心，以为若辈故意轻视皇上之兄之命令也。

后亲王欲将二位司铎安置于近己营之小室内，以便亲为照料。而翻译官谓利司铎在己营内殊觉自由，祈王宽心云云。又招待安司铎之小王亦在亲王前认咎，请司铎仍驻己营，并许此后更加优待，以补前失。肃王一一准之。此后二位司铎虽各居一方，然肃亲王爱厚之情宠渥有加，每日赐肉给米，妥为照顾。屡请司铎到营谈论各事，以示亲爱之意，并准二位司铎互相会晤云云。

二位司铎虽受如此恩待，然尚有不满意之处，因常思念安当先生情切。本望其后来为圣会干事，自前日鸟散之后，未得伊之消息，不知其存亡何处。每念及此，殊觉怅惘。一日，二位司铎奉命至亲王前，言谈之余，即将挂歉安当之事陈于王前。谓失去门人安当，不啻已失至宝，因其幼时曾受伊等之教育，为人真诚，抱为义子。自张献忠大营溃败后，不知其逃往何方，死生难卜。肃王闻之，深知司铎之意。随即吩咐左右数人持令箭速到各营寻访此人。此时天主欲安慰此二忠仆，使寻安当之人易于寻获。因安当自逃散后，被一旗人掳去。今被寻出，该旗人始不允放，后闻系肃亲王命，乃将安当亲自送到大营，献于亲王之前。亲王即时传命，请二位司铎前来，将安当交付。二位司铎得见门人，欢慰莫名，

感恩不已。

大军休息后，肃亲王下令颁师回京，往陕西进发。沿途迟迟，历七十日之久方抵陕西。未起程前，各小王奉令各率本部人马各路而行。于是二位司铎又为分离，各随小王而去。沿途未能相见，信息不通，天各一方。惆怅奚似，缺粮乏食，疲惫殊甚。虽各小王受有负托之重，照应司铎，然人马众多，难以照料，未暇顾及司铎，乃命属下军官待之。而军官等淡漠置之，或出于懈怠，或由于疏忽，司铎有无食物亦不问及，以致司铎屡遭乏食，甚至终日枵腹，夜不安眠者。竟因追随军队之故，忍饥耐饿，身体困乏，病恙横生，实属可怜。一日利司铎因腹中饿甚，在路旁菜土内讨寻胡豆或他种食物，聊以充饥。被旗兵瞧见，疑为华人践人地土，即张弓搭箭射之。若非别一旗兵拦阻，利司铎定已中箭。后旗兵向司铎说明，不可路外而行，误犯军规，以遭不测。

司铎受尽艰苦，竟到汉中府城，始与安司铎相见，行接吻礼，各叙契调，共话离情，欢慰不已。安司铎在此处已得失去之日课书，倍觉欢慰。因一华人奉回教者拾得此书，见司铎到来，即时交出，又见司铎苦况难堪，随送食物颇多，能延数日之久。临去时，又赠路粮。二位司铎感激不已。后二司铎商议，以由汉中到西安省城行程甚远，须备路粮，乃向某旗官借兑盘费，后在京汤若望神父处本利清还。于是备办食物，随大军起行。肃亲王在此城亦备要需，并餽赠司铎食物，沿途不致缺乏。

二位司铎抵西安省垣，即往谒本会司铎。是时，方司铎

斯德望〔Fabre〕任此处本堂。按方司铎最得教友欢心，前日奉上命调往北京，陕西教友一再恳求，上命方司铎仍驻西安。又郭司铎依纳爵〔Costa〕此时亦管理此地教务，见利、安二位司铎到来，欢慰莫名，尽礼款待。利、安二位在堂驻扎两月之久，得见此地教务之兴旺，教友之热心，大为羡慕，称许不已。方、郭二司铎虽欢迎来宾，喜悦异常。然心中不无畏惧，恐来军众多，将在圣堂驻扎，因若辈前往四川道经西安时，曾驻兵于圣堂内，所有公所、门第与及会馆、庙宇皆扎有兵。此次大军到来，恐行如前。幸因利、安二位司铎之故，圣堂未得驻兵。未几，果有旗兵到来，欲驻圣堂，利、安二位司铎出为交涉，谓伊等系某小王之家人，早已奉命驻此，若有人逼之他去，系违背小王之令，显系侮慢小王矣。旗兵闻此，不言而退。

【注释五十三(四)】 西安方司铎名德望，乃最著名之人，有名之为西安道玛都者〔Thaumaturgus〕，以其显圣迹众多之谓也。按方司铎屡显灵奇，兹述一二如下。某年陕西生蝗虫，多的无数，将田苗树果菜疏(蔬)等吃的干净。外教人闻方司铎大有才德，去问他灭蝗虫之法。司铎趁此机会，与他们说明世间祸福都是天主安排，若然你们恭敬天主，不但此生得天主的保护，特在身后得永远的福乐。外教人说："如果这样，我们也愿进教。"司铎看见他们这语出自真心，就穿短白衣，拿圣水、经本，同教友、外教人同到田间，念经、洒圣水，走了许多地方。说也希奇，一到明天，蝗虫都死了。但外教人不践前言，仍旧信佛敬菩萨。天主看他

们没良心，再降大灾，蝗虫又来，比前更多。才过几天工夫，路上、田里只见蝗虫，不见别的。外教人害怕，向司铎说："如果再把蝗虫赶走，我们合镇的人都信你们的天主，断不反悔。"司铎不肯信，直到外教人坚心求他，才拿圣水从(重)新去洒在田里。此次天主又允了，一到明天，蝗虫全全没有。外教人这回不敢再逆天主，大家进教。又，从汉中府到城固县路上，有一座大山名叫大岭，是必由之路。山上有凶兽、有老虎随时出来咬行人，受害的不少。山下有一个村庄名叫古罗坝。一日，村中人请司铎去教训他们，别的教友劝司铎不去，因为过山大有危险，一遇老虎就性命难保了。司铎说："若为世俗的事，你们劝我不去，还可以从你们的话；为救灵魂的事，怎可以不去呢?"说罢，就同几个教友上山过岭。走到顶上，一群老虎来了。司铎向老虎说："你们害人性命，实在不好，如今我靠全能天主的名字，命你们以后不再害人了。"老虎听得这话，立刻走了。从此以后，那个山上再没有老虎的患。方司铎管理陕西教务，加增教友甚多，功德全备。天主预示终期，于一千六百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去世。此终期已先向教友预报，果于是日去世。死后德威普著，名留后世，人人亲仰。当时外教咸慕其德，为之立小庙一座，塑像敬之，命名曰方土地。方公之墓尚荣存陕西，教内外人往谒者实不乏人。按依纳爵司铎名郭纳爵，亦有德之神父也。

旗兵去后，又来本省之兵阻扰圣堂。因西安省城之兵已投旗者被一班奸民暗中运动，持某官长之告示突然前来，张贴圣堂门首，其中胡言乱语，污蔑方、郭二位司铎。若辈之意，欲旗官上司见此，将方、郭二司铎逐出境外；或因此蹂躏教会，磋磨教友，以快若辈之心焉。利、安二位司铎见之，在堂商定，旋即上书肃王，述明方、郭二位司铎传教陕西，历有年所，并无劣迹可言，旗官示中皆属冤诬之词，伏乞王恩鉴察，柔远为怀，保护圣教云云。肃亲王见书后，随即饬人前往圣堂门首将告示揭下毁之。并示种种恩德，厚待司铎。不时请方、郭二司铎同利、安二司铎到行营谈论时事，或在营中同王饮宴。种种恩惠，难以枚举。

方、郭二司铎屡蒙厚恩，无以酬报，特将天文书一册送于王前。该亲王大悦，并祈司铎将书中之意详加解说，译成满语。方司铎深通天学，前在北京已通满文，此次翻译一力承认。方司铎在堂翻译时，亲王属下之官皆到圣堂参观。即见司铎翻译天文，译成满字，大为奇异，以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称赞不已。方司铎翻译告竣，即时送陈王前。亲王阅之大喜，随即亲自到堂朝拜救世大主。一时车马盈门，圣堂生辉。彼时一班反对司铎者见亲王如此看待教会，大为畏惧，均悔前日不应毁谤司铎，亦纷纷来堂赔礼认过。司铎一一温慰，不咎已往。

后方司铎乞亲王出示谕保护教堂，以免不测。该亲王曰："吾在此不久，数日后即当回京。吾已请托西安抚台妥为保护教堂，司铎祈勿介怀"云云。后来抚台果然认真保护，并出示谕谆谆教戒，详言司铎来华传教之意无非劝人行善，深赞

司铎之德，诸色人等勿得造谣生事。长言娓娓，难以尽载。此示出后，民教相安，教务发达，自不待言。

一千六百四十八年一月，大军由西安回京。利、安二位司铎仍不忘川，一心欲救川人灵魂，乃禀肃亲王准其回川传教。肃亲王未允，谓川人野蛮，不可再往传教，以免受害云云。二位司铎只得听命同回北京。临去时，方司铎送给二位司铎棉衣，以御寒冬，并魄路粮，以壮行色。一连四十日，始抵北京。

利、安二位司铎自一千六百四十四年落入张献忠之手后，至一千六百四十七年，三年之内，颇受危险。时而被尊，时而被屈，时而受赏，时而受罚。有时定以死刑，皆蒙天主洪祐，履险如夷；有时缺粮乏食，竟蒙诸王厚爱，出危入安，是皆天主上智安排，微妙莫测，令人叹美不置〔利、安二位司铎在川之事实已完，以后续论川省教务〕。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

幸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馀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后满

清政府饬令各省人民往川省开垦，陕西、湖广到四川者尤多。由陕西来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而由湖广来者多系刁狡之辈，不讲道德，如被官长严拿，若辈乃逃回原籍避之，官亦无可如何。四川东南方面，十年之内，善良人民实属罕见。官长见此民刁俗敝之区展布为难，乃纷纷上书政府。

约在一千六百九十年间，政府因湖广人民在川骗粮不缴，每每逃回原籍，索讨已卖之房产，与民争讼不休。政府乃定：凡湖广人民有往四川种地者，著湖广巡抚将往种地人民年、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派地耕种，随时派人照料；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人民，不得任意往返，以便清查田粮，而息争讼。官长如此办理，以后由湖广到川者皆系良民，争讼渐息。人民由湖广迁移到四川，十五年内，年年不息。此时虽由各省到川者颇不乏人，而川省地广，尚有荒田野土无人开垦。最后到川者尚有多家已获良田美土，至今有人尚能记忆云。

彼时四川如此乱极，我天主圣教如何存在，未必已泯灭耶？未曾泯灭。因利、安二位司铎所发信德之真光，在四川省内一次燃着，从未熄灭。因在管理四川之官府中有一奉教官长，姓许名缵曾，圣名巴西略，即许太夫人之子也。按太夫人，是徐光启相国之孙女。太夫人全心为主，帮助传教，虔救人灵，找寻教友，尽心助之。太夫人同子到川，寻获散居教友不多，闻在保宁寻出成团教友甚众，随由陕西请穆格我号来真〔Claudius Motel〕司铎来川治理教务，传扬圣教。穆司铎即在成都、保

宁等处建堂。或谓在重庆亦立有圣堂，因许缵曾任川东道台。

【注释五十四(五)】 按许太夫人是明朝相国徐光启之孙女，圣名甘弟大，自幼听母亲教训，恭敬天主与救灵魂诸事。十岁时，念经读书，以及学习女工，俱有一定之时候。十六岁时，嫁于松江华亭县许秀才名远度者，其祖许乐善，是明朝隆庆年间的进士。成亲后，夫唱妇随，相敬如宾，公婆等辈皆看重如珍如宝。且因徐氏德行极好，待人接物，不论上下人等，一味和颜悦色，谦恭待之。后来蒙天主降福，生子女八人。家中一切事务皆徐氏照管，教训儿女，兼做女工，祈祷诵经，无有空间（闲）时候。长子名缵曾，在顺治年间登金榜，为翰林院编修。后放任外官，直做到按察使司。夫人得诰封，至今称为许太夫人。太夫人平日最喜的是周恤贫人，帮助传教。凡无衣穿者皆给以衣服，无食者均给以食。亲戚人等以及茕独无靠之人约数百家，皆靠夫人之哀矜活命。论(许)夫人之住宅另开一小门，穷苦妇女索食求衣者可以随便进出；他(她)亦可亲自给发，不必烦劳佣人。他(她)常说："贫乏教友皆我弟兄也。"又有同乡人瞽目算命者，太夫人见而怜之，即将此类之人招集在家，给以衣食，训以圣教要理，后使若辈往三街六市劝化百姓。论到建造圣堂，帮助传教，太夫人不知花费了若干银钱。长子往江西南昌府做官，太夫人同往，见城中圣堂狭小，不便众人瞻礼，即买大房屋一座，改做天主堂。后来缵曾调任湖广，太夫

人一同到署。见武昌省城地大物博，无人传教，遂写信到耶稣会会长处，请遣司铎数位到省传教。又买地基建造圣堂。四年后，该处教友多至二千二百有零。总之，太夫人无论到何地方，皆不惜巨资邦助传教，或建圣堂。当时南怀仁在北京管理天文历法，皇上十分看重，此时极好传教。故太夫人竭力支持，遇亲人北上，屡次汇寄银两，为传教用费。又屡请传教司铎翻译经书、道理书，交付书坊刊印。纸料工钱，太夫人独自给发。书成之后，即分送各堂。凡识字者，即给新书，使其念诵，得沾神益。又创设育婴堂，建置义冢，生死者俱沾其惠。教内外之人得夫人周济者不知其数。太夫人之种种爱主爱人之德业，难以枚举。

【注释五十五(六)】 按历代遗传从未言及保宁教务，想系保宁教友此时未住居城内，乃在保宁所属之乡间也。

【注释五十六(七)】 按穆司铎有三，皆名Motel。如雅各伯〔Jauobus Motel〕、尼各老〔Nicolaus Motel〕、格我〔Claudius Motel〕，乃同胞三弟兄，均在中华传教。穆格我来真司铎本在汉中府治理教务，应许翰林之请始到四川传教，在成都保宁建有圣堂。

穆司铎在川传教，教务发达，约一年内已付洗六百人。此时天主圣教传至川中各处，不幸历时未久。后来许缵曾升任河南按察使，穆司铎亦回汉中府本任，因在该处有教友四千余归其经理。穆司铎去后，未尝离弃四川教友，年中常遣

司铎一、二位来川看顾教友，付各秘迹，坚固教友信德。四川教友受如此之待遇，直延至一千七百零二年即康熙四十一年。在此年间，未知教友若干，按一千六百六十三年之传教总单上记载有云：“成都某经堂一处有教友三百名。”既然成都经堂一处有教友三百名，必然他处亦有教友不少矣。以此可见成都教友三百名，不是代表四川全省教友之总数可知也。又按一千六百八十三年传教总单上有云：“在四川有圣堂二座、司铎住所三处。”以此推之，四川教友逐渐增加，各处亦有圣堂矣。

至一千七百年间，吾侪始有最明显之证据，以证我天主圣教在四川经各艰难，如何进行，如何远布，生出美满效果。一千七百零二年，有传教司铎四位到川，其中二位属传教部，即辣匝禄会之 Mullener 穆天尺及 Appiani 毕天祥，余二位系传教会之 Basset 白日升、De Laballuere 梁弘仁，此四位司铎入川后，寻得教友不多，在重庆遇见教友十余人。由重庆至成都，寻获教友较重庆尤多。其余他处亦寻出少数教友，系由他省来川者。吾欲将川省老教友家发生最初之教友者略为记之，奈无确实证据，仅将吾所知者略记如下。

白日升、梁弘仁二位司铎在成都购买房屋，以作传教处所，常在此宣讲圣道。于是教友多已出现，而外教人亦多进教。然所憾者，缺乏证据，吾亦不知圣堂住址地名，惟知穆、毕二位司铎之住址系在下四乡地方。此地属于金堂县，离苏家湾不远。在以上各处，教友众多，然皆无由考查。二位司铎在安岳亦有住址，且有圣堂，教友亦多。兹略述此地教友奉教之始如下。

当各省人民到四川开垦时代〔未详何年〕，有黄姓教友二家到川，插站为业，住居安岳之流河浦地方，今名黄家沟及高屋基，二处相去约十里。此二姓教友非同宗，乃同姓，其中一家由湖广到川，一家由贵州来川，因无历年名册，不知何时进教。然确知伊等在一千七百年前已到四川，因各位传教司铎彼时到川省者，遇见若辈已是教友。二家皆善守教规，互相和睦。传教司铎等欲在该处购地以作往来住所，此处教友某知之，遂献地一幅同大院一座。此房甚合司铎之意，各司铎每每巡阅教务后，皆在此处休息；风波之际，被差役捕拿，亦在此处藏匿，因是处甚为幽静故也。

黄姓二家，蒙主降福，人数大增。按黄家沟及高屋基二处教友之总数，除已迁往他方之人不计外，至今时教友名册上已有一千二百余名，皆一律黄姓。黄家沟之教友，后多已搬到汉中府住居〔属陕西省〕，至今仍然兴旺，瓜瓞绵绵，子孙发达。由此二姓教友家亦有晋升司铎职者。

此地亦有谢姓者自述奉教之由，因康熙五十二年费隐、潘如二位司铎奉命为钦差，派往四川绘图，道经该处。按前清习尚，凡官府出游，朱幡皂盖，威仪可畏。二钦差宪节所至，地方官与首士迎接如礼，声威浩大，远近皆闻。谢姓家见同乡教友多人往见钦差，均蒙接见，遂询之教友，何以钦差大人接见尔等？教友等答之曰："因奉教之故，且钦差大人是教中司铎"云。谢姓闻之，欣羡莫名，遂亦奉教。

【注释五十七(八)】 按费隐〔日尔曼人〕，Xaverius Ehrenbertus Fridelli s.J.Germanus；潘如〔法兰西人〕，

Bonjour Augustinianus Gallus。

【注释五十八(九)】 中国各省绘图，系在康熙三十九年〔即一千七百年〕至康熙五十六年〔即一千七百十七年〕。在十七年中，康熙皇遣司铎多位往各省绘地舆图。

此地有大院子一，离黄家沟十五里，去马家场三里，今属外教人黄姓之产业，然尽人皆知，称之曰天主堂。在此院侧近有无碑墓一所，按历代之人皆言此墓是司铎坟。且有多数土人皆言牲畜不食此坟上所生之草，亦一奇事。在此院正屋中，前不多年尚有一匾，上有“万有真原”四字。闻昔时屋中亦有石祭台一座。教友见之，漫不经心，亦不知查。吾料此地曾系传教司铎之住址，此院在前吾曾言之，因在一千七百八十年主教范依圣亦名博方济〔Mgr Pottier〕曾为别故，已将此院地土卖与教友某名下营业，价银七百两正。今因何属于教外权下，亦有教友得知，谓因嘉庆年间圣教艰难，风波之际，业主信德不稳，已背弃圣教，故此院属背教人之物也〔以上各事，见管理该处本堂神父之来函〕。又安岳县属之天林场，有王姓大家，人丁极多，康熙时奉天主圣教，惜无证据可言。

吾曾言白日升司铎传教成都，按历代遗传谓白司铎不但传教成都省垣，亦且传至川西、川南各地。盖四川南方之教友，考其奉教之初亦当在此时。昔在邛州有董姓教友者，考其奉教之始，亦当为此处最初之教友，但未知其何年何时信奉圣教。考其奉教至今，已历十一代人。董姓自述其奉教之由，按历代遗传有曰：“先时董姓家某甲，同彭山县阎姓家某乙，

此甲、乙二人均是外教迷于鬼神者，因往朝峨眉山以酬夙愿。此时峨眉庙中有一住持僧，因其克苦异常，不需人间饮食，人皆异之，以为奇事。甲、乙闻之，称奇不已，恩欲拜见，遂求见该僧。该僧见甲、乙二人性情诚朴，准其相见。甲、乙二人拜见之下，叩其得福之道。该僧答曰：'尔等欲知真福之道，尔等曾闻之天主教乎？吾实告汝等。此天主教乃真实独一之教，能引人入真福者。欲得真福，尔等当奉之。若尔乡无天主教人教汝信奉此教，尔等须往成都之某街，定得闻之。吾实告知汝等，吾前亦奉此教，后因命案牵连，不得已避迹此间，已历多年，以度余生。兹因碍人情面与觅食艰难，吾未敢他去故也。'后又云：'尔等与众人见吾不饮不食，以为奇异，切勿自误。吾食与常人无异。'言讫，即将私食之肉丸味最美者示之。甲、乙见之大奇，回家后急寻天主教。二家遂奉圣教。"以上遗传，在邛州、彭山二县至今尚脍炙人口，传述不息。吾料若辈奉教系由白日升司铎所传。以上所述，想系历代之人张大其词也。

此地尚有江姓、宋姓、孟姓、朱姓、杨姓等家信奉圣教，皆言已历九代或十代者。并言董姓奉教最早，系在以上名姓之前，伊等奉教乃由董姓劝之。阎姓奉教亦早，在彭山县当推第一。然惜无证据可考。

在嘉定、叙府与及附近各县教友，奉教之始亦在此时，因白司铎曾传教以上各处故也，憾无证据述其奉教之事。按叙府此时之教友，有唐姓住居落瀼沟者。后来此处设有修院，培植传教司铎人才。

吕姓教友到叙府略迟。按吕姓教友是江西临江府人，到四

川之前早已信奉圣教。到川后，即在川南叙府住居，药铺营生。未几，额我略吕复回江西。两年后，又到叙府。于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即乾隆十四年去世。格肋多吕曾为此处会长，死于一千七百五十年。此二人是叙府吕姓到川之发起人，吾料吕姓移居到川是在康熙末年也。

〔注意〕：以上所述，乃四川川西、南、北教友奉教之始。照吾所能知者，略以言之。然遗传太少，挂漏甚多。所计之事，不啻百中一二，殊属歉然。

今将川东老教友按吾所知者略述如下。吾曾有言，传教司铎初抵重庆时遇见教友不多，即在城内华光楼地方建有圣堂及住屋，此乃遗传所述，及安德肋李司铎之日记录所言。按李司铎是同时之人，所记不虚也。亦有人云："华光楼之圣堂是许缵曾在重庆任道台时所修造，建于一千六百六十二年。"然此说不确，难以取信。因华光楼圣堂之存在历四十年之久，无传教司铎驻其间。据理论之，华光楼圣堂与住屋是传教司铎建造，在一千七百零二年落成。然此圣堂历几何时之久，无由得知，一千七百十二年尚且存在。吾料在雍正年间，风波之际，此堂充公，入外教人之手，至今仍名华光楼。其地点在重庆下都邮街往小梁子倒拐处。

传教司铎在重庆城内所遇见之教友，最著名者为罗姓。此家之人或生于四川，或由他省而到川者，吾不得而知，惟知其在重庆三牌坊开钱铺，兑换银钱生理。自华光楼圣堂充公后，此时传教司铎皆在罗家驻扎。因罗家敬主最为热心，家亦富足，喜做慈善各事故也。又寡妇罗宋氏，热心事主，

亦由此家而来，在一千七百七十四年至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因奉教故，受苦极多。二三次到贵州省，教新教友之妇女经典道理，被官差拿获丢监，解回重庆。后奉派到绥定府，又被官差所获，同孙神父在监，历一年之久，苦刑备尝。

重庆教友张姓者，康熙时由湖广来川，到四川之先已奉圣教。此时张家人数不多，除夫妇二人外只有子二人。未几，一子死之，殊觉伶仃。一子与罗姓教友联姻，即在罗教友家学习织造绸缎之艺，以此营生，人兴财发。道光时，遂成巨富。五十年来，家事大不如初也。

重庆亦有宋姓教友，系在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即乾隆二十九年由铜梁县到重庆者。先是，宋刘氏丈夫死后，被亲族人等强曲背教，不从，为众所恶。于是同孩子幼女到重庆住居，以避其祸。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即乾隆四十年，在重庆善终，罗宋氏是其女也〔罗宋氏前已记之〕。次子宋元才，圣名路加，曾为重庆会长，最为热心敬主之人。嘉庆时，风波大起，被官监禁。后解上成都，曾陪真福徐鉴牧致命，元才定为充流。发配前，先到重庆，禁于监内。其子闻之，到监问候。见其父所载之枷，枷缝满塞臭虫，欲为父取而灭之。元才阻之云："不必捉之，听其在我枷上，因耶稣曾为我们受尽万苦，为何吾子不许我受此微苦乎！"未几，元才在禁患病垂危，蒙官准其回家调理。一二日内，戴枷而亡。县官以其速死，疑为差役舞弊，遂饬令差役守尸七日。其尸停于公共之处，虽于六月炎天酷热之际，而从未见其有腐败之形，颜色如生，众皆异之。时在一千八百十九年，享寿六十五岁。

重庆教友李姓者，系由江西来川，彼时家主与家中人等皆未奉教。至乾隆四十年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始奉圣教。其奉教之由，是因与罗家教友姻亲之故。此时李家有弟兄四人，其中二人在外为官，回家后即闻家中有奉天主教者，大为震怒，几乎城内激成风波，反对圣教。及闻圣教道理，称羡不已。未几，二官亦信奉圣教。此时李家资财殷富，有绸缎铺三家。其公馆在城内来龙巷，房屋宽敞，中有大经堂一，以作教友弥撒诵经之所。一千八百零二年，即嘉庆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真福徐鉴牧曾在此经堂内。圣黄神父〔Trenchant〕为主教，管理川东教务。次日又圣唐若望为神父，亦在此经堂。李家人等皆热心教友，谦逊热烈，超出凡众，乐行慈善之事，哀矜穷人，极为大方，年中付洗外教临危婴孩甚多。且李家有行医者，遇贫苦病人，为之疗疾，不收脉礼。种种善功德表，难以枚举。一千八百十五年，风波突起，重庆教友受害非浅，而李家受祸尤重。其绸缎铺与公馆皆遭风波，地方充公。李天福因系会长之故，丢监受苦甚重。后解往成都，曾陪真福徐鉴牧致命，定为永远充流。一千八百十七年，发配充军。将抵配所，受刑过重，死于途中。三个月后，其尸运回重庆，尚洁白如生，毫无腐朽之色，人皆奇之。风波后，此家住重庆小井地方多年，至今尚有人在，亦热心教友。由此家出司铎二位，皆德才兼备之人也。

城内老教友尚有多家应当记载，然无证据可考，实为抱歉。至论重庆附近乡间即巴县境内，尚有老教友多家，如王家、谢家者，康熙时到四川已是教友，住居木洞镇。王、谢二家之后裔中，后来有到桃坝者，亦有往贵州者。然木洞地方，除王、谢

二姓老教友外，尚有他姓教友，奉教亦早，憾无证据以言之。

在桃坝之教友奉教亦早，康熙末年统计教友约二百名。至乾隆十一年即一千七百四十六年，风波大作，此处教友除刘家外，皆背弃圣教。似此刘姓教友当算为桃坝教友之根干，未丢信德，因前时穆主教〔Mgr Mullener〕曾用刘路爵为辅祭先生故也。

张姓教友到桃坝较迟，住居张家坝。此处教友逐渐增加，一千八百十五年即嘉庆二十年风波之际，全谷居民皆是教友。在此风波，教友背教者亦多。刘姓家一部份富有资财者亦已背教，因为田土甚广，俱在张家滩。然其家老母尚在，颇有信德，不肯背教，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去世。死时领各秘迹而终，享寿八十岁。

至于黄家坝之教友，有黄姓教友众多。其家亦出司铎二位，即若望黄爷与若瑟黄爷。董家湾之教友，董姓者居多数，亦出司铎董爷，后更名苏爷。以上二姓教友，奉教之始未知在于何年。然按吾所知，乾隆三十五年即一千七百七十年间，人称黄、董二姓为新教友也。

离重庆十五里之浮图关，昔时此处亦有教友，其中有高姓者奉教亦早。乾隆十五年即一千七百五十年间已有人传述，谓高家是老教友，奉教最早。

重庆高姓教友，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籍。乾隆年间，高凤荣来四川，初住小河江北之东阳镇，开煤炭厂生理。与该镇李姓教友往来，因而得奉圣教。于是与李家联姻，信德尤为稳固。生子二人，长名芳奎，次芳珍。按芳奎圣名若瑟，敬主尤虔，妻

张氏圣名保纳。后移住重庆桂花街，伙做裕记通盐号，生易（意）兴隆。又移居戴家巷与夫子池等处。

以上奉教之家，是重庆城内及巴县境内之教友。按吾之所知者略为言之。

江北在重庆小河对岸，幅圆（员）宽广，人民繁多，而信奉圣教者，自古迄今，寥寥无几。在昔时老教友中，当推仝家。此家由湖广来川已是教友，然未知其何时到川。乾隆年间，所敬梅神父曾在其家看顾教友。又一千八百零六年即嘉庆十一年，黄主教〔Trenchant〕在此家病殁。后由此处移葬重庆之老会地〔即真原义冢〕。未知何年，仝家亦移居重庆城内做机房生理，织造绸缎，生易（意）最为兴隆，后裔亦大增加，亦有迁居他方者。至今城内仝姓教友亦多。

江津县首先信奉圣教者当推骆家。此家原籍广东，康熙时移住江西之南康县。康熙三十四年，信奉天主圣教。至论迁居到四川，骆姓自述如下：奉教后不久，我骆家有弟兄二人，即良位、良义是也，由江西起程到四川。不幸途中良义患病，死于巫山。良位按中国古俗将尸焚化，用坛装而埋之，立木牌为记。到川后，在江津县得买赵家庄即圣宗坪而住居焉〔按圣宗坪离游溪镇约三十里〕。住址既定，即往巫山地方将弟良义之灰骸取回江津，葬于本已业内，此坟地至今仍名圣地坡。一日，骆良位往场赶集，见一宣讲生在场向众讲道，遂往听之。听时大为奇异，因宣讲者是传教士，讲论天主教之道理故也。讲毕，遂往晤教士，说明自己所奉之教，教士问之〔此教士是白日升司铎也〕，令其念诵经言。良位遂将日常经言

念诵一遍，白司铎闻之喜甚，以为此处已有教友也。白司铎因骆良位之请，乃到伊家，坚固家中人等信德道理。以上事实，乃载于《骆氏族谱》。

按《骆氏族谱》载，骆姓到四川是在一千七百年或一千七百零一年，即康熙三十九年或四十年间也。据此说，有二困难问题于其间：一、白日升司铎奉命传教四川省之西南二处，不能到川东之江津县；二、按安德肋李司铎之日记录，谓骆家在江津之圣宗坪及龙门滩居住是在雍正元年。据此二说，不难解释。盖骆家到川尚有他姓教友多家一同来川，如伍家、王家、马家、邱家、宋家等。以上各姓均认为老教友，先到叙府，后在落瀼沟居住多年。其中教友到江津地方，有雍正时来者，有乾隆时至者，先后不一。吾证骆家得与白司铎相见者，是因骆家与他姓各家同到叙府，住居此处，得闻白日升司铎讲道，遂得与之相见焉。再者，骆家初到四川，人地皆生，未能一时寻得相当地点居住，亦如他姓家数年后始能觅得相当地点，故骆姓在江津得买基业是在雍正元年，即一千七百二十三年也。

此家人丁颇多，因由骆良位、骆良义弟兄二人发生后裔，共分六支。又由此六支派发生众多，难以数计。后因一处不能住居，乃分居各方。自分之后，生支繁衍，其中有因风波之甚而成外教者，亦有因无司铎之坚固而为冷淡者。

此时江津骆家教友富有资财，威震一方。于是外姓之家皆乐与之结秦晋好，或因姻亲之故而奉圣教者颇不乏人。自是江津圣教日新月盛。骆家见奉教者众多，于是欲在本己地土建筑圣堂及司铎住屋，众教友闻之，皆量力捐助。未几，圣

堂、住屋先后落成。此时有若翰谷司铎者〔北京人，是传信会修院之毕业生〕奉命管理川东教务，一连十余载克尽圣职，去来皆在骆家。谷司铎在江津圣堂时，附近各州县教友皆到此处领各秘迹，聚在经堂，高声唱经，声彻云汉，远近皆闻。在各大瞻礼庆期，集教友众多，有由重庆往者，有由永川去者，有由铜梁至者，亦有由合州、涪州而来者，济济一堂，盛不可言。一次，聚有教友四百余人庆贺瞻礼，一连数天热闹，并用笙、箫乐器彰扬圣教。然因排场过盛，惹起外教嫉妒，兴动风波。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即乾隆十一年，教友受害者颇多，家主人安德肋骆有祥受苦尤重。庆贺瞻礼之热闹，此后不复兴也。历代风波，骆家亦皆受害，然常存信德，至终不变。此家多人皆为圣会出力，光荣天主。又出司铎七位，即多敏我骆爷、安德肋骆爷、若翰骆爷、多默骆爷〔此位司铎传教贵州〕、若瑟骆爷、嘉庇厄尔骆爷、老楞佐骆爷〔此位司铎现在管理渠县之香堡堂教务〕。

至于他姓教友与骆家往来者颇不乏人，如伍姓家尚住江津，王姓家未知现住何处，马姓家早已移居走马岗〔属巴县〕，邱家移至涪州〔今名涪陵县〕，宋家迁居铜梁县。骆家之亲戚张姓者住居永川最早，入川后即住此县。尚有多数教友如何分居他乡，吾不得而知，亦云憾事。

天主教在永川县治出现亦早，惟不知何时入该处。按前所载教友张姓与骆姓有葭莩之亲者，迁往永川，适骆家定居江津时也。骆家某支派到永川住居，是在张姓教友之后，约嘉庆年间也。

除张家教友外，在永川最初之教友当推孟家、刘家、王家、唐家等。按孟家系由北京移居到此，在京已崇奉圣教，惟不知其何时到永川。乾隆末年，真福徐鉴牧于炎天酷热之际，常在大山坪即孟家坡孟姓家避暑，行避静神工。此家至今已出司铎三位，即额我略孟爷、玛尔谷孟爷、若翰孟爷。

永川刘家由何省入川吾不得而知，惟知此家是老教友，奉教极早，为该县富豪，敬主尤诚，作慈善事工不少。一千八百十五年即嘉庆二十年风波之际，此家受害极重，除家财被搂外，家中多人悉被监禁，受苦亦重。家主人定为充罪，发配远方。由此家出司铎一位，即西满刘爷，死于一千八百四十年即道光二十年也。

永川王家、唐家由何省来川，吾亦不知。由王家出司铎三位，即伯多禄王爷、若翰王爷、西尔勿斯德肋王爷是也。由唐家出司铎一位，即玛尔定唐爷是也。

至于覃、彭二家，在永川奉教亦早，在一千七百七十年间也。由覃家出司铎三位，即多默覃爷、弥额尔覃爷、嘉庇厄尔覃爷是也。至于彭家〔此家后移驻重庆，至今后裔尚存〕，此时有彭某秀才在圣会教书，热心敬主，传教尤虔。圣教传至大足、荣昌等县，皆赖此秀才。按彭秀才为人倜傥，与大足龙水镇暨荣昌河包场之人皆有往来。可敬梅神父从中激之。且彭秀才善辩，一千七百八十年始感化龙水镇之蒋家，然后李家、黄家、龙家等皆同化入教。于是圣教在龙水镇远近皆闻。先时无一知者，马跑场刘家亦因之奉教，至今刘姓在教者约一千人。由此家出司铎三位，即方济各刘爷、玛窦刘爷、

雅各伯刘爷是也。在龙水镇黄家亦出司铎四位，即保禄黄爷、热洛尼莫黄爷〔此位司铎死于余蛮子之风波〕、玛弟亚黄爷、西尔文黄爷。至于蒋姓家主人遭嘉庆风波，曾定充罪，发配远方。

彭秀才在荣昌县属之河包场传教颇久，雄辩五六年，始将唐姓感化。于是远近奉教颇不乏人。然在唐姓奉教之先，此处尚有教友数人，因艾司铎〔P·Gleyo〕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偶抵荣昌，曾往离城不远之某地看顾病人，付临终秘迹礼，被获丢监。在禁一连八载，受苦繁多且重。然在此八年内，常受教友供给。

此时唐家富豪，大有功于圣教，去来司铎皆住其家，间或主教亦驾临焉。未几，圣教在该县境内各处彰扬，崇奉者亦不乏人。由唐家出司铎二位，即腊匝禄唐爷、若翰唐爷是也。

璧山县汪家嘉庆时始奉圣教，自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至一千八百零六年黄主教管理川东教务时，圣教始入该县。至于前时该县有无教友，无由追寻，惜乎付之阙如而已。

圣教在铜梁县康熙时颇兴旺。信奉圣教最早之家，第一当推尹家。此家不由他处迁至，乃该处土民，住居该处最久。尹姓有一场名尹家市，乃古时尹姓所命名也，至今仍之。尹家如何信奉圣教，现无由知之，惟知家主人尹伯多禄在康熙五十二年蒙穆主教〔Mullener〕简为此方会长。第二当推刘家。考其奉教之始，吾亦不得而知，惟知二位刘司铎长名必约，次亦名必约，是同胞弟兄，生于铜梁地方。兄弟二人雍正时曾为穆主教之门生。乾隆初间，遣往肋亚波里〔Neapolis〕学习超性等学。乾隆十七年圣司铎后始回中国，长兄必约司

铎奉命管理湖广教务，其弟必约司铎奉命管理陕西教务。按刘家人数大增，似在铜梁居住未久，已迁往他处。因二位刘爷圣司铎回国时，已遇见家中之人散居各处矣。由各方面情形推测，吾料刘家已迁往长寿县之偏岩子，盖此处刘姓教友与铜梁刘姓同宗也。

至于铜梁宋家奉教之事，其说不一。有谓此家奉教最初之人是乾隆时之宋类思也。按安德肋李司铎之日记录，谓类思幼时曾为穆主教之门生。由此观之，类思幼小时已奉圣教矣。又别有一说为吾所深信者，即康熙五十九年，一千七百二十年宋姓到铜梁时已奉圣教。在安德肋李司铎之日记录上，载有宋多默者在江津县遭风波，曾同安德肋骆有祥一齐被获交官。审讯时，多默供认是福建之老教友，亦是铜梁县之老教友，可见铜梁之宋姓教友是由福建来四川也。乾隆十八年，宋类思为铜梁圣教之会长，接尹老会长之任，此时尹老会长年已八十，不能任事。宋类思死后，其子未享高寿而终。遗妻刘氏寡居，并幼孩二人。乾隆二十九年，刘氏因亲族之罗唆，乃携二幼孩移往重庆。

宋姓教友在铜梁居住，至今尚有多数。其中一支在一千八百四十年间迁往绥定府，迄今兴旺不已。同时亦有别支迁往他处。

铜梁杨姓教友住尹家市者奉教亦早。吾闻杨姓自述其奉教之始系在康熙之时，未知是否，因无证据以考之。由此家出司铎三位，即达陡杨爷〔传教贵州〕、西满杨爷、若瑟杨爷是也。

祝家在铜梁发现最早，住居祝家坪，奉教亦早。惜无遗传以述之，实为憾事。

在铜梁尚有他姓教友奉教亦有百余年者，憾无证据以述之。

合州〔今名合川〕首先奉教之家当推卢家。其家由湖广到四川插站于合州母家溪之小白塔地方。来川前已奉圣教，然不知其何时来川。雍正时，穆主教暨若翰谷司铎尝住此家巡阅教务。卢媪圣名加大利纳者，即卢家之祖母，于乾隆十九年去世，享寿九十三岁。以此可见，吾料此家康熙时始到四川也。昔时与卢家附近之外教人亦多弃邪归正者，彼时已有百余名。不幸遭乾隆十一年之风波，即一千七百四十六年，且无传教司铎之看顾，至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只有卢姓一家天主教存在。卢姓教友在合州迄今已历七代，崇奉圣教始终如一。其后裔已有迁往他处者。

合州夏家亦由湖广来川，插站于合州之天星桥，到川后始奉圣教。其何时来川，无由可考。其家之人有夏显德者，一人到甘肃，即在甘省奉教。按显德在甘省奉教一事，颇滋疑窦。此时甘肃无人传教，亦无教友在该省，想系显德到甘肃时遇着他省之教友充流在此者，因而得奉圣教。后回合州迁居大石桥太平铺，于是全家皆奉圣教。按夏姓奉教当在一千七百六十年间。此时只有卢姓一家奉教，博方济各主教〔Mgr. Pottier〕及李司铎〔Alary〕此时曾巡阅合州教务，而合州教友于是始得兴旺。吾料夏姓奉教当在此时。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可敬梅神父巡阅此地教务，信友大增，皆热心教

友也。夏家人数亦增，生意兴隆，至今如故。由此家出司铎三位，即保禄夏爷、依纳爵夏爷、伯多禄夏爷是也。传说易家奉教与夏家同一时代，吾意夏、易二家系由湖广同时来川，惟已无从查考。

其余他家何时奉教，吾未道及一语，因无证据故也。合州教友至今尚属热心。昔时前辈教友在朱家巷购置一房，以作传教神父之住所。其房颇宽，内有经堂并小屋两间为神父之用，外有铺面一大间租与某姓教友贸易生理。一千八百十六年八月三十一号，真福袁若瑟神父同教友多人曾在此房内被获。其中教友二人，一名陈四爷，一名何宝，迨真福致命后发配伊犁充军，皆死于配所。此时合州经堂房屋一并充公。

按定远县治教务吾未得知。然考其奉教之时，当在一千七百六十年间。此时邻封合州教务正值兴旺之际，亦屡记念定远县教务。至若定远教友奉教最初之家，吾亦不得而知，殊属歉然。

至论渠河一带教务，有安德肋李神父之日记录载之。昔时在岳池、广安二县有教友多家，然经乾隆十一年之风波，即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多数教友或在官前具悔教禀帖，或在家中仍贴五字牌，背反圣教。其余信根坚稳之辈，因无神父看顾，亦多懈怠。一千七百五十六年时，有信德之教友亦难寻出数人也。

一千七百五十三年，有陈某圣名巴西略者，年二十岁，大竹县人，到安德肋李神父处，求在神父处读书。以此可见

此时大竹亦有教友，但不知何时奉教，何时冷淡也。惟知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时圣教复兴于大竹也。

传教神父在渠县第一次看教友，是在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即嘉庆元年。以此而论，吾料渠县之有教友也，当在一千七百九十年间或稍前数年也。此处首先奉教者，闻系住李渡坝之董朝贵。其奉教之由是因年中到重庆贸易，一次遇杂货客名李义顺者，系天主教人，谈及教中道理，朝贵闻之，倾心悦服，遂信奉圣教。回家后即将木偶邪神及五字牌等毅然投之于火，虔诵圣教经文。亲朋等闻之大奇，以为朝贵疯癫矣。随往视之，并询毁灭香火之理由，朝贵当众说明奉教之益，讲明天主一个，是造化天地人物之大主宰，人人俱当敬之各理由。亲朋等闻此真实大道，多信奉圣教。后有董姓二家同时奉教，一住李渡坝，一居徐家坝。此时住李渡坝之刘家亦信奉圣教。未几，火峰庙之陈家与别姓多家亦相率奉教也。

此时有某先生奉命由重庆到渠县，教新教友等经典道理。迨其学好后，有某传教神父到来付洗及各秘迹。于是渠县教友之数大增，教务兴旺，未有风波阻碍也。

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即嘉庆元年，白莲教谋叛，由绥定所属之麻柳场揭竿起事。匪首王三槐率同党类杀人占城，扰乱四川东北各地，约十年之久〔由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至一千八百零五年〕。在渠县署内，某差役名何贵者，乃第一名卯役也，诬告教友为叛党同类。于是素恨天主教者一口同音，妄告教友于县署。教友等在县官前有口难辨(辩)，含冤莫伸。乃赴

成都上诉，批委顺庆府提讯。在此处果得秉公理剖，教外人等当堂具结，承认再不因教扰害教民等语。此后，渠邑教友果享数年太平之福。不幸至一千八百零五年即嘉庆十年，仇教之上谕颁来，教友不特被官长严拿惩办，亦且遭外教人民之仇害。而渠邑教友虽受外教陷害，然亦有太平之日，无风波阻扰，故教友之数大为增添。

渠县万家坪万家，此时信奉圣教〔即一千八百零五年或一千八百零八年〕。香堡塘杨家，一千八百零六年信奉圣教。王家湾王家，一千八百零二年或一千八百零三年信奉圣教。此时尚有他姓之家亦信教事主，奈无证据以明之，殊云憾事。至一千八百十年计算新教友，两年之内其数大增，大人领洗者已有二百六十五人之多，领初恩者已达五百六十二人之上，总计渠县全境教友一千五百余名，领洗与领初恩者皆在其内。外教人见教友如此增加，大生嫉恨，于是以预备谋叛大题，诬控教友于官，而官未斟究。此种谣言流布甚广，以致外教人民各处修补寨子。此种谣风亦吹入川督之耳。此时常明初到四川总督任，视教若仇，闻知此事，即派委员三人前往调查。委员抵渠，被地方人蒙蔽，暗将著名教友姓名投报，委员等遂按名捉拿，饬令背教，于是信根不稳者悉皆顺从焉。其中九名带上成都，百般诱惑，除三人已定罪外，余皆顺从官意。计三人充军伊犁，一名王绪敬、一名万玉贵、一重庆之某君〔其名未详〕。常总督随即出示，禁止人民奉教；如已奉者，须当悔弃，否则查出定干重究等语。一面将渠县之官撤任，以儆其袒护教友之罪；一面另派新官到

渠。百姓见之明目张胆仇害教民，于是殴击教友者有之，搂抢教友粮食者有之，抢劫教友财物者有之，焚毁教友房屋者亦有之，甚至强奸教友女子，惨无人道。种种不法，难以枚举。教友等受屈受害，有冤莫伸。若非背教，官不受理。教友至此地步，实属忍无可忍，乃上成都诉冤。虽神父阻挡，恐惹大祸，然教友等受冤深重，竟敢投递冤呈，时在一千八百十年间也。官提教友审讯，不究抢劫之罪，反用刑磋磨无辜教友，实属冤上加冤。竟将教友充军，其中六名充伊犁，八名充本省三年。在充军伊犁六名中，一名董国全、一名张一德、一名吴廷有，余三名未详。充军本省者，其芳名亦难确知，有谓周显荣、樊宏莫二君系在此充军之数，其坟墓尚在永川县城外，有碑可考。

自此次风波后，渠县教友得享太平。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风波又起。真福达陡刘神父暨教友多人在渠属赵家湾被获，在教友被获中有数人迫真福致命后发配充军。杨春荣发往綦江充军，杨死后其尸由綦江运回渠县，葬于香堡塘，盖此处是其诞生地也。其余充军教友，未知下落。此后渠县教友常享太平，教友之数与日俱增，至今总计该处教友已有一万之多，是由前时之风波而生今日长久太平之效果也。由渠县教友之升司铎者共二十位。

绥定〔旧名达州〕最初奉教者系赵、王二家。不幸赵氏无嗣，而王姓子孙尚绵绵不断，但不知其何时奉教耳。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吴司铎〔D. Devaut〕请孙本笃神父同孀妇罗宋氏到绥定，盖此时此处已有新奉教多人矣。其中奉教者首推

张家及他姓多家，憾无遗传述之。孙神父在此传教年余，后被伪教友某交付于官，饱受酷刑，死于监中，时在一千七百八十六年正月初七日也。罗宋氏虽亦监禁，然为时未久，后释放回家。圣教在绥定系由此时兴也。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绥定城乡闻已有教友五百名矣。此时虽有白莲教之扰害，而教友未受风波，故此匪乱时代教友亦得享平安之福，教友之数大为增添。一千八百四十年，教友宋家遵马主教命由铜梁搬往绥定住居。蒙主降福，人数大增，教务兴旺。由宋家出司铎二位，即玛弟亚宋爷、雅各伯宋爷是也。

圣教传入东乡县是在一千七百九十年间，有少数教友被绥定张姓教友引入圣教者由此而起，教务不甚兴旺。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后教友渐增。

在新宁县之教友，一千八百十五年为数不多，不知其何时奉教，亦不知若辈以前恒心奉教与否，惟确知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后恩准传教之时，新宁始有教友也。

至于太平县之教务，一千七百七十年已有教友谈及，但不知此处之教友是否即在陕西边界之教友。百余年前已闻此处有教友，或者系由陕西教友迁移到此者，然早已冷淡不闻矣。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后，太平县与城口厅之教务同时始见振兴也。

夔府教务本当先于他处，盖此处设有税关，传教司铎多在此处阻留也。竟于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始闻有某妇奉可敬梅神父之命，到此处教授新进教之女教友以经典道理。吾料夔府由彼时而起常有人奉教，然至今时教务不甚发达。

圣教之在巫山也，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始有人传述。至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计有教友三十二名住于湖北界上，地名兔儿坪，至今仍住于此。教友之最著者当推王、贺二家，系由湖北传教司铎引入圣教者。二十余年前，庙宇墩亦有多人奉教，教务正兴未艾。

大宁县之教务，始于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真福袁若瑟神父曾看此处教友。嗣后此处教务之盛衰未有所闻。现今此处奉教最初之教友，俱在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以后也。

闻云阳圣教之传入是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但此说无凭可考，现今之教友始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至论开县之教友，一千八百十年为数尚少，其中有无恒心奉教至今者，吾亦不知。现在教友均始于奉旨传教之后。

至于石柱厅之教务，最初情形吾不得而知，惟知此处之有教友是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也。

圣教传入万县始于一千七百三十年，有王姓教友由湖广到川住于万县。一千七百四十六年，马主教〔Bpiscopus Ecrinensis D.de Martiliat〕在王家付洗两幼女。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安德肋李神父曾巡阅此处教务。有云："吾渐知道此县无别家教友。"后又云："除王家教友外尚有教友二人，然圣教道理完全不知。"在一千七百六十一年春间，博主教〔D. Pottier〕判决充罪，道经万县，由王家教友用银少许将主教赎放。由彼时起，该处教务何如，尚无考据，惟知该县教务大兴始于二十年前也。

忠州教务吾未闻知，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圣教未奉旨准传

之先，恐此处无一人奉教。

酆都圣教在一千七百八十二年曾有人传述。此后教务兴衰，吾亦未之闻。此县教务之兴皆在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之后。

垫江当初教务别无所闻，惟知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可敬梅神父闻知某官系冷淡教友，已到垫江，乃遣孙神父往垫劝之，不幸竟属徒劳。

梁山教务，安德肋李神父曾记载之。谓此处有教友两家，一李姓，一张姓，皆由湖广移住梁山。李家奉教事，吾不得其详。至于张家原籍何处与何时奉教，有《张姓族谱》序文证之，兹特录之如下：

《张氏族谱·序》："尝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为人子者，当思木本水源，培其根则枝叶盛，存其源则流派清，致昭穆有规，而伦序不紊矣。予考先人谱系，一览俱遭损坏，仅存残篇耳。而竟莫获前作后述，惟予先亡祖母与先君口述前代之事。原籍北京真定府真定县人氏。世祖张十二郎，讳元鼎，字寿世，仕光禄大夫也。至明太祖陈平，移于上湖南衡州府衡山县十六都，即今之殷字号村落，地名印塘，落业数百余亩，田塘园土坟宅一十六座。又置新塘，原名十军塘，右侧地名虎冲，田塘坟山，立业开基，纳粮当差。丁饷户头名张洪正，饷银五两三钱五分，载在版籍。古谓粮从地出，丁照粮征，古有此例也。相传数代，至明末年间，疾苦盛作，男妇大小仆婢约亡六十余丁。张祖宗远兄弟目击心惶，移居衡阳慕政乡，各置产业住居。如我张宗远祖

复置杨日庄所，地名壁至塘，住居管业，又置新桥月形祖山一座。迄今九代，叨天主洪恩，子孙蕃衍。予不敏，志述前垂统而继后世，宗枝绵绵。至于生死大事，宗族之内尤宜讲究。人生斯世，若客旅也。至于生寄死归之说，恒古之格言也，尽人知之。惜乎少究，致使寄不知寄，而归不果归，良可悲欤！欲寻生死大事者，奈何歧路而驰，错认本源，践为失真，亦复可哀，皆由于未闻真正至道故也。兹者西洋诸君子皆博学鸿儒，承造物真传，秉铎东来，拯救迷昧，明指生死寄归之真路，弘宣天主正教之至道，迪人行善，期返帝乡，真得所也。克己轻世，视己若旅，实寄寓也。国都名区，在在举行，其来久矣。衡阳奉教者有刘、李、蒋、丁、郭、罗诸公，素与吾父叔有倾盖之交，道及生死大事，吾叔若梦而觉，如醉而醒。盖闻至尊极当钦崇，至亲极当奉事，惟我造物真主肇化万物，有宰制群生、秉劝惩之权衡，实为万君之君，尊何如之。而生生不已，慈惠保幼长少，实为普世之大父母也，亲何如之。是以我先君、先叔纯诚笃信，而钦崇躬奉，开导引掖，阖家多人同宣圣教。又垂示吾辈，世守真传，毋间毋断。承厥遗训，夙夜匪懈，谨集七言四句以志吾叔爱主之德，而传代即此二十八字为世守之派源，俾后人班班可考，庶本支百世不易，而昭穆随谱系并著于斯云耳。康熙四十四年张义虞撰序。

“诗曰：世代圣学超先正，遵守真传奉根元，信望惟一昭事永，道统仁爱德尚谦。”

张元鼎，生景川。川生洪。洪生远。远生爵。爵生宾。

宾生河。河生忽、懋、懃。懋生荣、华。荣生礼。礼生晅、昺、暄、景。晅生雀、崇、岷、嵎、巍。

张本懃之继妻何氏，生于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奉教，圣名玛利亚，主教付洗。康熙四十八年去世，葬壁至塘立坟，享寿九十六。

张世荣字贵卿，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岁十一月十九申时生，享年八十一岁，于康熙六十年辛丑岁四月初五寅时去世。卜葬地名壁至塘，圣山之阳立茔。配夏氏，于顺治十四年丁酉岁正月十一巳时生，享寿九十二岁，不幸大限亡于乾隆十三年戊辰岁二月十七未时。夫妇合葬圣山之阳立坟。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岁三月十八奉旨奉教，圣名若得，入圣母会，母圣名亚纳，主教付洗。

张世华字耀卿，于顺治八年辛卯岁十月二十三辰时生，享寿七十四春，于雍正二年甲辰十一月二十八辰时去世。葬壁至塘圣山之阳。配妻侯氏，于顺治十年癸巳岁十二月十四未时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岁十二月初三辰时去世。夫妇合葬。康熙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奉旨奉教，圣名额我略，主教付洗。圣名若翰纳，或是侯氏，或侯氏之女名此，不确〔序中所记吾父、吾叔即此荣、华二人〕。

张世荣生六子：礼、尧、鸣、舜、韶、昌。张世华生四子，抚侯姓一子：仁、义、信、秀、武。

张代礼字节文，于康熙十四年乙卯岁四月二十八丑时生，享耋寿八十九秋，不幸大限于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去世。葬于梁山梅子冲，卯山酉向立坟。配妻唐氏，于康熙十六年

丁巳岁二月十八午时生，享寿五十六岁，于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巳时去世。葬梁山书房冲，辰山戌向立坟。张代礼圣名安得肋，唐氏圣名加大利纳，主教付洗。

张代舜字克孝，谥义虞，圣名儒良，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岁正月初九丑时生〔撰谱书序〕。配邓氏，圣名保辣，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岁正月二十九酉时生。

张代韶字兼善，圣名雅各伯，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岁五月初十寅时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辰时去世。葬于万县土地塝下首龙溪河立坟。配李氏，圣名苏斐亚，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岁七月十九酉时生。

张代仁字德臣，于康熙己酉岁三月初六生，没于四川省合州边界安岳县。生四子，即巴儿、玛宾、西满、纳伯。

张代贵字良臣，于康熙十年辛亥岁九月二十四巳时生，卒于康熙五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葬于梁山铁古坪嘴。

张代成字汉文，生于康熙二十七(八)年己巳岁九月初九。配汤氏，原命生于康熙二十九（三十）年辛未岁七月初十。葬于梁山县凉水井周家佑谷之地。

张圣昛字惟，圣名保禄，生于康熙三十六（七）年戊寅岁十月十二寅时，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岁四月二十六去世。葬于双河口段家侧边，甲山庚向立有碑记。

张学雀字南山，圣名尼各老，生于雍正元年癸卯岁十一月十八，于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去世。葬于石研坪杜家侧边，立有碑记。生有三子五女。第四女童贞，葬于合州朱家巷堂后，立坟修碑。

由此可知张家在湖南衡州府已信奉圣教，即康熙四十四年，一千七百零五年。前一年即一千七百零四年，孀妇张何氏首先奉教，然后其子世荣、世华并同多人一齐进教。次年，即一千七百零五年，在某主教手里领洗〔吾未知此位主教为谁〕。又由此谱得知，张代仁到四川住居安岳县，此处其后嗣至今尚存。又知张代贵、张代成、张代礼、张代韶等均到梁山。未几，张代韶移居万县。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安德肋李神父有云："吾前在湖广衡阳时，一千七百三十三年曾看此家教友，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张家教友已迁到四川矣。"张代韶迁居万县，考其时是在一千七百五十六年之后，并在一千七百六十六年之先〔乾隆三十一年〕，因于是年代韶死于万县，其子孙尚在万县，但已背教矣。闻由张家有迁往广安者，惜无证据可凭。

至于酉阳、黔江、秀山等处教务最为显明，圣教传入以上等处是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教士在酉、秀、黔等处所受之苦，风波之猛，致命之众，难以枚举，今不暇载。

圣教入彭水最早，所有教务当属涪州管理，因向时彭水地方由涪节制。考其奉教之时，是在一千七百零四年即康熙四十三年也。首先奉教者名杨斯德望，本秀山人，移居彭水有年，风波时曾在官长面前明认在重庆华光楼圣堂信奉圣教。在一千七百零三年与一千七百零五年之间，即康熙四十二年与四十四年也，常在涪州与彭水之间贸易，故能引孙家、游家、袁家、蒋家等与及别姓多家认识天主。按蒋家住贵州婺川县，一千七百二十年斯德望奉穆主教之命〔EP. Mullener〕经理此方教务，善尽厥职，没于一千七百五十四年。

此方所开之教是在涪州山地，在彭水、南川之间，离贵州界不远。孙家此时住居毛坪与石砚台地方，其余别姓各家皆住黑塘地方，离孙家不远，约十里许。此处教友等皆纯朴务农之人，热心敬主，人数亦增。一千七百四十六、一千七百四十八、一千七百五十四等年，皆有风波，伊等受尽艰难，未反信德。若望孙会长之信德尤坚，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风波之际，彼有七十五岁，杨斯德望行年八十，官命二老人游行各街市，手持木牌，上写有"天主邪教，变猪变狗，永堕地狱"等字。孙若望甫出官署，差役即鸣锣，众百姓咸集来观。若望即将官意更改，高声向众曰："大众请看，在木牌上之第一行，大老爷已写得明白，天主教是为真为正之教。在木牌上之第二行，写有顺从邪教之人，将要变猪变狗，打入地狱。这是木牌上之意，各位小心"云云。差役与署内人等见二老如此恒心守教，举皆感动，将木牌收去，亦不强逼游街矣。杨斯德望卒于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享寿八十六岁。孙若望八十一岁时，同其家族多人被获，游家、冉家之人亦多被拘。先解到涪州已受酷刑，后解往重庆时尚有十五人。官长不甚苛求，略为审讯，并劝慰数语，饬开释回家。当此之时，虽有风波阻碍，而奉教者犹日新月盛。此时奉教者，有真福袁若瑟之家暨别姓各家，难以数计。至论孙家人数众多，早已分居各方，有未奉教之先已分出者，有已奉教之后而迁往远方者，如住犍为县草杨坝之孙家与在新繁县、金堂县之孙姓人等，各皆一口同音，均谓系由涪州分出者。历来在涪州孙姓教友信根坚定，事主亦诚，观其在以上

风波之际及一千七百七十二年风波之时，已可概见矣。在此风波，有孙姓某妇为主受苦亦多。其兄甘心自首，以息风波之患，竟卒于监内，此人乃本笃孙司铎之父也。至孙本笃圣神父后，救人灵魂颇多，受苦亦重，死于绥定监内。可敬梅神父最喜此山地，因教友热心故也。彼管理教务时，新教友大为增添，教友购置房产亦多，分设会口不少。又创兴学堂培植贞女，为来教训女教友，其中有住石家洞之贞女任方济加。于是，孙莫尼加、孙路济亚皆本笃孙神父之娘娘。又文玛达肋纳，皆为天主立功不少，引人奉教颇多，并同父母远出传教，直到云南边境，回头倮倮、苗民不少。

长寿教友奉教最早。其中首先奉教者当推张家，是浙江产。未到四川时已奉圣教，但不知其何时来川。乾隆初间，住居长友三洞地方，离县城七里。房屋宽大，系大院子，神父看教友皆住于此。由此观之，张姓来川是在康熙年间也。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博主教〔Mgr. Pottier〕到四川，在长寿张家遇见安德肋李神父，时在巴斯挂瞻礼前一日，即四月十七也。自一千七百七十年后，未闻张家信息，因自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七百六十五年风波正盛，闻张家已迁他处。按遗传有谓其迁居桃坝，住张家坝地方，六十年前尚住居此地。

乔姓教友亦住居长寿，由湖广到川时已进圣教，但不知其何时来川。吾料其来川之时当在张家来川后不远，因记载乔家之事殆与张家同时。乔家居住三洞沟，离张家不远。在河边码头上有铺子一间，做生易(意)买卖。张家搬去后，传教司铎常寓乔家。博主教、可敬梅神父、真福徐鉴牧与及各位司

铎皆曾住此家。一千八百二十年，马主教〔Mgr. Perrocheau〕曾在乔家圣冯公〔Mgr. Fontana〕为主教，尚有多数神父亦曾在此家领受品级。不幸乔家至今已无人矣。

住巴豆湾之刘家亦奉教最早，但从何处来未能确知。从前，吾闻铜梁刘家系与巴豆湾刘家同宗。由铜梁刘家出司铎二位，即必约长刘爷、必约次刘爷，是同胞弟兄也。吾料巴豆湾之刘家是在康熙四十余年迁居于此，因偏岩子之教友奉教是在康熙末年，由巴豆湾刘家引进，其奉教之缘由录后。

刘家教友人数增加，分支各居。其中一支分住偏岩子地方，暗里热心敬主。适逢天干，外教求雨，按户集钱祷神。派至刘教友家，刘言已奉教不能出钱，婉词推谢。于是外教人大怒，辱骂不休，并诬奉教以致天怒不雨，教民须当设法救灾，否则当受重刑。此处有庙一座，乃外教刘姓所建，彼时归于刘某富孀。教友与教外约，许愿求雨，若得雨泽，外教人须当焚毁此庙，并当奉教。富孀亦许曰，若三日内庙旁之枯井有水，彼当毁庙奉教。约定后，教友即行祈祷，通夜不断。次日，大水由枯井涌出，外教大奇〔此井至今尚存〕。未几，大雨倾盆。富孀见此，坚守前约，放火毁庙，并同族内多人弃邪归正，奉事天主。该庙内之大石坝中原有古树一株与水井一口，均尚存在，明证前事。以上事实，乃二十年前长寿本堂神父某口述者也。按偏岩子，是山洞数处，皆出于山之旁边，故有是名。一千七百九十七年，白莲教匪过长寿时，教友五十余人匿于洞中避难，匪人闭洞用烟熏之，教友皆死于洞内。

论长寿所属之葛栏桥及附近各地，安德肋李司铎于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在葛栏桥聂家寓居时有云：“在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前，教友之多，已上千数之谱。不幸因风波及缺神父看顾之故，多已背弃正教。即或未背教者，亦全不明圣教道理也”云云。

至论圣教入綦江，是在一千七百七十年后。第一位传教士当推可敬梅神父。在一千七百七十三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之间，梅公曾在该处传教。后真福徐鉴牧亦在綦江看顾教友，时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八百年。此乃至一千八百十五年之事，为吾所能知者。又一千八百十八年，有邹姓教友圣名老楞佐，因教被获，解往綦江县署。官命背教，不从。备受酷刑，致命而死，时在是年阳历七月也。其尸葬于綦江城外。

以上种种，乃圣教传入川中各处之历代事实。按予所能知者，实属缺而不全，若能各处详细调查，当能发现完全历史。是故望考古诸君若详知圣教入川事迹者，请函寄前来，予极表欢迎，并当登诸报章，刊入书内，助予之不及也。

川东传教司铎古洛东启

五马先生纪年

傅迪吉

《五马先生纪年》卷上

简州傅迪吉石公钞

崇祯丁丑，十一岁。

是年，流贼再犯川，未确。

俟考在州。正月十六日上学。四月十三日接回。是时有微黄病，诸母中有劝先母："一子之家，书能误人，可以不读。"即不复上州矣。在州三年，仅有一年在馆中。其余在家闲耍。

戊寅，十二岁。

族伯先生献赤于天台寺设帐，从学于此。七、八月间科考耽误，即散。

己卯，十三岁。

始开讲，始教做破承题。未及一载，文已全篇。两论、上孟讲过，下孟大半部未完。文虽不知工拙，但讲书至某章，余亦对人讲至某章。

庚辰，十四岁。

正好进功，族伯解馆，因而就近从学于明卿胡先生之门。先生至诚君子，终日不妄发一言，惟焚香默坐而已。学问亦博，书理亦明，只是师道不严，且不动笔改文。虽则一师，无有可访。一师一弟，悠悠忽忽，蹉跎了四年。

辛巳，十五岁。

壬午，十六岁。

癸未，十七岁。

是岁之秋，得遇我方子讳雄飞字六翮号翼庵先生于戏局场中。我方子前冯宗师入学案首，刘按台观风亦案首，吾州一时名士也，一望即使人招之。接见时毫无俗径，席地谈笑，古有倾盖如故之言，询不诬也。适以天雨所阻，故得盘旋数期，夜以继日，非尚论古人，即近评时艺。语云："与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又不诬也。余已心焉慕之，心焉志之，特犹托之空言耳。雨霁言旋，即许以结社事。

未几，即会友于白云寺中。文成，且愧且惧，不敢出之袖中，为其从未与之相见也。然余必欲求正，只得含羞出见。我方子一览无余，即挥毫如走龙蛇，涂斥的即改，有圈点的不吝。瞬息之间，妆成一篇顺当文字。读在口中，却也好听。记在心中，却也顺理。斯时也，如梦斯觉，即行住坐卧恍然如有所得，始觉前此皆虚度也。自思倘不遇斯人，不几虚负此身乎。

于时，不告之父母，不谋之师友，慨然有相从之志。与

居与游，未尝少离，余欲执弟子之仪，行北面之礼。我方子坚执不从，曰："吾纳子为弟。古人有异姓兄弟者，与其拘绳守墨于严师之侧，孰若心旷神怡于益友之前。"又动引古人以相期。

一日，与同社九人至岐山寺歃血结盟，社名奇社。其法束牲而不用其血，每人将左手中指缠紧，各针一点滴在杯中，和酒饮之，此皆李肖白之指挥也，可谓竭其诚矣。

又做了两会，内有两人不妥。我方子私谓余曰："此二人非吾徒也，吾欲绝之不能，吾与贤弟当再行之。吾有老仆，庄上极其幽静。"遂择吉日至彼，不蹈前辙，惟焚香告神，结为兄弟，始成八拜之交，即以二哥呼余，命余以大哥称之。余不敢。数月来仅做七会，改文一十四首。余正愤悱之时，遇此启发，其所进为何如也，恨相见之晚，怨相别之速。

汪公起送，十二月初二日到州。初六日考试。全盛之时，礼房纳卷通州九百九十有奇，余犹在未冠之列。及放榜，余侥幸在三十六名，已啧啧人口。若不遇我方子，连起送也是不去。明日即登堂拜厥父母，主于其家朝夕讲论，岁尽方归。临别时言及范张鸡黍之事，相约新春于石桥白庙一会，权试以为古人否。

顺治甲申，十八岁。

正月初四日到州。初五日，饭后缓步而行，一自北来，一自西往，果然前后一步不差，不觉抚掌大笑曰："我两人，

今日之古人也。存之以为异日佳话。”

二月，转府。府尊刘，是年死难者。余以燕尔牵绊，逗遛（留）在后。我方子赠一联云：“四宵大禹平天地，一月东莱博古今。”断不以浅尝期之也。自交游以至此日，勉励之辞尽多，不能尽述。后四日至省。刚聚首，一病几乎不起。当此死生之际，汤药必亲调治，起卧必亲扶持，且二十馀日未出街头一步，此又不啻真兄弟也。病愈方归，已在四月中矣。原约五月初一日上州，纳钱完愿，又图故业。初二日，我方子于酒肆中设酌以款家大人。初三日，黎明即闻流贼入川之信矣，遂仓卒一别。

六月，州城妇女逃尽。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八月，破成都。九月十二日，贼自仁寿胡家大湾来追，远近地方千馀人甚急，只得上山空手与之相抗，故相传为寨子山云。少顷，两马兵上山，人尽奔走，尽杀于黑痣湾喜儿潭，水中岸上，无一隙地，此初见杀人之惨也。十月初四日，发兵，谓之打招安。随后即委伪都司吴、伪吏目田下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朝顺民”四字，载在背上，兵不敢乱。始知献忠僭位，改元大顺元年，国号大西，改成都为西京。

吾州有伪水军左都督、伪水军右都督俱姓王，伪总镇时押船千百艘（艘）札于灌水坝。士民同伪官诣军前投降，三帅似有喜意，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号呼之声胜如雷吼。仍令伪知州给以号片，或告示，或旗号，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未及一载，三贼〔帅〕搬船

顺流而去。人言江口所烧银船，即简州所去之船也，未知是否？

乙酉，十九岁。

献贼开科取士，变八股为策论。吾州入学若干、中举若干、进士若干。未几，贼又以为不得真材（才），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而状元、榜眼同出一州，此诚所谓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遗臭万年也。此番较前不同，前番考六等不准除名，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家〔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敢轻出一言。家大人有鉴于此，恐冒读书之名，贻不测之祸，遂命废业贸易，以免人口实事也。

本欲避难，却又蹈险，误听族人可吉所诱，云"过往营头，诸般尽可卖得，撍（攒）丝为贵"。可吉者，在州应当里兵。里兵五百人，属伪都司管辖。都司姓刘，本姓贾，乾封庙武生也。曾有一面高旗大纛，以为可以无虞。遂将各色蜀绸若干，一主一仆，又有可法，可吉之堂弟也；又有可会者，亦可吉之堂弟，来同上州。

冬月初二日，宿肖家店。初三日，早起，候开门进城。吾家又有先祖家〔冢〕孙名忠臣者，亦当里兵；又有老仆名润狗，忠臣之胞弟也，俱在寓所，尚未梳洗。可吉云："今日是操期，我们要去伺候。教场在戢家坝，要看可于后园亦〔一〕看。"正安设公座，只闻铜钟山登高架上锣声甚急，即

时本官及兵一齐出城，上山点名。问其故人，云“凡兵锣声急者有兵马来也”。余已举止不宁，亦出城至山坡窥探。少顷，复拥下山，抢夺州衙。至城门，趑趄不敢进。与忠臣等三人急跑，余曰：“我等不必入城，回至夜月洞，宿肖家店，不过午间即得真信。如此兵不乱，即来入营交易；如其大乱，即顺路奔回。是吉则谋利，凶则免祸，此第一万全之上策也。”三人允诺，等傅祥宇来。祥宇者可吉之字也。及至，与彼言之，即忿然曰：“在家原说来与兵交易，今未见兵而走，吾不知此行何为？”

刚进门，而门已落锁矣。余闻锁声，已觉魂飞天外，即欲求出而不得。归至我店，里兵尽赶上城守墙，家中惟妇女七、八人，俱吾族诸母诸姑也。吾姑犹以早膳进，余涓滴不能沾唇，吾姑笑而慰之。余知其为宽司马牛之忧耳，遂不告而出。

至北门，两里兵俱在墙上。只见祥宇面如土色，毫无所主。及视城下，马兵俱已围城，步兵尚未到。已有两骑墙上飞跑，四、五十贼兵在城上与下面答话。余问前番亦是如此否？可吉摇头不应，但云：“若缓得到黑，我们去禀老爷讨件兵衣兵帽，送你出城。”此地衣帽不同，不敢久停，回家静听。

复至家。其家原无三尺孩童，余一人随入，随出，又随入。少顷，贼兵尽入城中，无分男女尽锁。诸母姑辈匿于床下，余一人仅有茅草二捆遮身。可怜城中遇难，与乡间大不同；若在乡间，纵逃不出，犹能东奔西走也，有须臾之缓，

城中寸步难移，惟束手待毙而已。从来一治一乱，天道之常，后之人当以此为鉴，乱世切莫居住城池。

少顷，无数贼兵将我诸母姑辈于床下搜去。又少顷，有一兵将我随行二人锁去。可怜此二人者，我见他在白壁之下，彼此推藏，他并不知我在茅草之中。后陆续有兵来，刚至门，遂大言没人了，竟不进门。如是者十数次，竟无一兵来。街头少静，约有四〔两〕个时辰。余惟祈鬼神恩佑，倘得侥幸到黑，又图生路。正思虑间，忽见一兵，其形极其丑恶，右手提刀，几步上前来，将茅草提开，遂大呼："起来！"余起哀求。随叫将自己布袜脱下，裹脚解下，一头自锁其胫（颈），一头与渠牵着飞跑。彼犹有捉人之言，一连搜了二、三十户，人影也无。遂至北门，将余安在所掳众人之中，渠不知何往。

少顷，有一兵缓缓而来，自远而近。其人身材中小，容貌温柔，手执斩马刀一把，向余拱手，俨然有平时故人相见之状。即含笑而言曰："好朋友，我要带你到营中要〔耍〕去。"余连声称谢不已。遂将身上红军甲脱下，背上有号片，是怀远营兵丁王二。命将项锁解了，将号衣穿着，将刀执着，余以为生矣。彼时营兵搬有米面在此，故云："你在此守着，不可远离，我去即来。"迟之良久，余思乘此号衣、军器混出西门，或可脱网；又思恐正遇此人，负彼美意，反为不便，只得株守。

不多时，见其人远远而来，有不豫之色。余已知觉。至前，叹一气曰："好朋友，本欲带你到营中耍，老爷军令严，

不许夹带生人。”将号衣、大刀取去，仍命照旧锁住。又问曰：“你有婆姨否？”余应之以无。余竟无可告，并无一毫望生之念矣。彼又恋恋不忍去，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忽抬头一看，即大呼曰：“垣梁虎！”虎至，其人身材魁梧，面貌雄伟，是兵中之压班者也。指余而言曰：“这位好朋友，我欲带他到营中，老爷不许夹带生人。是有婆姨双双的还肯留，单身的恐怕逃走，断不留矣。他又无婆姨。”虎回言，即叫兵丁三、四人去扯一个婆姨来。少顷，扯一人至，彼以年貌不相若，将三、四兵丁大骂大嚷：“你看如此聪俊小汉，将此婆姨配他，老爷肯信么？倘若不信，连我们都不好了。再去！”果然又拉〔扯〕一人至，此二人俱言“好，好。”只是捉此妇兵拚死不肯丢手，口言：“我捉的人，你怎么抢夺我的？”二人遂将为我之言，细细与之说了一遍，不听。又说：“我等与你俱有阴德。”越不听。又言：“将一妇人与你掉换。”亦不听。于是，动垣梁虎之怒，大喝将此妇之绳抹了，将此兵锁住。推的推，扯的扯，驱之而去，竟不复来。此二人将此叮咛嘱咐，命此妇认余为夫，又与说其所以。问余是甚么年生？余应之曰“丙寅年生。”随问（向）此妇：“你说是丁卯年。若差一字，即时就杀了。”遂将余锁一头锁伊，安值（置）停妥，余又以为生矣。二人俱去，许久不见一人来，余又以为之疑惧。

天色将晚，不见号令，只见你推我挤，趋〔趱〕至北门左转空地。只见伪都督在城上正立，伪知州、同知、吏目、都司俱戎装、大帽、腰刀，序立两旁。内有两书生，片金色

服，朱履，各执字扇一握，其年不过二十，其品十分俊秀，站在都督左右。举号三声〔阵〕，只闻刀响人倒，方知是开刀也。于是不敢抬头一视，惟闭目引领受刑戮而已。不多时，即住，所杀不过二十余人。又如前趱出城门。前脚方出城，有伸手来扯项锁中间，余忙视之，是我垣梁虎也。余又以为生矣，紧跟同行。将近窝铺，又遭一兵大骂："好骡养的，你要夹带生人！"遂尽力一刀，余见是刀背，侧身一躲，正中背心。反身将我垣梁虎扭住，打有许多刀背，此为我而受辱也。随入众人中站立空坝。其时天色已晚，墙上河边塘火齐起，胜如白日。都督住扎城楼。须臾，起更，始随众人坐下。人挤太紧，杲然无容足之地。幸喜正在当中，四面围数千层，得免其苦。其前而近边者，众恶贼将大棒乱打，犹不致死。后面墙下者，墙上推墙打烂，众恶贼遂拍掌大笑，以为取乐。伤哉伤哉，此日之天道安在哉！

二更时，此惨稍息。诸恶贼各睡去，每塘火止有三、四人看守，不见吵闹，只时闻歌唱之声。鸡鸣时，始唧唧有人语，细听之，乃吾州中老男妇与少者言："你们年少，或有人选上，或还有生路。我们年老，天明即死！"其词极其哀惨。凡年少者俱有此想，只是不好答应。不意同锁之妇亦问余曰："你象是刘大谟。"余曰："不是。刘大谟常同行。"又问："你为谁？"余以旧讳应之，即言："你在乡间，来此何为？"以此推之，彼已知我者也。余答以不知，误入。彼又言："我家已得信三日矣，我公公发人下乡，托人急去急来，傅表赤亦来此住了两天，与公公商议。只是门上紧如铁桶，

知其不能设法。公公大哭，同表赤今早趱开门，往马落桥去了。”表赤者余族叔也，且与先大人至厚。闻此言始大泪一场，前此俱未之见也。

初四日黎明，众兵果来选人。众人争先求售，亦不中用也。细思有此生路，余必中选。但恐落在凶恶手中，不惟难受其苦，又惧难脱其身，故尔埋头不起。因昨夜塘火之下，见有出一善言者，余欲择其所主矣。少顷，其人果至。余即起身，余恐此妇牵绊，又怕难脱，谁知其母在后扯住，正获我心。余即急将项锁一抹，轻身跳出，彼亦伸手相携，入彼营盘。其时，已有妇女四、五人。彼又言：“看你是细行人，我还要拿两个蛮才使用。”随去随得大汉两人，遂将头发各剪半边。余不问也，遂同几人进城去了。

复闻举号三阵毕，大叫各营传兵杀人。登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与昨日不同，久之尸满大坝，无人可杀，住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及视墙下，所存甚多，犹难计数。

余自入营，谈笑自如，毫无忧惧之色，将以释彼之疑也。少顷，有一李联枝者来，其人透身红织金，俨若天神之状。亦云：“好朋友，你会唱否？”余答以词虽记得几句，不知腔口。彼即先唱，是必正偷词也，幸喜记得，故和之。他说：“你的主叫张洪宇，都司前程，管一旗五十人。”正谈论间，其人回。始知搜州衙所获元宝两个，字扇一柄。“你原说认得字，将此扇认与我听！”余原认得草字，一见即知是李状元送彭知州者。知州，江〔井〕研人，壬午科举人。认与

彼听，讲与彼听，彼大喜曰："好，好，明日招安了他〔地〕方，看我安在何处地方提塘。"遂攜余去。大家拱手，遂指余对众曰："此吾儿也。"众人齐声："恭喜！"俱相问，余随问即答，毫无蹇涩，众人称赞不已。及即席，无一不备，且彬彬有礼，俨然人家酒席也。序坐，即以父子礼，命余居上，彼自侧坐。饱饮一回，辞归。

余以老爷称之，彼不许，曰："是我的蛮，才叫老爷。我今年三十岁，无子，我将你作子。你叫甚么名字？"答以"胡奇。""我与你改过名，就叫做张奇。"余问："怎样称呼？"彼云："只叫掌家便了。"掌家手提大马棒一根，指下面众人而言曰："这些人俱是我所管，锅口二十。我与新婆姨、小子歉，正要连你、我四人，将此与去，认(任)意所取。如有不依者，将此棒打之。"余受而不敢应。余自入营以至此时，约有大半馀日，谈笑自若，且口不绝吟，忧虑之情丝毫不露，所以释掌家之疑也。掌家语意真切，亦欲买我之心。又问："你有婆姨否？"仍应以无。又问："今早与你同锁者，若是你的，我去与老爷讨支令箭来，寻着与你团圆。"余坚意以为不是。又言："此亦不难，明日去破仁寿，上好婆姨与你拉〔扯〕一个。"余极口称谢。联枝复来，连叫张洪宇："洪宇，你这位朋友我把十个人与你换罢。"答曰："是我的人〔儿〕，莫说十个人，就是一百人，也是不换的。"又谈笑一会，天色已晚，各自散去。

初五日，早饮，掌家夫妇铺中正坐，命余侧坐。饮食正歉，要讨来，遂以为常。饭后，传令起营。行尽，复令转

回。过桥，拦住搜银。都督在桥头之下与前二书生对奕，余偷目视之，二人并无谦逊之意，竟不知二人为何人也。初六日早，举号如前，将不尽之人驱至桥上，赶入河中。是夜将半，传各营听令。回云："明日四鼓造饭，五鼓起营，去破仁寿。"

初七日，早起，命我同行。余喜出望外，以为此番若得脱网，凡此所遇之人皆我大恩人也，当终身不忘。出西门，犹见里兵在社坛道旁摆列队伍，迎接都督。客有呼我者，余不应，掌家亦不知。行一程，坐纛至此，虽大营仅有三百马兵，不由正路，皆踰山越岭而跑，转眼不见。步兵迤里〔逦〕而行，至万家桥。过桥不远，有一块大萝卜地，萝卜甚细，余同众扯些解渴。只见上面地沟不知何人封喉一枪，杀一马兵倒地，其人犹未绝气，马匹什物俱在。刚一看，掌家大叫，将余说了几句。又走一程，已采营地矣。锅口米粮将齐，只见两令旗飞马自下而上，传令"走错了路，近资阳止有二十里。"遂朝左一转，走了几程，下营将晚，此不知是何地，厥后方知是雷岳铺。人静时，见四面围有千层，即不敢萌一妄念。是夜又叫听令，回云："明日不往仁寿，地方出了土暴。今日所杀者，是土暴杀也。要剿地方。"与我们要十功，余问："是要死功，是要活功？"答："是鼻子。"

初八日早，起营。走一程，过河，余以为好人家必是仁寿地方，闻钟鼓响，方知是寺，犹以为仁寿。及见对过有场坝，细观之，猛然大惊，此洪汉寺也。两泪双垂，慌忙拭去，恐掌家见大为不美。所泪者何？意以为恁大营头，突然

到此，若得归家，我祖父母、父母大有不测，反不知前死之为愈也。又行过金家沟，同众兵进屋，假作搜寻之状，楼上楼下，看我同人姓金名仲朋之馆也。仲朋者吾州有名小友也，在吾奇社九人之中。余以数日欣欣而喜，掌家毫无所疑，竟无一人照管，余已起心。至前门一望，掌家在前河坝同众坐地食酒糟。往后门，寂无人声，惟疏林古木而已。余自从此上山，执此大刀，有兵以捉人为名，无兵竟可逃脱，较前在城大不惊恐。无奈心乱之人，始念是，转念非，狐疑久之。掌家大叫，余手笔二枝，问何用，答以回州有时用着，掌家点头。此等伎俩，非无故也。

又前行至魏家垠，采下营地，天色尚早，只有掌家、大旗与余三人而已。是时，微有日色，掌家枕余之膝，命余看头上风雪。余思若与昨相同，此夜又难脱矣。金家沟又失一好机会，悔之莫及。有两人至，一名李君相，与余极善，其一忘之矣。云："好两支猪，再有一人，是我们拿倒。"余问："好远么？"答以"不远。"余曰："我同你们去拿来。"掌家云："你莫去，你又拿不得甚东西。"君相云："又不拿甚东西，捉住猪，我二人牵回，他空手而行。"遂与俱去，猪果在，二人各捉其一。猪力大，皆摆脱，随追至其家。有磨粮兵八人，共获其一，彼此相争。余从中劝断，命杀来洗净，各得一边。此等兵除君相外，皆愚蠢人，任意指挥。遂去磨刀烧水，余欲缓其时也。又与君相言，我再去看那支猪在否？彼应允。及去，猪犹在。假妆(装)不见到，扯萝卜一小提，盐一小包复回。彼问："何用？"答以萝卜和肉煮，盐

饷，肉味更美。彼点头应之，此又非无故也。又言我去看猪，彼亦不阻。

复上山，大起心矣。当时将逃未逃之际，景状千万，难以尽述。但其心足跳有二、三寸高，两手紧按不住。其声正如窑功将成，馀焰正炽，沸沸之声可闻数步外。又喊了一声，即如兔脱，飞跑一岗，下湾就藏熟地沟中。此拙计也，宜走不宜藏。迟之多时，君相赶来，大叫："还要往那里跑?"已知他不见我，故不甚惧。去不复来。络（陆）续只有两番打粮兵由正路径过，只听前面狗咬甚急，恐打粮兵不尽，不敢出身。仰观日光正对面照着，离地尚有三、四丈高，耽了许多时候惊怕。余自落难以来，无念不与鬼神相依，在此地亦默想："我若得脱，必定拜谢此处土地之神。"方行，止到日落西山，方才出身。刚一跪拜，一惊怕，即走了一沟几岭。天色黑了，毫无惧怕，只望月色起，看有人来，可问路否?

少顷，色微明，人声渐近，余下山候之。及至，有李姓者，他认得余。又有三人，是我高嘴沟人也。其人俱于是日被兵将家眷捉去，单逃支身。四人且哭且问："要前去寻人可以行得否?"余应："断黑归营，不许一人在外行动。"内有一人哭而言曰："大人看住绑去有一小孩子，不知还在否?讨你主张，还要请你同去。"其词甚惨，遂许之。返至彼失人处，与营地止隔一山，细看低呼，并无人影，止有包二，两人亦捡了上山。一看，号火齐鸣，见此营地又是一样，遂合掌念佛曰："幸喜鬼神恩佑，脱此罗网，不然又不能逃矣。"

下山由正路而回，行至王巴子山。乘月色正好走路，彼

四人俱要造饭，吾不知此饭怎么下咽喉？饭罢，又要睡觉，吾不知嗑（瞌）睡又如何到枕？恨不插翅到家见下落，舍四人则无路矣。余不能寐，连叫数次，皆鼾睡不醒。推至半夜，大叫起身。又值天色甚黑，寸寸前进，至晏家河塥，已黎明矣。余识路，全〔舍〕彼前走。过李家沟，业已上山，见还有许多人在家吵闹。余恐过后他们闻我在此过，不说一信，难免见怪，只得下山。见煮了许多黑猪肉，是昨日扫营来的，彼所图者此耳。余别无一言，止说流贼随后即来。闻有不信者曰："翻身去矣，来此何为？"余曰："老营在州，不来何往？"众人亦信。遂命收拾下山，少顷即在家被害矣。

过山见岳父、岳母，连泪也不一垂，止闻流贼就来，快走！止问父母消息，答以"清吉"，并不一字及难中事；虽问亦不答。走至家，即有闻信来问者。余辞曰："我言即时有流贼即来。"至家，吾家尚有多人在家，俱来问余，亦以前言语之。过门不入，即走至天台寿山。和尚来问。傅东安者，年老脚蹦（瘸），藏于山下破窑中。闻余声，定要上来一会。余多方以止之，不听，遂扶杖匍匐上山。将近前，只见两令旗飞马已至小沟山岗矣。余之言果不爽矣。走至天井坝上面，稍停。地方前辈老师俱来问信，余欲明言之，却不好明言，婉词以对。下晌，徐徐而归。

至谢君应山后，突然一火冲天。又走了一沟，不见响动。又回至烧房处，大犹然，不知何人烧也。至川主庙，有四、五人来。内有姓胡者，多言多事，用心不藏，小人也。向余曰："恭喜你相公回来，只是你家傅崇还杀死天兵，将

我谢君应房子带累烧了。日后招安太平，我们自有话说。”余即抢白他几句，彼觉失色，余心甚快。归至后林口，有以酒糟进者。方一撮入口，下面大喊“兵来了！”反身飞跑。过凉水井河，上大山。天色墨黑，余与众言：“即流贼来，亦无如我何！”良久，不闻人声，只见将大楼烧起，众人即回救火。余不敢归，即往岳家去。岳翁云：“今日流贼来两番者，皆是来寻所杀之兵也。沿山叫喊，竟不见尸，回营去了。”余问：“营在何处？”曰：“在河下。”又指更鼓之声以相闻。余即行川主庙，吾家约有二十人在此，言：“汝父今早山上相传，即闻信矣。兵去，又下来走一回，不遇你，即往余家寺去了。”闻此的信，心始稍安。是夜即同避兵人行。

初十日天黎明，到山。此时避兵人尽多，寻人人亦多，此山喊，彼山叫，从何处寻来？余幸得一小和尚，系可吉之胞弟也。其年虽小，十分跳跃，亏彼沿山喊叫，始寻着我祖父母及至亲本家。急问我父母，云在涌泉寺。又找寻至晚，不见。十一日早起，亦如前，始得见我父母，此二世重逢也！悲喜交集，此际此情，莫可言喻。幸此地无兵打到，人心不惊。住了几日，传信移营，下土桥去了。又几日，前同去两人逃回，只是头发尽剪，两里兵也。逃回宛如完璧归赵矣。又传流贼起营回州，将前留妇女尽杀，上成都去了，谓之卷塘。其时约在二十五、六间，历腊月只近两月，无一贼影，地方安堵如故。即人烟虽损，亦觉如故。

丙戌，二十岁。

正月十六日，半夜时，闻后林口喁喁，速起问，皆大山人，亦有自山外来者，约数千人，云："将黑时，流贼突至杀人，我们走脱，不知后面。"速叫收拾造饭。天明，林口人尽走，只得丢饭而行。至郭家沟山上，即传信"到内官寺了，将传某人房子烧起。"所传者家大人之字也。此时，幸有此班人，他在山顶一呼，接连相传，登（顿）时可闻数十里。贼在东，即走西；在西，即走东。赖此以全活者不可计数。是夜，暂宿杨梅河。见号火连天，相绩〔续〕不断，数十里之遥，数十营之多，全无生路。不敢少留，一饭即行，至老龙场寺上。天明，流贼即赶到。我岳母、小姨俱被害，伤哉，伤哉！络（陆）续至宝华寺、岩峰山、裘溪场、王二溪，过河。又过老鹰山，至进士庄、任家沟。任中潘先生年高，尚无恙。有族姑在彼家为媳，随舅姑亦避在此。姑之两胞兄，亦在此。相依住了二十馀日，贼退方回。

及至地方，荡然一空，止见尸横遍野，河下不见一人。湾中止有一两手俱剁者，流贼不杀，云："大营去了好几日。前日又有四个马兵来，问我过大河之路，我指去了。"至家，房屋尽烧，和尚尽杀，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

时近清明，犹可下秧。因遍地俱是上好胡麦，家大人多方劝谕众人："麦子不可长继，还要下秧才是。"答以"无牛种"。又劝以"我有牛种，虽少，且拿下秧，又作区处。"又答以"恐讨不得吃，连胡麦也怕吃不了。"明知是懒惰推词，亦无如之何矣。余追思而悉数之，今日之有子有孙者，皆前

日之勤而耕者也。前日之懒而不耕者，无一遗〔噍〕类矣，故记之以垂戒。吾家种谷四石有余。是时，内标贾军门在陈沟场扎一大营，外标贾亦在河东地方，俱去讨札傅(付)。玉〔王〕阁部在重庆督师，亦有去求札傅（付）者，此至尊无对也。于是处处皆官头，人人皆兵。余亦有札，姑不论。

此等懒人，乘此机会每日寻人打枪刀、缝旗号，整顿兵衣兵帽，红红绿绿，沿山斗技，以杀狗为能，间有连胡麦也收不完的。吾家至栽秧，米麦尽多，人工尽多，何也？众人无秧，俱来应用，极易为力，未几告竣。秋成时，大有丰收。吾家因一告示，无斗石之损，收割顺利亦如前。收完，谷价渐渐昂贵，且无甚卖的。此班懒人，胡麦完了，已束手无策，惟卖田、卖房、卖妻而已，所值几何？所活几日？真有不堪言者。这两、三月间，余犹在楼上自相师友，朝夕读书。除近处外，因刘姐丈至朱家庄寻书，几陷一险。

《五马先生纪年》卷上终

《五马先生纪年》卷下

简州傅迪吉石公钞

顺治丁亥，二十一岁。

肃王入川。始知顺治四年衙门成都全设，简州亦全设。只是地方大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吾家尚在喜儿滩〔潭〕河上戽水整田，浸谷两石。土窖中还有二十四五石，可值千金之外。种未下田，哭〔突〕遭陈铁鞭至。连夜将种撒在田内，天明即行。至川主庙山坡，有新投活命两夫妇推病不行。吾家众人俱说："此去必是引兵挖窖，将来杀了，以除此患。"明知之，谁人下手？只得舍之而去。少时，二人被获，见所负几升大米，将二人烧起。烧一阵，挖一窖去，外人一粒不与。又一班人来烧。如是九次，九窖尽完，将二人烧死。

是日至谭家山，吾下分有官傅曲蘖名者，擅生杀之权者也。余读书时，曾有一面，其余不知，遂与同扎。次早，家大人失言，下分人听言，遂将大黄牯牛一支牵在手中，大闹上堂，来凭将主，有劫抢之状，若一劫抢，家囊尽在于此，

举家性命不保矣。幸得将主不允，反将众人说了许多很(狠)话，彼亦无如之何。随叫舅氏称银十两，与这班厚脸人买牛肉吃，遂消散。虽族人之不忘旧，亦余读书之力居多耳。

兵退，回家。谁知高家湾亦为盗，幸喜得免。吾一路犹有耕牛九支，吾家有其八，此为贼所觊觎者。至家，寺为贼所烧，吾家人等风餐露宿，受湿气之苦，俱害黄肿病，陆续不起。遂有陈荣华者与其父、其侄，凡有酒席，三辈俱在吾家造厨，且同走兵回还。约清理地方，不许为盗。一日，率十余人来在茈塘，将牛四支赶去，又将半青半黄大麦割了几捆，幸不杀人，犹传言拜上，遂移住天台寺。又遭邻人以官搕害，犹不谙练，忿然往成都，以图报复，此又陷一险也。路上亦有奇遇，不甚关切，不书。

宿谭家场，还有人家。上面有七八人，饿得将死，睡在板上，时而张，时而睁目。明日，翻山至毛家坡，见沟下有烟，令人讨火，正撞住杀人吃，将强盗锁绑〔绑〕来，引路至贺家场。有七、八人如前此假妆者，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将一少妇打起，问："你们何故杀人吃？"答曰："我们有何本事杀得人！是公婆将死，去与申从天、申从文弟兄买来。"余问："怎么买来？"答以"一两银五斤。"又问："前有不吃人肉的去处？"答以"蔺家坝官给牛种，有好庄稼。"遂将此妇锁住引路。至蔺家坝山上一望，果然别是一天，田中栽秧、犁牛，两河坝俱好粟苗，正将吐穗。茄子、胡芦、姜豆尽多，尚未结实。

明日进城，寓府街。见李府尊一告示："有人拿获申从

天者，尝银一百两。”其时，肃王正在嘉定，与杨侯府相持，人心亦有惊惧者。府中诸般俱有卖的，只是贵；其最贵者莫如酒。我等与府尊讨一大牌，清理地方，已经禀明。次日签押，府尊云：“抚院在简州，不便发。稍缓〔缓〕两期，抚院就移营，方发此牌。”回寓商议，我们俱在此等候，所费盘缠甚多，不如单留一人，回去者各邦银二两。余即独留在后。竟不知此时何其心之糊涂也，怎不想到一人怎么过得申从天之路？将他们所邦之银收了，一饭而别。临行时，我族叔高嘴沟春宇者翻然改曰：“大哥，我们来时令尊谆谆托我，教我看照于你。今我们都回，你独在后，教我何言以对令尊？不如你回，我在此，我还老练些。”余唯唯应诺，将所封之银、又称自己二两一并交与，即行。谁知竟不归矣，伤哉，痛哉！吾叔之代余而死也。

回至五瘟庙鄢家营，有人走来云：“肃王兵马与杨侯府一战，大败，大营由正路径走，并不入人家，步兵皆川北人，将我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地方人俱走至大山来了，你们可以不回。”我姊丈云：“我们人来，必在我二姑夫家。”于是不由正路穿老林，翻谈〔谭〕家场大山，无人来，明日沿山探信而回。幸喜与李完美一路，他家也有牛一支，云：“彭承有被捉，知此有二牛，连来两夜不获。其粮止有大麦米两袋，不过一斗，吾庶母胡负一袋往后林去矣。”可怜正是一日无粮，父子不亲。

次日，同姊丈至刘家沟，因窖有不多之粮，取之以救急用。过墙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走回无计策，连

夜夜走孟家山。幸喜我地方人俱在那里，云："无粮，约人杀牛，买牛肉和野物煮之。"却无盐。家大人犹有升合之麦米存之以救余者，以一把当盐。兵去，又回。余病不能行，乘牛，连跌数次。

归家，其窖尽挖，止有蓝麦一大坛，视之已烂其半，吾家外又有一家四人，将来大家一顿吃了，毫无所望。所望者，粟子出齐，好而且多，略采食之，反草之不若。将采野物，无物可采，捡地骨皮一物而已，能食几何？止得枵腹以待，始知饥饿之惨也甚于刀兵。又捱几日，将所存六牛一条、刘灿宇亦有一条，同赶至舅家。及至，余兵尚未尽。次日，约人。又一日，杀牛。此时下面还好，人就齐整，将牛肉卖完。又放新谷两石，又留几十斤牛肉回。忽有两人引一兵至，买肉人多，不能得云，故尔保全而回。

日复一日，粟子将熟矣。又喜地方不乱，不乱者不敢乱也。是岁，自正月来，近仁寿地方者人尽为盗，人尽食人，前后左右，无不皆然。有鄢、刘二公者，起而正之：食人肉者杀，偷盗者尽杀。虽不能无过，于地方以为罪之魁，吾以为功之首也。又仁寿夏文才、吴近全二公者，杂于众多食人之中，虽不能禁止，亦不与合污，二年间始终如一。此诚狂瀟〔澜〕之砥〔砥〕柱，不可不表扬，以彰善类。吾家遂将此粟随摘随打，随炒随窖，收完。

自肃王去后，无官无兵。忽有赵应贵者，资阳县人，原与地方相熟，地方官头因所主，俱乐从。于是立武营、中军、旗鼓等项，大张声势过河东，始知是奉明朝永历正朔。

前二年有弘光、隆武。不久，赵回，随带许多人去，舅氏与俱。谁知杨侯府是西北两道大福星也，两道难民至，所费有百万两之银、百万石之粟，毫不吝惜，随至随给，不然转于沟壑者多矣。吾虽不能沐其恩，波闻其风，想见其为人。

是年，稻子无颗粒之获，犹锄种三、四斗。一日，地方人相约，仁寿鸭子池、石板河、白土镇等地方人烟绝了，隔生米豆尽多，有去采回者，每人每日可有一、二斗之获。因而男妇有千百余人，高招旗号，居然一营头也。余父子与俱。到彼，果然遍地皆有。即有打获二、三斗者。余一粒不能，家大人有三、四升，是余背着。渐渐天色已晚，就宿一大湾，不知是何地名，有锅灶碗盏，必是有人者，亦不畏惧。次早黎明，余过田，闻轰轰声响，人云“冲营”。急走，过了一长河塥，有一横小河沟拦路，余为穿红者所捉。连听弓弦响，及视之，有弓无箭。及走脱，家大人并无人见。急走过一长岭，远远望见其行缓，若有所伤。飞跑近前，问之无伤。又问何以在后？云：“想捷过河，无人来追。及过河，水深衣湿，不能走，就藏于马桑林中。随后有十七、八人来搜，五人持枪来刺，内有穿红的将爷，叫不要杀。叫起来即问：‘你的儿子在此否？’我见你走了，答以在家未来。又言：‘恐混杀了，若在，我请来，你父子团圆回去。’我又答应实未来。遂说：‘你回去若有人问，你说是穿红的将爷放我回。’这位将爷只是问你，想是深知你的者，你在白土镇营上有相知否？”余细思并无。此番有二千余人，走脱不过数十人，所存者少妇二人，是彼所留以为配者，其余不存一人。此公

于枪头之下活我家大人，竟不知何修而至此也。其后闻有李祥枢之名，又闻家大人为彼所放，以为风马牛不相及，不信。

至明年八月内，至彭家湾。有八人枪刀俱齐，进门相揖。坐定，附首低言，常将目觑余，余吃一惊。遂云："傅相公你认得我否？"余应之曰："不认得。"又云："我是李祥枢，放令尊傅大爷即是我。"余闻之，双膝跪下，两泪双垂。李公亦跪扶起。拭泪即问："李将爷从无一面，何以知我父子而施大恩也？"公云："我也不知，是我家兄李华枢来洪汉寺赶场，与你相公买谷种，承蒙相让，认得令尊。对我说，我故放回。"时华枢亦在座，不多言。余细追思，犹觉伊所买不多，所让不过一升，受兹小惠，报以大德，所谓点水涌泉，二公有之矣。余又问："来此贵干？"答以买盐。遂邀至刘家沟家下。此时无酒无肴，惟有新粘糯米饭而已，亦属稀少。此日二公买盐数十斤，家大人亦买送二十斤，不甚贵。其后相会，极其亲厚，年说一年，特恨其未竟致报耳。此恩此德，置之不问，是余之大过也。倘若二公皆有后，余亦有后，凡我子、我孙有可以图报者，访二公之后，为我报之，是亦寡余之过也。

戊子，二十二岁。

其年更荒，米价更贵，一升值银三两，河东就是六两。仍是锄耕，以人代牛，下种四、五斗，望麦黄。尽为鸭子所食。我父子往河东搬运，其麦子易寻，难运回。仍是锄耕。

栽秧完，突又遭姚、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余不忍言，另有记载。贼亦不久遁去。无粮极矣！凡我同居者刘仁宇一人外，家无碗米之遗。余窖粟一瓮，取来不能自食，每家遗以一升，全凭野菜度日。久之谷黄，幸各家皆有，又得生矣。吾家约有四、五斛之获，此锄耕之力也。

是时皆有南徙之谋，且不吝惜将来大费，又整米过河，换故衣，卖银两。未几，虎狼又很〔狠〕。十月内，挈家潜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俨然跳出鬼门关也。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豁然顿开。至寿安镇，见两街俱列酒肆，又闻呱呱之声。余思昔有见醉人以为瑞者，此瑞更当何如也。次日，郭春洪来，请至李家营，见闹闹烘烘（哄哄），坝无旷土，以为乐郊也。遂移蔡家堰居之。随至火井，谁知渐入佳境。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穿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尝有也。常思常叹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俨然天堂地狱之别，特恨其相遇之晚也。犹幸其既得相遇，断无一性命虑矣。所带布一件卖银八两，川北长蓝布卖银十两，故衣看好歹，极快卖完。余牵猪一只、背鸡二只回蒲江。岁云暮矣。

己丑，二十三岁。

在此开荒。

本地有明老师二人，一姓赵，一姓汤。汤之夫妇，是流贼将手各剁一支；赵得全。与之谈论，见余亦对答，渐见亲密，因而又有故业之思。细思此道止丁亥、戊子两年全无毫发之念，至此又复萌矣，但无片纸支字。有一僧号通三，颇好文字，与之讨古文三部，未几又取去，所记不多。又闻鹤山书院在对河，余原知魏了翁先生，蒲江人，有《鹤山文集》八十一函，余意或有断简残篇。及涉水至，半字也无，还有刻板许多。

未几，杨侯府被恶贼袁缩〔韬〕、武大定所杀。袁、武者饿死之穷寇也。杨公运粮救济前来，又与结为兄弟，安置犍为，每月散银、给粮，恣其所取，以为此恩此德无加矣。谁知贼心太毒，不棄〔夺〕不餍，假请酒为名，杀之。可怜救济数万生灵之善人，为凶贼所杀，人人如丧考妣。余每欲与之作传，惜闻见未详，恐贻识者之讥，惟后之君子起而志之，庶公之功德不泯也。不久，彼亦假仁假义，照旧招安，亦不为乱。

庚寅，二十四岁。

有食无衣，布价又贵。舅氏来云："你族人二十四、五家在眉州，全以纺织为业。"遂过眉州，此又易为力也。未几，州尊倪公下乡催饷，族人托作一诉状，其中有书生气象，即问就做状人，人不敢答。随差人来访，一见即知。遂同去，即以生员手本见公。余礼仪亦熟，亦不细问，具侍生帖，送俸谷一石，喜出望外。其谷在户间兑足。不久，新州尊谭公到任，亦如前。

是年，亦种田几亩。武贼丈田，差官副将爷张、会同知州谭公谈（光绪抄本无“谈”字)、坐镇总兵徐，逐亩清丈。所带兵马，马要吃豌豆，不吃黄豆；人要吃鸡肉，不吃猪肉。我族人就来与余斗使费。余从何处得来？对以“我自有区处，断不连累你们。”三官至，各有公馆。次日丈田，余丈种五斗，因无包，一弓不让。是夜，连写三呈去求谭公，公云：“你何不对徐总镇爷、张副爷说？你怕我不做情么！”又至徐总爷，亦如前言。及至张副爷，半字不识，亦欣然曰：“你相公们在太平时还要吃粮，这两亩田还要你出？就是对侯府也说的。”叫书伴拿号簿来，一笔勾了。吾族之大不念者亦无如我何矣。其后，人以为不平，向武大定诉状。复差副将仍来复丈，亦如前两次。各家所费甚多，余惟费纸数张而已，此亦读书之力也。

是岁家大人回家，娶继母张太君。余生一子，不育。

辛卯，二十五岁。

生梅。

是时，南府出川，嘉定袁、武二贼出走。余亦至彼讨令谕安家。南府者姓刘名文秀，张献忠余党也。反邪归正，不杀人，与孙可望等自立为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帅，以扶明为名，共事永历帝。仍称千岁，坐云南。

壬辰，二十六岁。

本朝复来，余亦至嘉定讨令谕。见平西王、定西将军固

山额真伯墨，两行并写，止让王一字。时平西尚在成都，见固山未见平西。又逾时，回简省亲，适遇陈宗师讳卓，江南人，按临成都。补行辛卯科考，余得入学，谒庙即回。未久，上州谒州尊。州尊姓朱，南京徽州府歙县人，朱夫子几十几世孙也，历代皆有诰身，又有文丞相字、岳武穆字。公忠厚无以复加，何能经此乱世。回至中途，即有人传："你相公出西门不过二、三里，太爷即走过河东去了。"问其故，云："南府回云南整顿兵马来，诚生力兵也。固山在叙府，平西在犍为，遂一战，大败而走。同平西并不由成都，傍大山走北水江去了。成都各衙门尽皆走了。"是时，保宁正在科场，出头场走了一半，二场又走一半，抚院飞马四路赶回，亦不多。终场一百五十名，中式八十四名，不完篇者亦与。抚院李，善用兵，速差官请王子固山回保宁，以安众心，不然保宁亦不保矣。

其后，南府径追至城下，围如铁桶，仍将三路挖断，此无谋者所为也。一日攻城，城中开门迎敌，南兵大败，除阵亡外，投河溺水者不知其数。南府奔回，竟走云南去了。清朝置成都于不问。南府陆续有小营头驻扎上南地方，亦不敢至成都，但各州县安官以为耳目。

癸巳，二十七岁。

自眉州搬家回简州。余同大足店蒙安大人回高嘴沟开耕。是年，又奉文丈田，幸喜权归州尊邓公。始至胡家沟开丈。次日即至高嘴沟，一饭即行，抽丈两亩。下东阁庙，余

亦随往。公云："我在此作官，叫你皆来上饷，不惟你莫体面，连我也莫体面。"并不用呈而自免。且余在万家沟栽田几亩，又在舅氏栽田两三块，每处一根签子插上，就携带三、四十亩，族人又为之不忿。在眉州止有一恼，在简又添一恼矣。相与大闹，余负性不为少屈，又平〔凭〕官公断，彼此相劝。余忿然往眉州，与二、三兄同行，一以读书，一以息忿。

甲午，二十八岁。

三月，家大人悬弧之辰，复回。

是年，云南开科，文不到，不知也。

生一子，不育。

乙未，二十九岁。

生楫。

丙申，三十岁。

陈宗师来嘉定考试。简州州尊姓陈名运亨，云南人，是一愚执软疲、毫不省事之老头也。差人速催。及至，彼云："鞑子秀才，怎么算得？"搬了许多口舌，仍将童生起送转府。府尊叶讳圭，福建人，虽语言不清，却识得文字。领卷后，余即禀，彼答："待看文字。"题："譬如北辰。"又云："天气寒，止用一篇。"及交卷，将段年兄深为赞赏，密圈密点，取一等一名；余密点稀圈，取二等一名，传礼房叙入

生员册内。又饬行下州，遵依造册，陈大无色。下嘉定，及宗师考完，开船去矣。我同事八人，向守西道吴具呈准移会学道。各准三等，候明年科考童生准入。归家数月，有文到，果如其言。

丁酉，三十一岁。

张宗师讳一甲，云南庚辰进士，按临嘉定。是察院代学道，故称学院。是时嘉定所属地方全盛，迎接宗师，皆头巾、蓝衫、绦子、皂靴，俨然复见汉官之威仪。及见宗师，恹恹无色，余已知其不久于人世矣。考题“君子素位其而行，学问之道无他”二句。余考二等一名，无一等，俱在三等。发卷出外视阅，批“笔机亦润”，窃幸以为压倒元、白矣。此有所为而言，非志量之不广也。

甥刘子兆丰入学，归家，人人来贺，俨然一登高魁者。将赴场，又求邓公起文，以为二等止应补增。但简州遍地又无一等，乞赐补廪，以广声教。果祥〔详〕准补。临行时，地方赠以盘费，络绎不绝，犹有赶至二十里程者。余思前日之行，一附生也，如彼。今日之行，一附生也，又如此。人情好名，大抵然也。倘得侥幸一第，不知又当何如？至嘉定，又移贡院在天生城。未至中道，而宗师果作古也。宗师即世，考遂罢。

是年，生长女庸。

戊戌，三十二岁。

无事。

己亥，三十三岁。

生次女孟高。

侯府名承恩，打始（？）杨将高招讨逐出蛮方，老母、家眷被获，人民尽掳发卖。余亦雅州一行，回。外甥等无师，其师李子又玄，在奇社九人中惟吾二人逃出，俱与，至厚，是年为水所没，痛哉！只得在家设教，觉有教学相长之益。

庚子，三十四岁。

高抚院恢复成都。宗师席讳教事，字觉海，山西人，癸未科进士。在保宁科考，余携补廪卷接见，俱不准，即不拿出。幸随又考一等一名，题："民信之矣。"经义批："飘逸之气，鼎发之词，蒙尘为之一清。"又有"嘉善而矜不能"二句论，是解卷时所补。三场毕，知其无望，即回。

辛丑，三十五岁。

席宗师岁考，余考一等二名，题"今吾于人也"二句，"陶以寡"三句。批："笔润机灵，不令人厌。"又节批："亦见细心。"宗师在保宁，已将余深爱之，又极认熟，至此又熟，愈亲密矣。出入宗师衙门，如走自家庭堂，谁敢阻当！每杂于稠人之中，一见即呼，呼则必问，问则必为腕（惋）惜，其爱余有如此者，此亦一时之遇也。恨负厥所望，以失宗师知人之明。

是岁，傅子景岩入学。

康熙壬寅，三十六岁。

在大足店设教。张宗师讳光祖，河南人，系庚子主考。来考，各学都齐集，即有科岁并考之行，遂将席宗师岁考作此番科考。各回。

癸卯，三十七岁。

生霖。

又赴保宁，此番微有妄念者，自以为不及，又着鞭去空回，觉无色。

甲辰，三十八岁。

变八股为策论，〔在献贼变改三场为两场，岁贡停了〕时闻诸吾师与我方子颇知此格，人遂以为宗。每月与二、三同人，并及门作社。凡余文字，俱送州尊王公请教。公讳孙盛，字宪伯，陕西西安府临潼县举人。胞弟二，一举人，一进士；族弟二，举人；侄十八岁，丙午又中，皆受业于公之门。公长于此道，且深喜此道。前任广西临川县入闱，今科又当入闱。凡余文字到，诸务且住，将文字随阅、随批、随发出，带回。又面试几番，篇篇赞赏，不惟当面过奖，且逢人说项。每以大家期许，至今犹有存者，惜不全，以为必售，余亦僭望。

乙巳，三十九岁。

科岁并考。始知席宗师是真正圣人。张宗师是继起圣人，一情不狥〔徇〕，一钱不受，一时俱有美誉。李道召是旗下圣人之名。考题："绥之斯来。"策一。余列三等四名，幸不落科举。窃不自服，及阅卷，见论冒之下，细批四句："一类开口擒题，方为能手，此亦彼此之通套也。正中其弊。"即在众人中亟口称赞曰："吾师乎，吾师乎！余佩服终身矣。"宗师用意，极其周详，立法极其严密，其如上下之挟制何。刘子长龄、傅子之俊入学。

丙午，四十岁。

一日，家大人问："尔策论何如？"答曰："儿要中，就在策论，除此则不能中矣。儿所苦者，《易经》四篇耳，今止有其一，易为力。又以五策为头场，更易为力。"家大人即以为然。临行，必欲与俱，再三辞之，不能。头场五策，题到手，一览洞悉，毫无疑难。做完誊完，尽有余闲工夫，对了又对，读了又读，无甚疵弊，自幸而出。二场临点贴出，当字少一抬头。余有坊刻三本，皆是二抬头，连取执以对府尊讲，府尊亦不服，就有责备受卷官之言。携余见宗师，宗师不能决，亦同去见监临。公案上取条约一本展视，当字是一抬头。府尊将来与余看，方知坊刻之误人多矣，默默而退。余恐不得吾父之欢心，无人处难禁泪弹。幸家大人不以介意，反为劝解曰："中不中有何害？秀才二字依然在。"是日，乘夜而回。

久之，去见王公，公更为扼腕云："你斋中文字，是闱中求之而不可得者也。犹加勉励，亦不过迟之三年耳。必中，中则必会联捷。"且说会得极高。余归，不觉此物此志淡了几分，即与家大人往荣(荥)经县贸易。大人甚喜，凡一切钱帐，宗〔家〕大人主之，余不过游三昧而已。县有阎子世纶，亦是简州人，前番考黜者，即欲受业门下。余因路远，不许，临行大泪而别。

丁未，四十一岁。

又往荣(荥)经县。

戊申，四十二岁。

在家。荣(荥)经县阎子来。居家近一载。

己酉，四十三岁。

阎子又来。孙宗师讳允恭科岁并考，又复八股，又复岁贡，余二等一名，无一等。题"有心哉"二句，岂难知哉。批："亦觉条直。"是时，冢孙炯文生，报人皆称贺。余抚然曰："功名未就，又见孙矣。昔汉昭烈帝见髀肉而泣，良有以也。"宗师未几丁艰去。

庚戌，四十四岁。

张宗师讳含辉，在保宁科岁并考，余出贡。州尊胡公讳应华，江南人，由此道出身，郑重其事，当堂设宴，亲自饯

行。盘缠虽微，亦不缺礼。其于明朝规矩犹有存者，过此则不堪矣。时武生刘瑄，因己酉武围〔闱〕多弊，叩阍，钦差三大人正过保宁。

辛亥，四十五岁。

张宗师科岁并考。梅入学。吴子国铵入，傅子元凯入。

又往荥(荥)经取讨盘费。

壬子，四十六岁。

赴京廷试，大人赐盘费四十金，与人情并布政司所给盘费有余。一路毫不寂寞。至京，吾川乡老先生在京者，俱投刺晋谒，如一姓刘、一姓彭等诸公，不过回拜见招而已。惟潼川王公讳新命，兵部职方司掌印郎中，特厚其习仪等项，俱在他家静坐，廷试又能送饭进来。此概天下皆无，惟吾川王、刘二家而已。前后又接在他家住了二十余日，十分敬重。临行又亲送十里之程。比有同年约余同拜门生，余原有傲骨，不屑也。后为七省总督，虽蒙问及，余竟不一往。

回川又进科场一次，壮心犹未已也。场毕，同年已选九人，刘君硕中式，除去一人。止隔自新春，二月又补选，刚至。

癸丑，四十七岁。

又往荥(荥)经。

平西王反，声势大振，伪王将军由荥(荥)、雅出川。余

由招讨司地方转回。

甲寅，四十八岁。

往荣(荥)经。

乙卯，四十九岁。

在家。

丙辰，五十岁。

在家。因损失人口，家道大变，郁郁者三年，惟吾自知。

丁巳，五十一岁。

又往荣(荥)经。

戊午，五十二岁。

吴逆开科。余送二子转府，即在成都住了半载。

己未，五十三岁。

在家居。

庚申，五十四岁。

赵将军恢复成都。州牧杨公讳端宪，陕西镇番卫丁酉举人，到任。

余发妻李孺人卒。

辛酉，五十五岁。

葬李。

复至荣(荥)经。此时地方饥饿，黎州为最。直过黎州，讨小女三口。

壬戌，五十六岁。

又至荣(荥)经。黎州为人人计，入国而问禁。即回荣(荥)经，娶继室曾回。

冯宗师过州，始知科岁又分，前因前甲寅年张宗师讳含一，本朝宗师也，来净居考授职。余在荣(荥)经，梅有字来云：“宗师催考甚急，卷子文书俱齐，请由大道，不必迟延。”余并不知原因，只得如其言。果然头日到，次日考，书一、经一、判一。竟不知安顿何地？到此布政司翻出，比批：“才学兼优，堪任民牧。”遂以为授伪职。部铨除名。劳碌半生，属之乌有。余以家大人垂慕〔暮〕之心，于此果然如弃敝蹝也。

癸亥，五十七岁。

在家训蒙。孙辈有补行辛酉之命。吾州始发武科，中李荆识。冬，又复科考，余父子四人俱在省城。回，仅隔一日，家大人损馆矣。不能躬亲饭含，痛哉！另有行状纪录。幸犹及殓。

甲子，五十八岁。

葬先君。

及门者渐至，文场又中段东溪。吾州自有明天启辛酉戢庶坏事以来，连脱六科，至崇祯壬午，始中王廷楠一人，决科甚难。今幸杨公到任，一心以修文庙为事，卜地兴工。公知吾州钱粮有限，随同诸生往成都募化，公为之先容，诸生持疏继之，未有不能施者。凡州中一应词讼，与公所应得者，不拘多寡，尽发庙中支用，约有二百余金。正殿造告竣，尤欲修櫺星戟门、启圣宫、两庑、明伦堂。随以丁艰去，公惓惓不已。公去，文武连发四人，公之功不爽。公闻之，心亦慰矣。后有贤父母踵而行之，公之风又为之不坠。且公与余相善，一日言及本经《春秋》，余折节恳〔恳〕求，言吾州原缺此经，乞传在此。公传东溪，溪即售。东溪传霖，霖亦售。此又公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乙丑，五十九岁。

江宗师科考，楫、霖、万子曰俊俱入学。宗师随丁艰去。

丙寅，六十岁。

四邻与本家皆因田地小忿，群起而攻，余自反而缩，毫不惧，亦不少却。余每思自为人以来，从无薄待斯人之意，胡然而至此？惟以三自反白文一章，书于坐隅以自慰。如是者三年。

丁卯，六十一岁。

周宗师讳灿，场毕即考，一等一名补廪。

戊辰，六十二岁。

晏、陈二家约有童子六、七人来，接上太平庵。权为避人计，余欣然从之。

己巳，六十三岁。

龙云寺李东君来，接余到彼，觉亦齐整，且远方渐至，常有鄙句以舒所怀，惜无人记。

庚午，六十四岁。

在龙云寺。霖侥幸一第，虽出望外，实在望中。去岁王公到任，公讳琮，字孝斋，陕西西安府蒲城县进士。下车观风，拔霖与苏子开浚、段子恒贞〔恒贞，一作贞恒〕为超等，许以必中。是年，升北直顺天府治中。八月前放榜，二日离成都，至魏城驿，闻信，喜而不寐，即修书与余，命霖必来京会试，欲以远大期之也。霖到京，接到署中，三月分文未费。回时，又赠以盘费。后升江西督学去，又蒙厚赐。此恩此德，不知何日得报。

辛未，六十五岁。

在龙云寺。王宗师讳家栋岁考，冢孙炯文入学，陈子嘉言、晏子琼瑛俱入学。

壬申，六十六岁。

在龙云寺。

癸酉，六十七岁。

仍在龙云寺。

甲戌，六十八岁。

在龙云寺。曾宗师讳王孙岁考，余送考至州，右胁下生一大疮，因速回。请医调治，眠床五月，几乎有死无生矣。稍痊，仅存皮骨，齿尽落不能复旧。幸李子士英、陈子殿元、熊子思圣、胡子应试俱入学。腊月还家。

乙亥，六十九岁。

在家。旧门人犹负笈远来，勉强为训。八月，曾宗师科考，余犹至成都。三月，虽不如前，还能动履。又入胡子定国、仁寿冯子金声、华阳李子联。

回家，腊月又染一寒，卧床两三期，渐见衰弱。

丙子，七十岁。

又染一寒，添了咳嗽，医药不效，饮食渐减，气息渐细，恐怕人世不久。余思凡人五十不称妖(夭)，今已七十，夫复何恨？但所遇非常之难，与所遇知巳（己）之人，并百死不挫之志，不可湮没，故不惮烦琐，志之以垂后。后之人有可为法者法之，有可为戒者戒之，庶不负余记载之意云。

前辈祖人之书，另有记载。

以上七十年，年年不错，字字皆真。常见《苏东坡先生纪年》后人代序，是以言证年，而后世信之。余自序，是以事证年，而余愈自信。但言词鄙俚，不敢修饰一字者，总欲示其真也。至于斯道，余自六、七岁时，原不与群儿伍，每见儒衣儒冠，心中隐隐喜爱，非谓其我异日欲如是也。及长，好善之心出于自然，恨少伏案之功耳。至此，吾家自始祖迁蜀十有三世矣。明朝王子年中一副榜，贡生自余而开，举人自霖而开，虽不能大成，亦可谓之小成云尔。后之善继善述者，缵其绪而更张之可也。

〔前有十四篇，旧本以(已)为鼠坏，不可复识，故未抄入，止从丁丑年抄起云。〕

〔道光二年十一月晦日，元孙锦涛（按锦涛，举人霖曾孙、进士辉文孙、岁贡增适子。锦涛，邑庠生）抄于贾家场之肖家湾。〕